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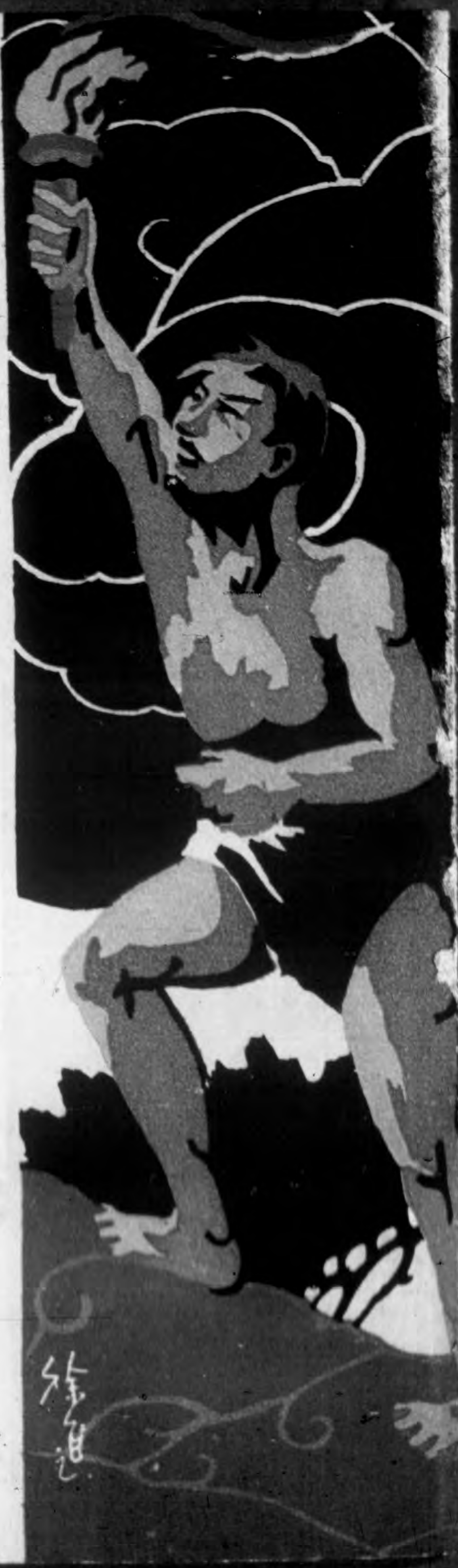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六卷

第一集

凌善清編

上海東書局印行



徐海

學生文藝叢刊社第一號通告

本社自徵求大會開幕以來，辱荷各地學子，紛紛加入，每日多至三四百人，又因叢刊內容美備，久著盛譽，各地同行，亦紛紛來電訂印，就目前估計，第一期叢刊，已須印至五萬冊。以是對於原訂出版日期，不能不有所變更。茲將第一期叢刊展至四月十號出版，以後各期一律照此展緩，庶可比較從容，此係敝社統盤籌劃之計，實有無限苦衷，尚望各社員加以曲諒，不勝感荷之至；倘期內得能提早出版，則敝社自當儘先寄發，以慰渴望。再徵求大會原定四月卅號閉幕，出版期既展緩一月，閉幕期爰亦展延至五月卅一號，仍盼各隊長，儘此限內，踴躍紹介，無任欣幸。

學生文藝叢刊社第二號通告

第六卷第一集學生文藝叢刊，寄發時均附有大東書局十八年份出版書目一張，各地社員欲選購者，均得照折實售價再打九折。惟親自至店購買者，須隨帶社證。郵購者須於書面註明社證號碼，并蓋圖章為憑。

學生文藝叢刊社 徵求第六屆社員

五月三十日以前入社社費祇收一元六角 過期增加

入社之手續

在第六屆徵求大會期內（自民國十九年二月十號起至五月三十號止）入本社爲社員者。請將姓名、性別、年歲、籍貫、通訊處開明。並將社費一元六角。社刊特刊郵寄費國內二角二分。國外八角八分。一併匯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本社事務部。收到後即寄上第六屆社證及社費收據並將第六卷學生文藝叢刊按集寄上。如過期入社。則社費須收二元。社員有效期限。自第六屆徵求社員之時起。至出齊第六卷第十集學生文藝叢刊止。爲取得社員資格之時期。如逾期仍願繼續爲本社社員者。當續交第七屆社費。否則取銷社員資格。

社員之利益

- 1 贈與第六卷學生文藝叢刊十集及特刊珊瑚集。
- 2 有優先登載作品於叢刊之權。
- 3 登載作品。可得現金及書券之報酬。
- 4 登載之作品。如經多數社友之稱許。有得名譽獎品（銀盾）之希望。
- 5 有與全國優秀學子結翰墨因緣之機會。
- 6 有欣賞全國學子最新最有價值之作品之機會。
- 7 有將自己得意作品。供給全國學子欣賞之機會。
- 8 社員所投作品。有得本社編輯主任潤飾之利益。
- 9 得廉價購買大東書局出版各種圖書。
- 10 得應本社之懸賞與徵求。
- 11 得享受本社贈與之優待券美術品印刷物。

本社啓事一 愛讀本刊諸君對於第五卷第二期（第六集至十集）之作品選舉。本社共收到選舉票一百五十四紙。汪君蔚雲得四十七票。徐君誠瑩得三十二票。爲最多數。准照本社獎勵作者簡章第六條之規定。各獎銀盾一面。

本社啓事二 本刊向來對於語體文，小說，劇本，等稿。一經登載。均有薄酬（現金）。惟爲數甚微。不足以言稿費。現自六卷一集起酌量增加。以助投稿諸君之

雅興。

本社啓事三 本刊所列門類。現均歡迎投稿。務望國內外學子。不吝以大作見惠是幸。

辭典

字典

下列各書編
輯者

費有容

張廷華

凌善清

黃興洛

沈 鎔

王 懋

內容特殊之
各點

材料豐富

註釋清晰

分類明瞭

檢閱便利

故最適宜社

會各界及全

國學子之使

用也。

尺牘成語辭典

▲一冊二元

學生辭典

▲精裝一冊一元四角

▲平裝一冊一元

▲縮本三冊六角

詳解 註音 學生新字典

▲精裝一冊九角

▲平裝一冊六角

實用學生字典

▲一冊三角

中華新字彙

▲一冊二角

大東書局印行

◀ 像 造 時 作 工 在 者 編 刊 本 ▶



17707

——◁ 攝 自 青 桂 ▷——

像肖君二繆楊之多最票舉選得期一卷五刊本



影攝盾銀之者多最票舉選得期一卷五刊本





立馬飽看佳山水
行囊攜取舊琴書

納涼

着色山水

定楞





歸
林

塔鈴語月



着色山水

定 楞



佛壽無量

國曆九月初九湖南湘潭

陳正行寫於步



無量壽佛

陳正行

荷

.....

花着
卉色

.....

湯義訓

香遠益清

叔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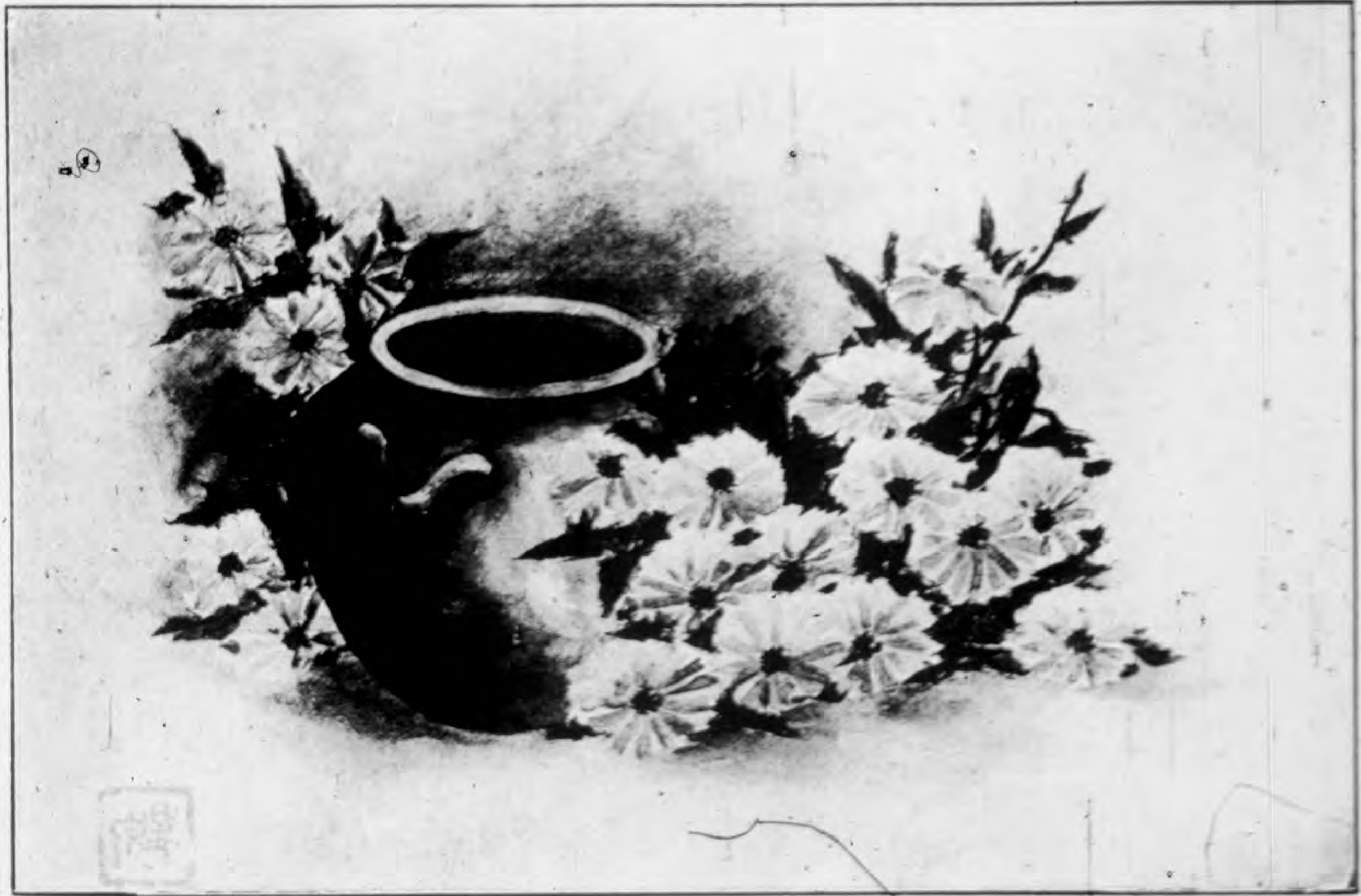


餐



水生彩寫

瓦盂叢菊



— ◁ 鍾祖羅 ▷ —

老詩翁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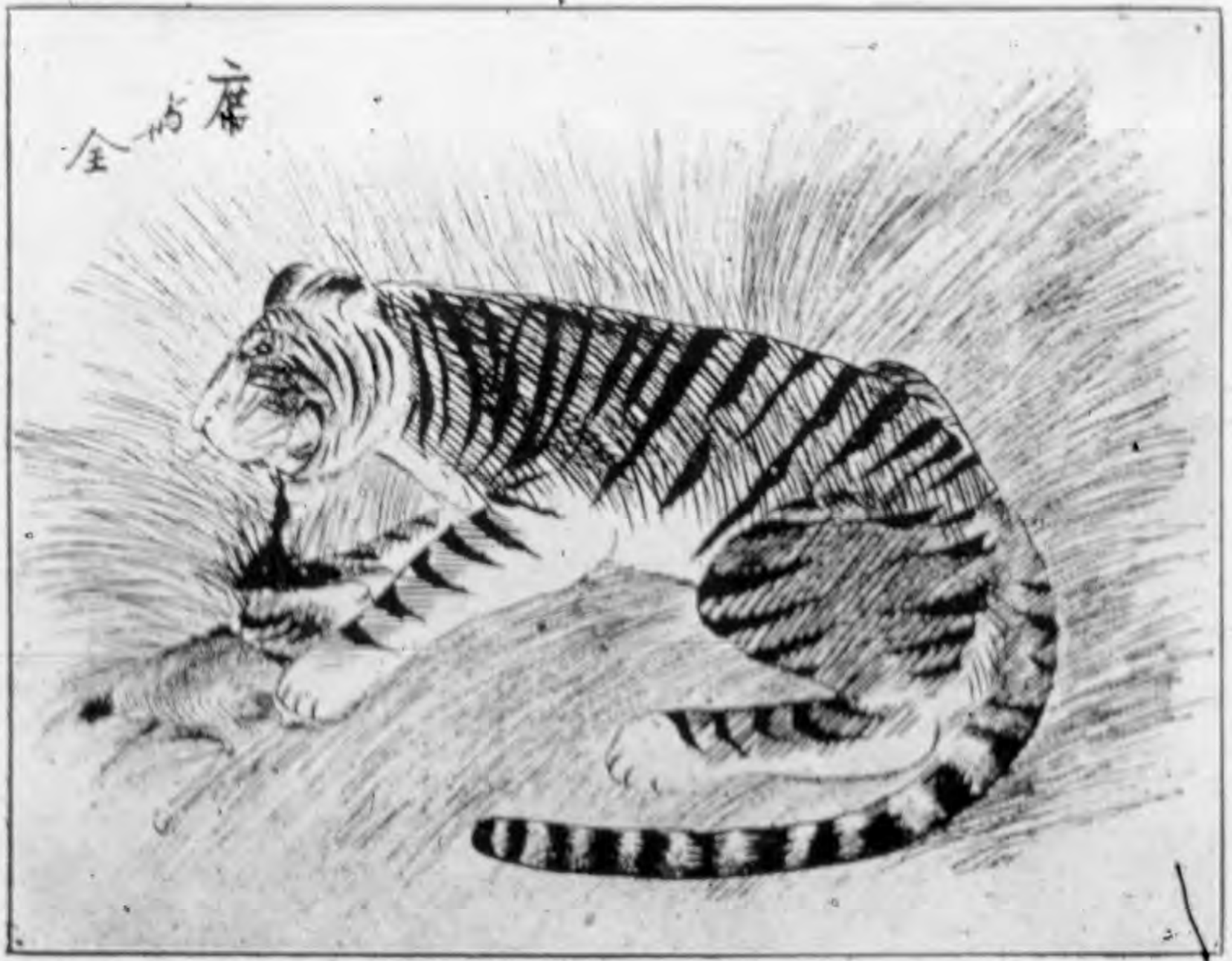
席與全

老詩翁

席與全作



席與全





安安王

研

案圖

物人色着

佛



七已元旦偶臨左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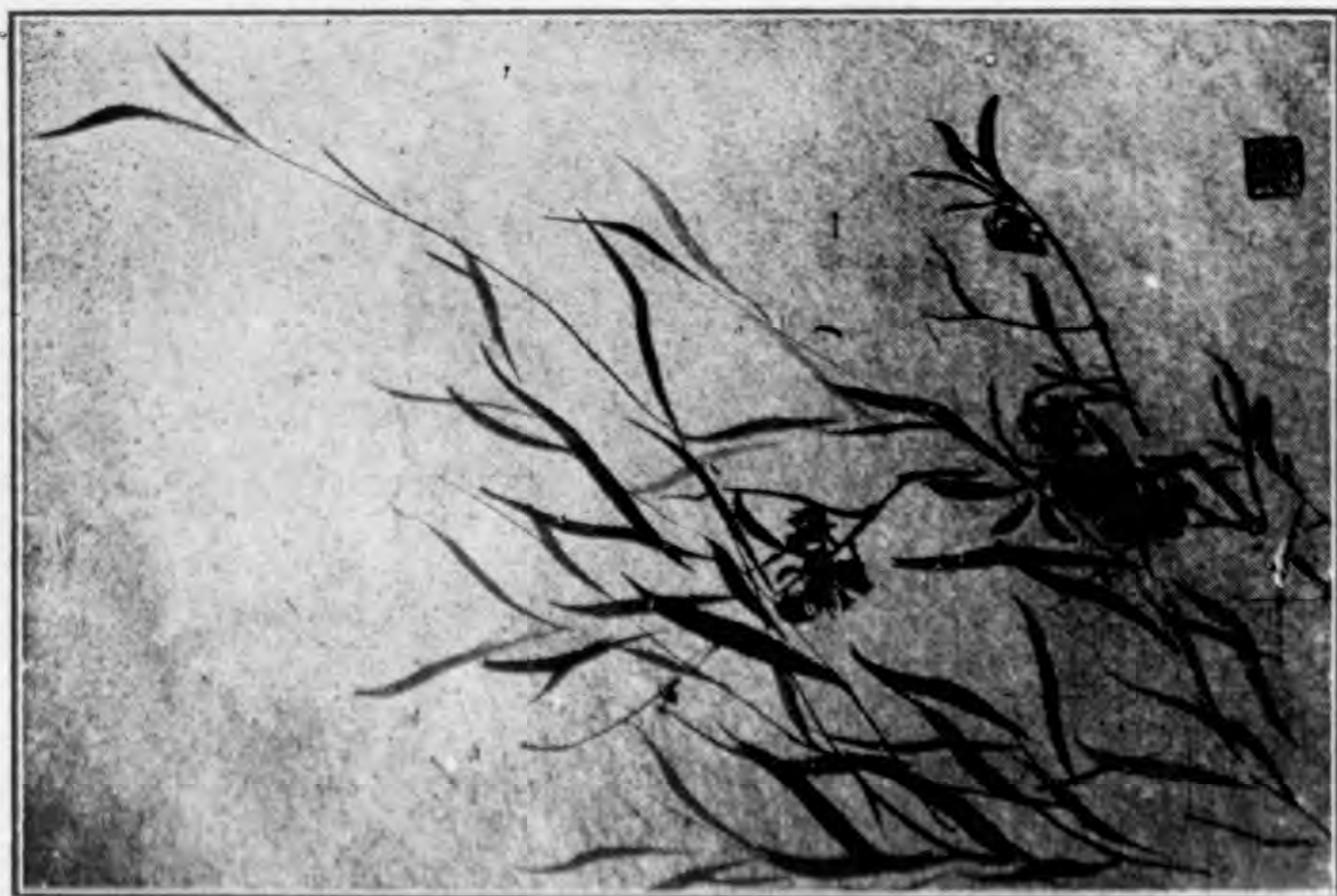


禁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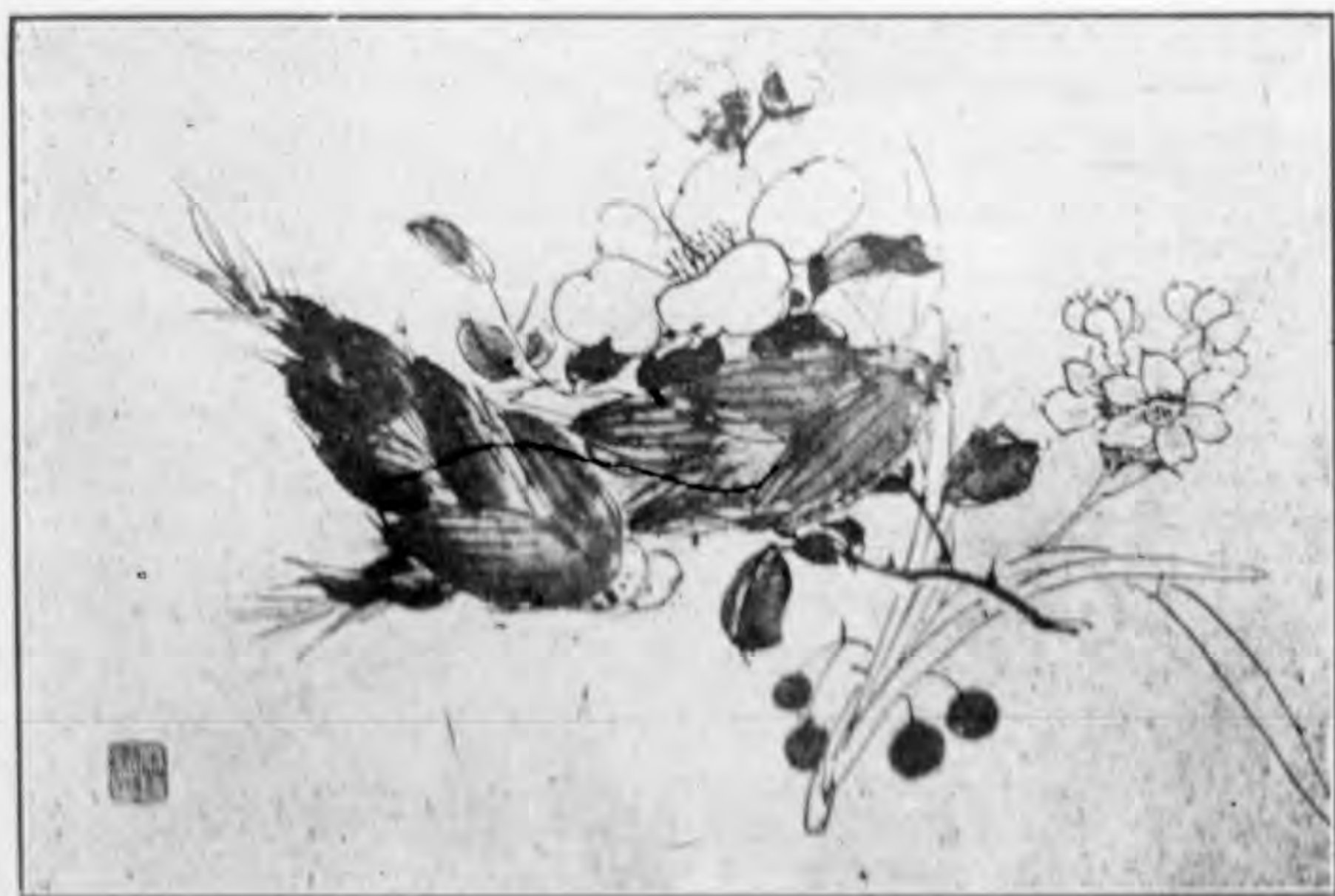
猿



◀ 亭 嚴 傳 ▶



★ 花 茶 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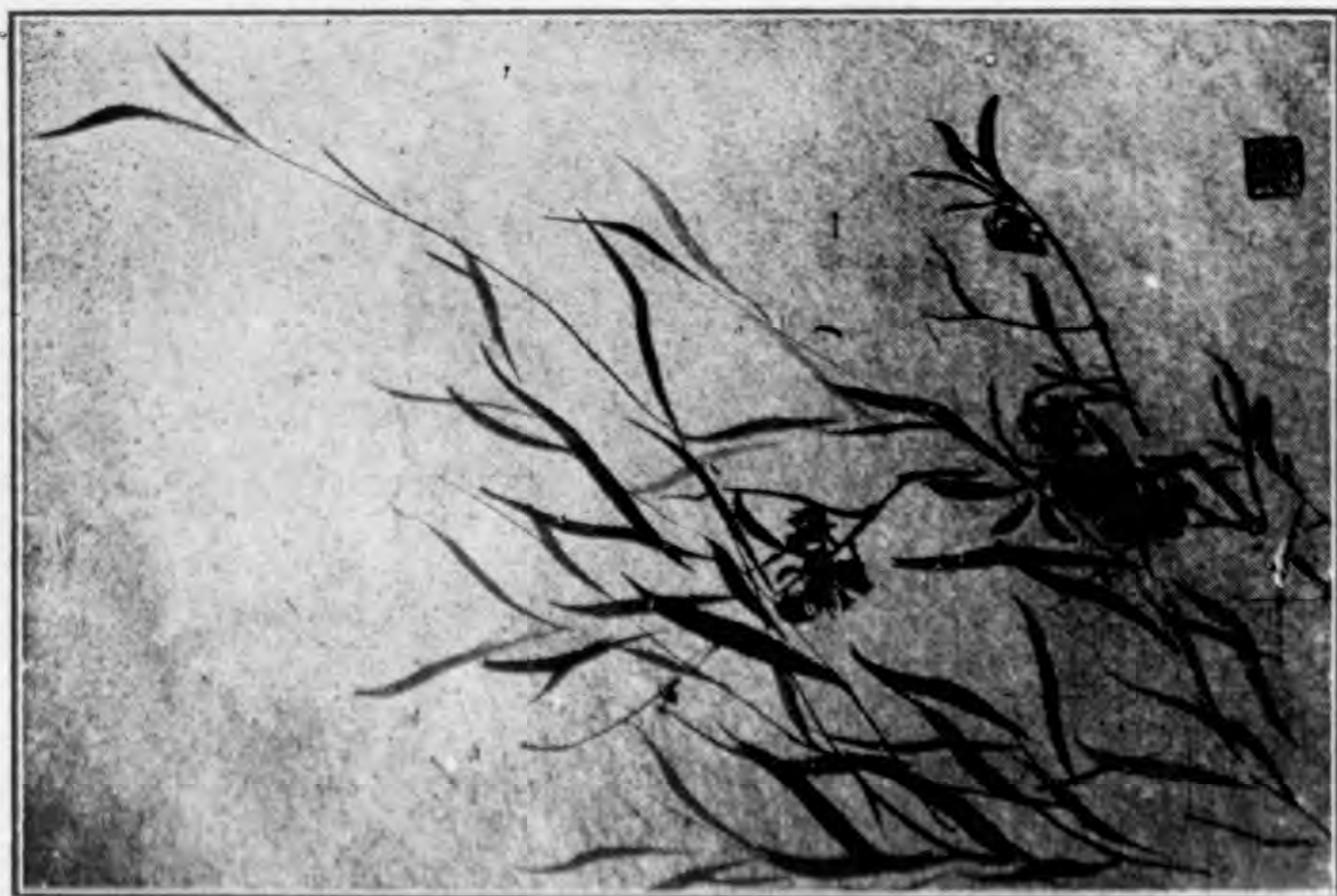


水山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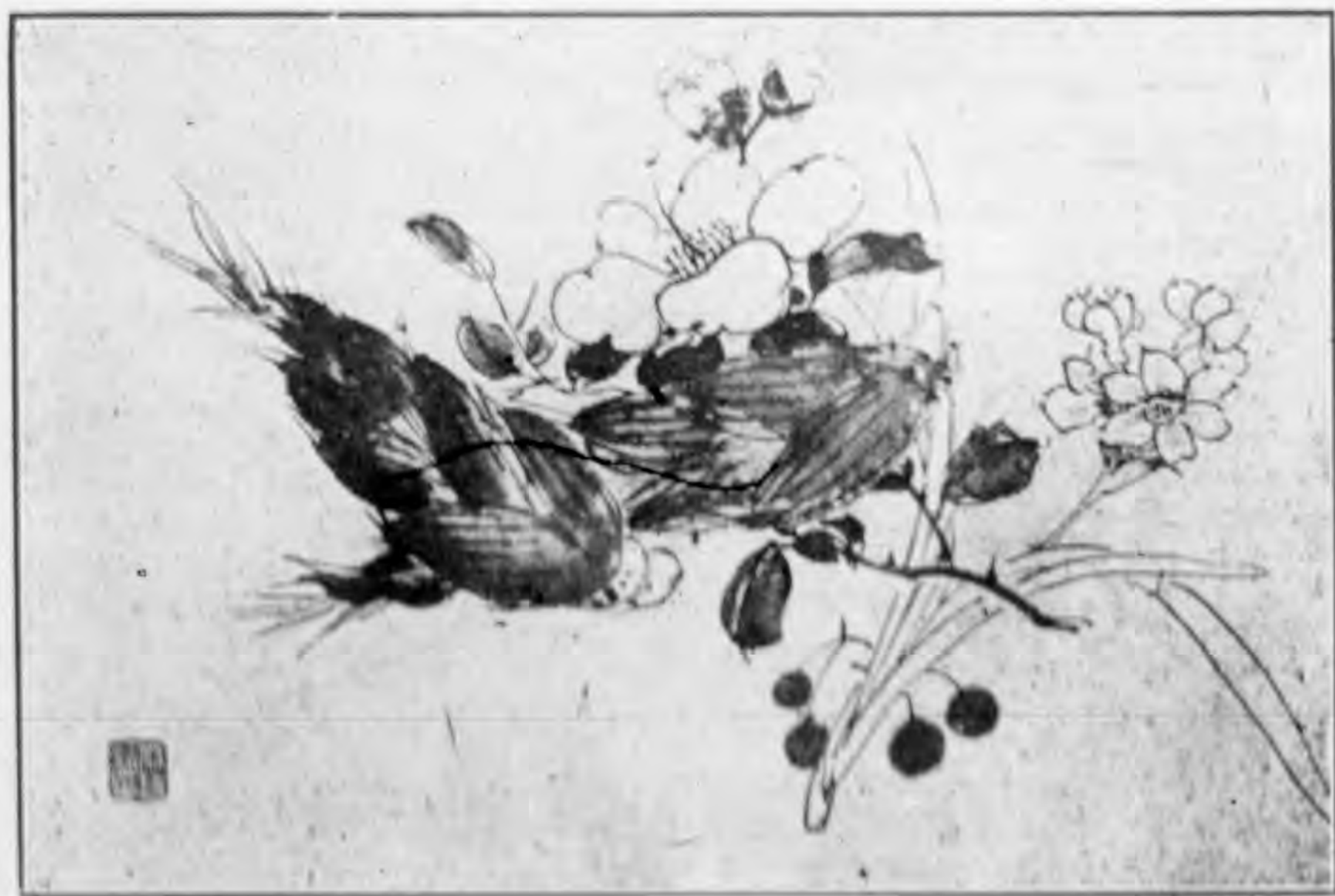
蔡左

己巳秋
院于
作于
暮之
西窗
蔡左





★ 花 茶 笋 ★



◀ 新 維 成 ▶

水山色着

蔡左

己巳秋
院于
作于
暮之
西窗
蔡左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六卷 第一集 目錄

卷首

編者小影

本刊五卷一期作者選舉之當選人楊繆二君小影

本刊五卷一期作者選舉揭曉後贈給楊繆二君之獎品

攝影

圖畫

着色山水（立馬飽看佳山水）（三色版）……………鎮江 楞 定
行囊攜取舊琴書

着色山水（納涼）……………楞 定

水彩風景（江城晚照）……………上江蘇 沈壽田

着色山水（塔鈴語月）（三色版）……………楞 定

目錄



着色山水(歸林)(三色版).....	楞定
水墨花卉(百合).....	江蘇上海專業戚維新
水墨花卉(雞冠).....	戚維新
無量壽佛.....	湖南華中美術學校陳正行
着色花卉(荷).....	江蘇省立如皋中學湯義訓
着色花卉(荷).....	湯義訓
水彩寫生(瓦盂叢菊).....	湖南鄉羅祖鍾
鋼筆(老詩翁).....	江蘇青浦席與全
鋼筆(虎).....	席與全
圖案.....	福建泉州癩雪學社王安安
着色人物(佛).....	湖南左榮
着色走獸(猿).....	江蘇太倉傅嚴亭
水墨花卉(桃柳).....	戚維新



水墨花卉（笋、茶花）…………… 戚繼新

着色山水…………… 左 榮

圖案…………… 上海蘇 金建濬

圖案…………… 金建濬

書法

唐伯癡字

林傳業字

語體文

革命青年應有之努力…………… 湖南 陳永燿

青年苦悶之分析及其補救方法…………… 江蘇無錫中學 龐翔助

革命文學與平民文學…………… 安徽蕪湖 汪蔚雲

青年當負有提倡勞工教育的責任…………… 江蘇如皋中學 李懷清

悲慘的回憶…………… 江蘇蘇州中學 趙究誠



桃兒底一封信……………江蘇上海徐誠盛
兩天的日記……………上海龐翔勛

文

文學變遷論……………湖北武昌郭子美

述章實齋校讐通義……………江蘇武進周木齋

論史一則……………江蘇區立松中央大學沈同祜

鶴林寺之鶴……………江蘇鎮江竹林寺佛學院脫煩

文字源泉……………江蘇脫煩

肥眼光神髓記……………江蘇如皋縣學友社袁肖枚遺作

也足軒記……………江蘇袁肖枚遺作

悼亡友袁君肖枚文……………江蘇南通省立中學楊同蘇

水明樓記……………江蘇如皋縣學友社解吉昌

論實用文與美術文孰為重要……………江蘇上海商務印書館黎小岑



鄂遊紀感.....黎小岑

與友人書論尊師重道之理.....葛子未

洞源游記.....浙江杭州省立高級中學 江本進

桂林名勝遊記.....廣西桂林縣立中學 廖錫昌

語體詩

哭靜貞.....江蘇無錫中學 龐翔助

秋的漫歌.....安徽歙縣三安中畢業 汪蔚雲

故鄉.....汪蔚雲

桐葉曲.....汪蔚雲

悲壯之一幕.....湖北武昌 黎勤吾

迷夢.....江蘇上海南洋中學 李建勛

上海寄醒農.....福建武平店培英學校 劉輔民

紀念黃花園烈士.....江西吉安縣立第五中學 林培元

五



哀音一曲……………江西南九學校 潘東屏

秋……………浙江紹興 張儼人

橋上……………張儼人

詩

春日雜興……………江蘇中央大學 葉德貴

客中見燕……………葉德貴

戊辰除夕……………葉德貴

寒假病中……………葉德貴

玄武湖夜泛……………葉德貴

小倉隨園……………葉德貴

白鷺洲舟次……………葉德貴

遊莫愁湖……………葉德貴

莫愁湖勝棋樓謁中山王像……………葉德貴



目錄

雨花臺方學士祠.....	葉德貴
舟次揚州.....	葉德貴
哀濟氓.....	廣東南 海中學 伍朗如
雪恥歌.....	伍朗如
除夜.....	福建廈門 初級中學 陳其超
讀文藝叢刊述懷卽以文藝叢刊四字爲韻.....	江蘇東臺 縣立中學 鮑 審
題本刊五卷一集桂青凌先生玉照.....	江蘇如 皋中學 解吉昌
題本刊五卷一集凌先生令郎乃冰君玉照.....	解吉昌
七月六日上河南北竟成澤國哀感之餘得詩數首.....	解吉昌
聞雨.....	江蘇如皋縣 立中學畢業 楊同芳
畫馬石.....	福建廈門 中華中學 王江山
濂溪愛蓮咏.....	王江山
卽景.....	浙江省立 第九中學 樓基遠



早菊……………吳興江 吳積堃

秋夜獨坐……………吳積堃

閒坐有感……………吳積堃

滬上感事……………吳積堃

校前小立……………顧培根

夜起……………黃鍾鼎

旅居春感……………黃鍾鼎

閒窗獨坐……………黃鍾鼎

殘臘覆友函問別後狀況及來年預計……………齊翰文

雨後……………齊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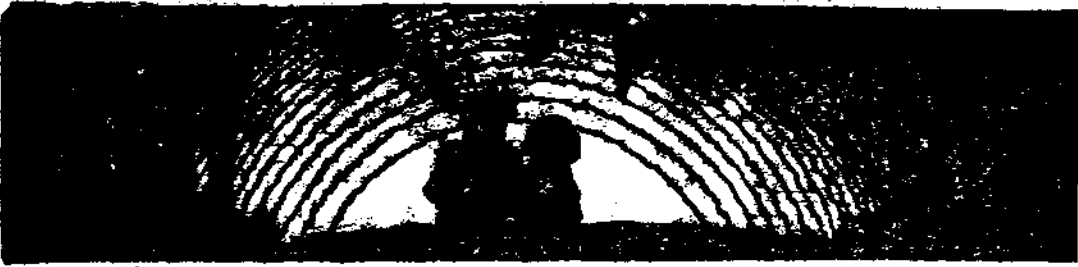
遊吳淞海口有感賦此……………李鎮渙

咏范少伯……………潘東屏

課餘吟……………梁長初



金錢	南	高燧齋
悼初蘭女士並唁劉豁公先生	江蘇上海 法科大學	顧兆璜
弔黃慧如	江蘇上海 蘇州旅滬公學	邵劍虹
戲擬陸根榮弔黃慧如		邵劍虹
秋夜酒後有感		邵劍虹
遊春	江蘇上海 復旦大學	楊文達
有懷峭雲夫子		潘東屏
村居即景	湖南 辰谿	劉立齋
讀秦始皇本紀		劉立齋
弔黃花岡諸烈士	浙江 溫嶺	林子木
老妓		林子木
餞友陳來徐赴漢口	浙江 杭州	陳近仁
晚鐘直菴先生	江蘇如皋 初級中學	汪正田



懷吟友會子今可於海上.....潘東屏

落花.....
湖南益陽縣立龍洲師範學校羅穎之

雪夜.....
江蘇上海務本女子中學顏孤颿

偶成.....顏孤颿

春暮感懷.....
江蘇上海持志大學吳振伯

小說

剪髮.....
江蘇無錫輔仁中學蔡維濟

微笑.....
安徽蕪湖春草社汪蔚雲

化裝室中.....
浙江崇德沈一言

牛路.....
江蘇中央大學何炳麟

等待.....
遼寧北陵張淡雲

劇本

寶貝.....
湖北黎學園



菩薩崇拜者.....
遼寧董平農學校 栗鈺鉉

游藝

鑒貌辨色..... 陶柳生

金蟬脫殼..... 陶柳生

新式星期牌..... 廣西 劉慧忱

測年齡..... 江蘇上海 繆啓愉

踢毬譜..... 江蘇 鮑清

雜俎

閒話

翁生..... 江蘇無錫 錢一琦

犬異..... 吉林 王福城

課餘隨筆..... 江蘇南通 何宗藩

洋話

讀書偶記.....江蘇南通高級商校畢業 金溥榮

聯話

綠勻山館聯話.....福建閩侯 沈祖牟

養靜軒聯話.....江蘇泰興育才學校 霍桂明

詩話

養靜軒詩話.....霍桂明

綠勻山館詩話.....沈祖牟

惆悵生詩話.....江蘇如皋 劉鴻吉

通訊

孫君家祺來函 曾君廣祿來函

牛君明哉通函 潘君東屏通函

楊君騰卿通函

第十五屆詩鐘徵求





語

體

革命青年應有之努力

陳永耀

我國因國際地位的不平等，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形成現在的大混亂。故我國此次革命之目的，即在求平等。

凡一切的苦痛皆導源於不平等。連一間茅屋也不得住的人，看見人家的
高樓大廈，他自然要難受；連一件破衣也不得穿的人，看見人家的綢袍緞褂，
他自然要悲痛；連一碗米飯也不得吃的人，看見人家的盛肴美饌，他自然要
流涎。而今我國的土地任他國宰割，我國的人民任他國凌虐：砲打濟南城，血
染黃歇浦，肉飛萬縣，屍橫沙基，稍有人心誰能不痛定思痛呢！領兵的人，只知
作戰爭地盤，做官的人，只知營私發大財；土匪的燒殺，紳士的敲剝，人民的生



命財產，完全失掉了保障。「物不得其平則鳴。」何況我們都是人類呢？這就是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現代現狀的真實背景。

革命，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反抗軍閥官吏的壓迫，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反抗一切的壓迫，來為被壓迫的全民衆謀幸福的。壓迫者決不會來和被壓迫者表同情。故革命青年，即受壓迫的青年。

在被壓迫的民衆裏，青年確是中堅有力的份子，而尤以有知識的青年為最銳。他們的心是很純潔的，他們的感情是很熱烈的；因為他們有知識，他們的團體是有組織的，他們的舉動是有步驟的。所以在已往的歷史上：五四，五九，五卅曾放過異彩，曾開過鮮花的確，他們是民衆的先鋒隊，民衆的領導者。他們為了國家，尸體曾倒在帝國主義者的鎗前，他們為了民衆，頭顱曾落在軍閥們的刀下。這樣的大犧牲，誰能及得上？

自從去年到了今年，革命勢力普遍了全國，青天白日旗到處飛揚。在這軍政暫告結束，訓政行將開始的時候，事情繁多，需人孔急，於是我們的可愛的





青年可敬的青年，便有一大部分跑到政治上和黨務上去工作去了，在這箇讀書與作事握手的常兒，我們青年的弱點完全畢露了。先前憑着熱烈的情緒，吶喊叫罵，現在作事卻用不上了；先前在指摘批評，空發議論，現在作事因受各方的牽掣，自己也要令他人不滿意了。甚至在青年的自身上，派別分歧，明爭暗鬥，鬧的不亦樂乎。在現在這箇時代——這箇時代是多麼的嚴重啊！青年是民衆的先鋒隊，青年是民衆的領導者，爲民衆解除痛苦，全在青年的肩膀上。故青年之一舉得失，關乎全國家，關乎全民族。况又在現代這樣的惡劣的環境內，我們青年更當加倍的努力。

1. 打破名利：現在的革命青年，只知向上看，忽視了下級的工作。到民間去，到區分部去，他們覺得太小了他們的身分。他們以爲某某不如他，當了某省的執委，某某不如他，當了某省的監委，把他放到區分部裏，豈不太委曲了他麼？他將怎樣去見那執委和監委呢？所以他覺得走到下級簡直是一種羞辱。而在上級作工作的人，的確有的不懂得經濟，也可以在財政機關佔到重要



位置，不懂得教育，也可以做教育行政的長官，不懂得黨務，不了解主義，也能夠把持黨的大權，並且這些委員們，穿着漂亮的洋裝，踏着發聲的皮鞋，拿着姿勢在大街上搖擺，太陽照在了他們的頭上，那黑而光的頭髮耀人眼目，既有豐富報酬，又有很高的名譽，和戀愛的機會，這怎能不引起青年們的投機性呢？青年怎能不爭着到上級來？在這「爭着」的二字上，便生了許多派別，互相攻擊，互相傾軋，甚至於互相陷害；以打倒對方，擴大自己的勢力為目的。早把人民的苦痛，革命的意義忘掉了。這種現象是多麼的危險哪！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全是為着爭名奪利。故此後我們青年應該努力的第一點，便是打破名利！

2. 努力求學一件事情的發生，我們必要尋出他的原因，我們要作一件事，必要想出他的方法，這是作事的基本條件。否則什麼事情都作不成。你推出的原因真實與否，你想的方法確當與否，這種能力，全以你的學問為轉移。所以知識是生活的眼。我們作事能力的大小，全看這兩隻眼睛是否明亮。現



在的革命青年，往往忽略了這箇他們以爲念念幾本講主義的書，看看黨中幾箇名人的言論就可以了。殊不知實現主義是我們的目的地，要達我們的目的，是必須有我們的方法；名人的言論，是我們作事的標準，由此標準向前進行發生的臨時糾紛，是必須要我們解決的。如若我們沒有方法，我們就沒有達到目的的希望，我們沒有能力，我們就沒有解決糾紛的日子；我們就要失敗，我們一切的努力與希望，將都要變爲空幻！所以學問是作事的原動力。尤其在現在的狀況之內，我們青年更應該把我們的力量充實起來。故此後我們青年應該努力的第二點，便是努力求學。

3. 聯絡同志：革命的成功不是一箇人所能成就的，他是需要大的力量才能攻破壓迫者的堡壘的屏障。革命的力量的大小，當然視革命同志的多少而定；同志們愈多，革命的力量便愈大。有的同志們，因着位置的關係，對於有力而能幹的同志，不但不聯絡他，並且還要排斥他。這在現在的革命還未成功的時代，實在是一種壞現象。這現象的發生，大概有三箇原因。第一箇原因



便是所說過的位置問題。第二箇原因就是嫉妬心：他們以為有着他們在，便顯不出自己來，他們爲着出風頭，對於這有能力有幹才的同志，便不得不排斥。這種心理完全錯誤了。因他們忘掉了青年們的立場。第三箇原因是因了彼此間的隔膜，生疏，誰都不肯輕易的拉攏，接近。現在我們應該把一切都拋開，（位置，嫉妬心……等）只知道有革命，只知道有民衆的幸福。增一箇同志，我們的力量便加一分，增兩箇同志，我們的力量便多二分。同志能夠無限的增加起來，革命的勢力便會無限的澎漲。這革命勢力的澎漲，便是我們勝利的先聲，壓迫者潰亡的預兆。故此後我們青年應該努力的第三點，便是聯絡同志！

4. 擴大宣傳：在革命的時期，宣傳是頂重要的工作。民衆對於我們的主義不明瞭，決不會和我們表同情；民衆對於我們的行動不明瞭，決不會對我們不懷疑。耶穌的大弟子聖保羅初到羅馬傳教時，到處受羅馬人的擯斥與毒害，後來基督教竟成了羅馬的國教。這不完全是宣傳的力量麼？即我們總理



在初年首創革命時節亦到處遭人的攻擊：「四大寇啊！」「孫大炮啊！」對他不明瞭的人，隨聲附和，加以蔑視。即辛亥革命的失敗，還不是一大部分人對於主義不明瞭了麼？所以使民衆明白主義，瞭解革命的意義，是頂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如若得不到大多數的擁護，必終歸失敗。古人說的「順民心者存，逆民心者亡。」民，還不是指的大多數的民衆麼？我們不但要順着民心去作，我們要使民衆來擁護，參加，幫助來作，共同來完成革命的使命，達到革命的目的。也惟有這樣，革命才有基礎，革命的成功才有希望。故此後我們青年應該努力的第四點，便是擴大宣傳。

除以上四點外，我們還要把我們的意志統一了；我們的意志不統一，我們的行動也就不能統一，我們的行動不能統一，在我們革命的前進的路上便要發生許多波折，不能順適向前。我們更還要把我們嚴密的組織起來，使我們的行動發生大的力量。這幾項我們如若能夠向之努力，我們終要有我們的貢獻。否則不但斷送民衆，並且要斷送我們青年自己！



青年苦悶之分析及其補救方法

龐翔勛

一、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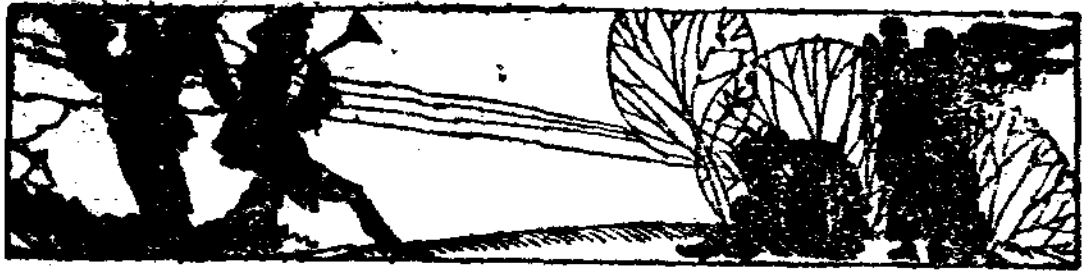
纖嫩的花苞，總比開足的花朵來得引人愛撫，早晨的旭日，總比暮色中的斜陽來得令人讚美，可見無論什麼東西，總以年青時期為最可寶貴。人生也是這樣。年青的人，有純潔的心靈，清淨的頭腦，活潑的精神，和前進的態度。所以，這部的人生的斷片，就是吾們的所謂黃金時代。可是，事實上吾們的年青時代決不會與吾們的理想符合：吾們所理想的青年時代，決不會在實際上顯現。吾們現在所見到的，祇是苦悶。這究竟是爲了甚麼？這是一箇值得研究的問題。現在將吾觀察到的青年的苦悶分析一下，并附幾條補救方法，以與吾青年諸君共同商榷：

二、青年苦悶的分析

1. 箇性的被壓抑



永是突進和奔放，一刻不肯停滯和凝固，在那深奧的底裏，只尋求着自由和解放的，這就是青年的熱烈的火燄般的雄心。在任何青年，當他捧着這箇雄心勇奮地第一次踏進稱爲「社會」的這一箇有機體裏的時候，他總預備將他胸中理想的領域，順遂地在社會上發展出來。可是那箇包羅着法律，禮教，道德，因襲，虛偽，……等等的社會，卻給他毫不客氣地壓抑起來：你要自由，他卻給你禮教，道德等桎梏；你要平等，他卻給你富貧，貴賤等階級；你要讀書，他卻給你「生活難」的恐嚇。種種的習慣，法制，無往不是壓抑箇性的利器。在這箇時候，就發生了箇性向外發展的慾求和外力緊緊壓抑的兩種力的衝突：內心的涵湧越是加高，外來的壓力越是加大。於是一班負着偉大精神的青年，在兩力衝突的爭擾中，發生了深沈的猛烈的苦悶。性情溫和的和意志薄弱的青年，便忍痛地改變了他們的方針，投降於社會強制的壓力之腋下，在奴隸的生活中，度他們頹廢的消極的長吁短嘆的日子。而一部分意志堅強的青年，便在嶮巖與危害中和社會作消極的或積極的抵抗，在失敗



和挫折的波濤中，度着痛苦而淒慘的生涯。也有一班既不甘降伏於社會而又無力改造的青年，便全部否認了人生，將自己的身體沈溺於酒色中去，儘情地自暴自棄，在酒綠燈紅的喧噪中，消磨他的殘軀和血淚。

2. 歧途的彷徨

青年們既然爲了箇性的被壓抑，而發生了不可解脫的苦悶，於是對於社會便便畏懼或呪詛起來了。可是儘你如何恐懼，如何呪詛，你既然生而爲人，無論如何總不能脫離社會，因爲不能脫離社會，所以現實生活的鞭策，便要在你後面緊緊追趕着，使你不得不爲牠而朝夕計畫，晝夜焦思。有一班青年，目擊着社會上官僚的狡獪，政客的好詐，以及別的許多罪惡和黑暗，覺到一箇潔白無瑕的自己投進去太危險了，太孤獨了，太無把握了，於是便懦怯着，猶豫着，如迷途的小孩般彷徨着。有一班青年，看到以前出來的頭腦清醒的學生，一入社會便隨俗浮沈，同流合污，覺到社會根本是一件危險品，根本不是青年插足的地方，爲了要祈求歸宿，便發生了一「茫茫大地，何處是乾淨土」



的歎息和「烏託邦」「樂園」的找尋。可是理想的樂園至少在目前不能顯現於事實，因此這班可憐的青年，也便陷入迷途的彷徨中去。有一班青年，所謂是仰人鼻息的恭順之至的馴伏如羔羊般的人們，他們初入社會，也還能蒙人青眼，奪到飯碗，可是久而久之，爲了手段的不高明和供奉的不周到等等，竟被擠出來了，於是他們便不得不在鑽營的痛苦和失業的悲哀中生活着。還有一班青年，有着似乎堅決的意志和勇往的毅力的青年，他們在踏進社會的時候，準備著滿腔的熱血和一心的誠意，預計在他們的奮勇前進中，可以開遍着理想的鮮花，一切事業都可以非常順利地發展。誰料他們全部的努力，竟成他失敗的原因。一切的結果都和希望成了反比：他待人家忠誠，人家反以爲他是奸詐，他作事勤奮，人家反以爲他是逢迎；一舉一動，無往而不引起人家的嫉妬和執視。到這田地，失望和灰心再也抵抗不住了，戰敗的兵士的悲哀和怨望便在他心田上灑下深深的種子。

3. 戀愛的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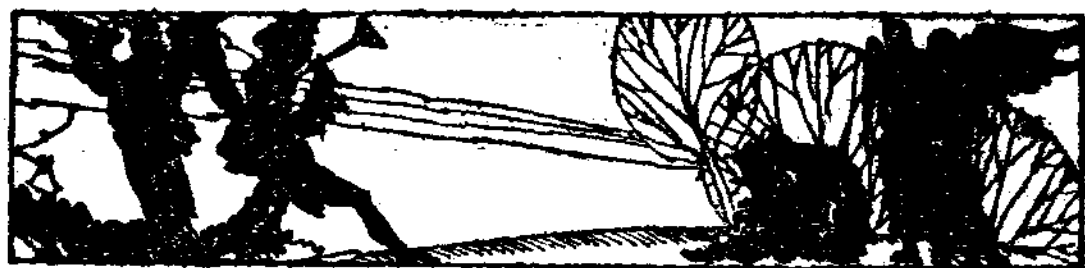
關於異性相互愛慕相互追求的這件事，在現代儒家思想已被人指擊爲虛偽的潮流之下的我們，是不該再認牠是越軌或不正當的了。我們應當要知道：從吾們降臨到這箇五花八門的世界來的時候，「性慾」這東西已經活躍地在我們的內心中奔騰着。據弗羅特（S. Freud）說：「性慾決不是到春機發動期才顯現，嬰兒的釘着母親的乳房，女孩的纏着異性的父親，都已經有性慾在那裏作用着。」所以，吾們應該要承認，男女的戀愛是自然的有普遍性的不能制止的。關於這一點，吾可以舉幾箇在儒家思想鎮服着的我國古代的男女戀愛的事實來證明牠：在孔子所認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詩經裏，差不多大半是男女思春之作。（雖然善搖虛幌子的儒家們會將她解作歌頌后妃之德，可是我總覺到不如以她解爲男女相思的確切而有味。）在產生這種纏綿悱惻的情詩的當時的男女的如何愛慕，吾們當然可以推想得出的了。太后的高貴，竟也會與齊民戀愛，這件事在吾們想來是不會有的吧？可是北魏的宣武靈后就與武都人楊白花戀愛過；蟋伏



於門第之家的深閨中的寡婦卓文君的愛才私奔吾們都知道的吧？聖哲典謨都失掉效用的這種真情，才是人間底真正底本來底的感情。從上面的例看來，「男女戀愛是人世間最平等最普遍的情感」的一句話，誰都不能否認吧？所以，筆上寫着「男女授受不親」而看見了女子儘是注視的那班偽君子，應該竭力排斥他！我們應該努力使真情的流露的戀愛在中國普遍地發揚起來！不過吾們不要以為戀愛中只有快慰，吾們要知道「快慰是從痛苦中來的」，所以，戀愛中正有着深沈的苦悶在。現在就我的主觀將牠分為三種來說明：

① 追求戀愛的苦悶

除了馴服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懦怯者之外，普通一班青年，都在尋求理想的伴侶吧？可是爲了舊禮教的未曾消除盡淨和男女未能澈底平等種種關係，尋求異性在現在青年中確現着一種不即不離和若隱若現的現象。我時常聽見或看見有些青年，他們確也希望能夠找到一位滿意



的伴侶，可是爲了不能擺脫舊禮教的束縛，和缺少社交性，竟不敢在異性前表示什麼，只是一箇兒幽幽地苦悶着。這一種可以叫做『追求戀愛的懦怯者』。有些青年，他們也會屬意過許多異性，可是爲了目前女子的眼界太高，以致希望永成希望，沒有達到目的之一日，於是失望，煩惱，苦悶着。這一種可以叫做『追求戀愛的失敗者』。有些青年，對於理想的伴侶的條件定得太苛酷，以致在認識的異性中，竟不能找到，因此也就發生了迷離的失望和苦悶。這一種可以叫做『追求戀愛的彷徨者』。上面所說的三種青年，爲了尋求底失望，竟會得因此使他根本懷疑起自身和人生來，於是懦怯者消極，苦悶，勇敢者竟會自棄，這是多們痛心的一件事喲！

② 戀愛時的苦悶

奧維得（Ovid）說：「愛中的痛苦猶如海灘上的貝殼一樣多。」一箇青年在戀愛的波浪中，竟可使他的生活紛亂而矛盾，平日非常積極而樂觀的，也會變得煩躁而惱苦，平日非常勤奮而勞動的，伊會變得怠惰而疏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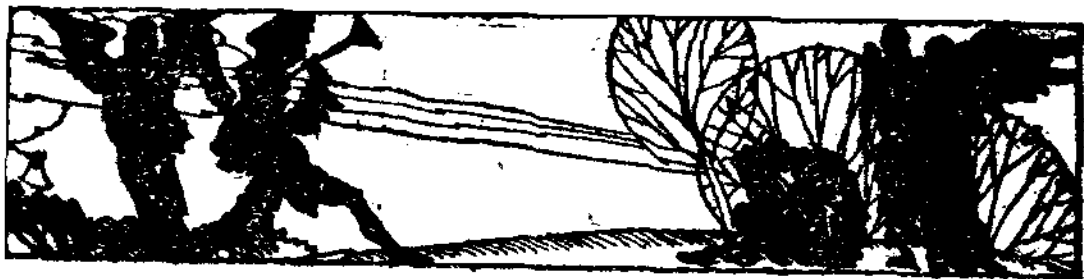


本擱在架上，筆墨浸在塵中，一天到晚只在愉快和苦悶的交戰中掙扎着。她（或他）的信來得遲滯了一點，就要懷疑到她在惱我或有病上去，甚至呢罵郵差。談話時對方臉色稍稍有些不懌，就以爲她在討厭我或唾棄我；於是便要想到來日的灰色和暗淡。對於她的舉止說話要求，儘是一味逢迎和恭維，還以爲不足，休息的時間總在省察自身言行有無得罪她處。偶然碰到相互的離別，生活便要驟然降臨到可怕的寥寂和落漠中去，早晚便在痛切的相思和憂慮中徘徊。在這樣的生活，希望，失望，疑慮，憂愁，焦躁，苦惱，不休地在青年們的胸中刺戟着交流着，使他全部的青春，在苦悶中逝去。

③ 失戀的苦悶

現在的爲失戀而哀號，沈淪，墮落，自殺的青年，要是有人能將她調查一下子，爲數一定足夠我們的驚異吧？從我在報紙上雜誌上看到的和在友人處聽見的歸納起來，有下面的幾種：

A. 一種是神經脆弱的青年，他們在失戀之後，便全部否認了人生，對於



學問、事業、父母、朋友，都視為泡影，曇花；覺到一箇人生下來便是一種墮落，不幸。於是在花朝月夕會號咷大哭，在半夜三更會撫胸腸斷；聽不得遠處簫聲，看不得鴛鴦戲水；瘋瘋顛顛，恍恍惚惚，有時狂笑，有時狂呼；可憐全部的生涯，盡在痛哭中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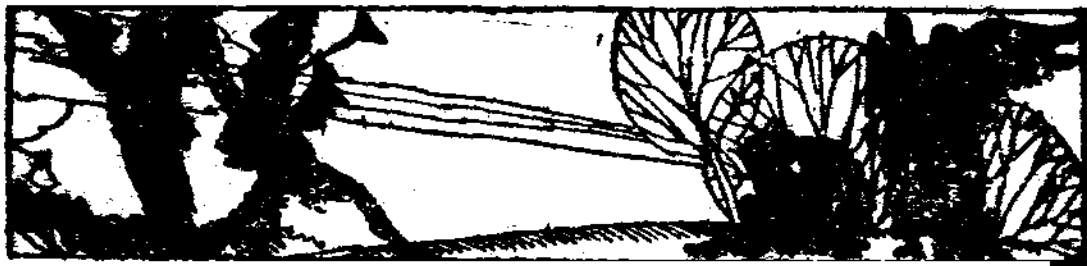
B. 一種是靜默深沉的青年，他們在劇烈的痛苦中，並不表現出一點反常和狂放在外表上，祇把強烈的悲哀，壓到心靈深處去。對於舊禮教，反表示服從和遵守，一切都非常坦然。可是他的悲哀苦悶卻永遠存在着。在極度的談笑中，吐露出極度的悲哀；在鬢影衣香的歡會上，消磨他的生命和熱淚。

C. 一種是愛好文學的青年，他們在現實界中既得不到慰安，便將他們的血淚哀思調入創作中去，在欣賞者的共鳴中，反映出深刻的悽慘與苦悶。從上面三箇例看來，失戀的消磨青年是多們可怕呵！為自身，為社會，為國家，為人類，吾們應該剴切地研究一下，以期黑深深的青年界，能夠現出一點曙光來。



4. 經濟的壓迫

現在的青年，除了一小部分的小資產階級的子弟之外，大部分都掙扎在經濟的拮据中吧？不要說蟄伏於田間工廠中的青年，就是號稱智識階級的中學生大學生，恐怕大部分也不能擺脫經濟的憂慮吧？出了中學的門，被壓入社會中去搶飯碗的事，我們時常聽見的吧？在這樣環境中間，一箇雄心勃勃的青年如俘虜般地生存着，這是多們可痛的事喲！他的不滿，呻吟，苦悶，豈是坐在咖啡店裏抱美人的革命文學家所能夢想得到的？就是在校裏讀書的青年，爲了不能滿足他們的買書慾而煩惱的，也不見得少吧？至於一天到晚在講臺上叫喊而所獲酬勞還不能維持生活的小學教員，他們的苦悶益發夠吾們憐憫了！新鮮的書籍不能看到，妻小的哭泣不能慰藉，整箇的生活統統消耗在生計的焦思中，結果依然兩袖清風，一腔酸淚。吾們想：一班清醒的青年，誰不想充實自身的學業？力謀社會的發展？可是爲了金錢的壓迫，以致淪爲頹唐，灰色，無大志的人兒，這究竟是誰的罪過！



5. 國事的蝸蟻

這是毋庸諱言的，十八年來的國事太可憐了：——同胞的被殺成了家常便飯，經濟政治的侵略日無暇時，軍人的相拚認為慣技，人民的生命視若草芥，繁華的城市會在頃刻之間變為丘墟，稻麥的田畝可於一剎那成為原野，工商各界根本搖動，人民的生活在狂飆中飄搖。這許多騷動，頹敗的現象那能不令情感濃厚的青年愁苦，憂傷？他們看不得同胞之被宰割，便激起了愛國救國的運動，在麻木不仁的當局之前，表示他們的純潔的要求；每每被當局者制止，甚至犧牲他們花般的身軀的也有。青年們經了多次的挫折，痛苦益發充滿了心胸，柔弱者頹廢，消極，剛強者吶喊，彷徨；旭日般的青年界便爲了國事的蝸蟻，深深地披上了一層黯淡的灰色之幕。

6. 舊式婚姻的牢籠

固然，現在有一班青年已經能徜徉於『自由戀愛』的康莊道上了，可是，大半的青年總還不能脫離舊式的賣買婚姻的牢籠吧？除了你能勇奮地脫



離家庭之外，普通總不能不捧着苦痛屈服於父母的溫慈之下。終身大事是決定了，接着便要在鼓樂聲中與素不相識的女子演那傀儡之戲。這樣，就算結婚了！此後的任務是生男育女，至於一切慰藉，溫存，照例是不大會有的。在這樣鬼國般陰森的情狀下，講得到甚麼幸福愉快？剛強的青年，便在苦痛的反應中施憤恨於妻子；懦怯的青年，那只有抑鬱和苦悶！至於一班大半人認為無能的『女子』，那是除悲哀和嘆怨外，只有幽幽地降伏於重重壓抑之下。請試想在如此悽慘的日子下生活着的青年男女，其痛苦豈普通人所能想到？

三、青年苦悶的補救方法

1. 從事藝術生活

關於解放箇性這件事，在現實界中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世界愈進化，壓抑箇性的東西也愈多，所以吾們要希望差堪滿意，只有在藝術生活中去找尋。譬如說種花一件事，一箇受人雇用的栽花者去做，他的種法，地點，都要受



主人的吩咐，自己只是一架活動的機器，這就成了痛苦的力作。同樣由主人自己去種，情形就不同了：動機在於嘗試，目的在於自己欣賞，地點，種法，都隨着自己的主意做去，并不受任何人的限制，今天種得不合式，明天再來改變方法；這樣就成了自由的創作，也就是藝術生活。所以，吾們能將這種心理去處事，一切自然覺得愉快，舒適：做書記的人，將日常的公文信札等作為自己練習的工具，自然會得將被動的不快除去。做教員的人，將教授作為實驗的機會，自然也會忘掉自身生活的機械。其餘一切的人，若統統能將被動的力作當成自動的實習和嘗試，箇性的壓抑的痛苦至少可以減去大半。至於文學，圖畫，雕刻等，對於苦悶的青年當然是非常適當的治療方法：箇性受抑制時，用我的筆，顏料，刀，在紙，石上儘情地狂放地說我要說的，做我要做的。那時痛苦能得到甜蜜的慰藉，寂寞能得到溫柔的安撫，缺憾能為你補充，希望能使你達到：這不就是解放箇性的生活嗎？不就是藝術生活嗎？可憐苦悶的青年們！一切的希望都在你們眼前，請努力向那裏去發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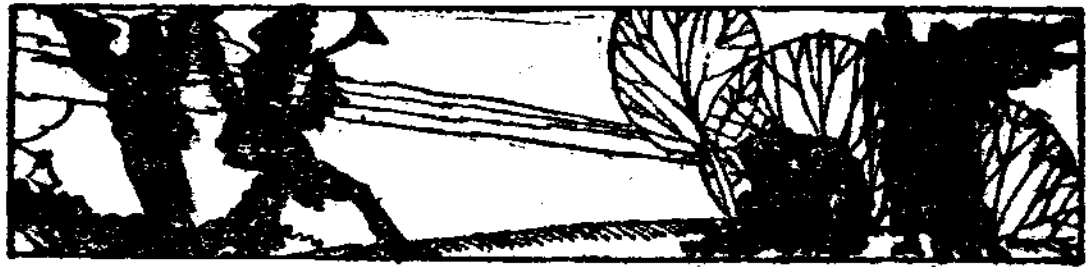


2. 多忙 (Keep Busy)

這是誰都知道的：苦悶的來源一部分是由於空閒。因為一箇人空閒之後，一切的苦痛和幻想都羣集於腦海了。所以「多忙」實在是對症下藥。一箇人在工作的時候，無論身心都在活動。因了活動，苦痛遂無隙可乘。活動的結果，心理上得到解放和成功的快樂，苦悶自然而然可以消滅。一天忙碌，晚上就覺到非常疲倦，睡眠也容易入睡，睡不着而胡思亂想的事也可免掉。所以一箇青年為苦悶所侵襲時，應該立刻自動地找工作做，這樣自然可以把苦悶驅散。

3. 多看修養書

一箇青年被苦悶侵襲時，一切都罩上了灰色之網，無論見到的聽到的，在他都認為無意識和多事；他只覺到世界根本是罪惡，一切的善舉都不過是偽君子的假仁假義，歸根都是相互欺騙罷了。存了這種的心理，於是對於事物就再不會有積極的表示了。在這樣情景下，只有淪落消沈。吾們要希望從



消極中挑起積極，只有多看修養書籍：在那裏，可以找到失掉的靈魂，恢復已灰的意志，覺悟自身的頹廢，振起戰士的雄心。看了在大海扁舟中，舟人失望中，依然百折不撓的哥倫布的事蹟，自然會挑起我們前進的勇氣。看了「丹心照萬古」的楊繼盛的慷慨就義，嫉惡如仇的浩氣不期然而然會得油然而生。至於爲了痛恨秦檜的好惡而刺傷戲臺上的假秦檜等傳說，雖然不盡可信，然修養書之能使我们興奮，則是無可疑義的事了。所以在吾們苦悶的時候，應該到可泣可歌的書籍中去喚醒自己，鼓勵自己，使萬惡的消極觀念消除淨盡。

多交積極果敢的朋友

朋友對於我們影響之大，不亞於遺傳吧？古人「不知其人，可觀其友」的話，就是這箇意思。一箇積極的人，交了消極的朋友，竟會得變爲頹廢；一箇消極的人，交了積極的朋友，也會得變爲積極。所以，苦悶的青年應該怎樣多交積極的有毅力的朋友呢！與其交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和對影成三人的李



太白，不如交六出祁山的諸葛亮和投筆從戎的班超。吾們要希望將來在社會上幹一點事業，便應該交勇敢積極的有朝氣的青年，不該交無病呻吟嗟吁終日的厭世者。青年諸君！仔細地找尋你們的朋友吧！在你未來的道路上，正需要他們的幫助呢！

四、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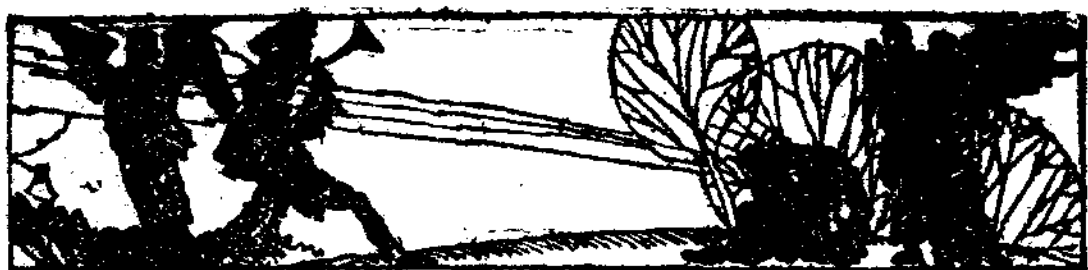
青年的苦悶和補救方法，都已大概說過了。總之，我們應該知道苦悶在世界上根本無立足地，一箇前進的青年，是不該有苦悶的！當她襲來時，便當設法消除她，驅逐她！在吾們熱力所及，什麼都不能阻止吾們！青年諸君！努力地愉快前進吧！世界是我們的，是我們積極的青年的世界！

四，廿七·於錫中

革命文學與平民文學

汪蔚雲

革命文學與平民文學的關係很是密切，用一句簡單的話說，革命文學與



平民文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換一句話說，凡是平民文學必須要革命化，纔能算真正的平民文學。同樣，革命文學也必須要平民化，纔能算真正的革命文學。

爲什麼革命文學必須要平民化？

我們知道，革命文學是要描寫民間所受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壓迫和痛苦，以喚醒多數民衆，使他們覺悟本身的痛苦，而起來從事於革命的工作；不像躲在「象牙之塔」裏喊着什麼「花呵，愛呵」的文學底作品，是供給少數的貴族底少爺，小姐們當作消遣的。這樣，革命文學的本身，既離不掉民間的事蹟；而它的讀者，又多是普通的平民；如果不能求其「通俗化」與「平民化」，那麼，便難喚起民衆。怎樣還可以算做真正的革命文學？爲什麼平民文學必須要革命化？

文學是真情的吶喊和痛苦的呼號，並不是無病的呻吟和無聊的譚語，所以，文學必須是真實的，懇切的，纔有價值！以前中國並不是沒有平民文學，只



是多爲虛幻的，空想的，不近人情的，不合事實的；不過供給平民的消遣而已，這不能算是真正的平民文學。因爲它只能使平民沉醉，而不能使平民覺醒，這只能說是有害無益的消遣品罷了，怎能算是真正的平民文學呢？真正的平民文學乃是真實的，痛切的，出於平民自己的呼號和要求的革命文學。

我們既知道革命文學應當平民化，平民文學應當革命化，但是要怎樣才能使革命文學的平民化，平民文學的革命化呢？下面，略略述說一下：

平民文學的革命化，無非是用平民文學的形式，而取材於關於喚醒民衆的革命文學的材料。

革命文學的材料有二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消極一方面的材料，是對於讀者加以刺激，使他們反省而覺悟；積極一方面的材料，則是鼓舞讀者，使他們發生革命思想。平常消極的材料多寫爲小說，積極的材料多吟爲詩歌；而散文和戲劇，則不限定；這是革命文學材料之性質上的區別。至於內容上的區別，即革命文學描寫的題材，是怎樣呢？倪貽德君在革命文學的



內容與外形中曾舉出幾種，如下：

(一) 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如描寫外兵在華之橫行，及各次慘案之斷片的觀察，民衆憤慨激昂之示威運動等；以及內地教會牧師的醜行；教會學校的腐敗等。

(二) 反抗軍閥政客的專制橫暴。如描寫他們的奢華淫穢的生活，賣國求榮的歷史，屠殺民衆的慘狀，以及民衆在他們鐵蹄下所受種種的痛苦。

(三) 反抗士豪劣紳的稱霸鄉里魚肉平民，營私舞弊等。

(四) 反抗封建時代的腐敗思想，表現新舊思想的衝突點。

(五) 反抗舊禮教的束縛。如男女婚姻之不自由，以及被壓迫下的婦女所受種種不平等待遇。

還有，無產階級的文學，也是革命文學的一部分，不過中國是一箇產業落後的窮國家，是『患寡』而不是『患不均』的，所以尙談不到此。文學在表



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其實卻有很大的影響，譬如美國的南北戰爭，是發軔於司徒活夫人的一部小說；法國的大革命，是導源於盧騷的一部民約論，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的力量，是如何底大了，所以我們對於無產階級文學的提倡，應該審慎，倘描寫貧富中間種種的不平，能夠適合民生主義的理論，那就是最好的了。

其次，革命文學應如何使它平民化呢？這亦無非是取革命文學的材料，而用平民文學的形式寫出來罷了。從前我在批評汪靜之的「鬻命」一文中，曾舉出了三項方法，或者能夠供給從事於革命文學者的參考：

(一) 應深知平民生活與平民心理。平民生活與平民心理是革命文學的骨子，從事於革命文學的當然應該知道。至於怎麼樣才能知道？則除了從事於實際的考察以外，還應該研究民俗學多讀平民故事和平民歌謠，在寫作時，平民諺語的引用，尤可描寫出中國舊式女子的口吻，（靜之的鬻命，引用諺語，得到很大的成績。）我們作家描寫舊式婦女時，可以酌用。



(二) 文詞應該淺顯明白。文學革命的本意，在以普遍的多數的白話文學；代替少數的高深的文言文來喚醒民衆，所以革命文學一定要淺顯明白，纔能感動平民讀者，纔能喚醒平民讀者。否則，他們連詞句也不懂，瞎子看美人，聾子聽音樂似的，又有什麼興味。沒有興味，當然不能感動他們喚醒他們了。

(三) 語句應該逼近平民口吻。語句逼近平民口吻，然後平民的痛苦纔能一一活躍在紙上；這樣的作品，在文字本身，方有生命，在平民讀者，方能欣賞。可是如何纔可使語句逼近平民口吻呢？這裏有二項方法：

(A) 引用諺語已在前面說過了。

(B) 語句的土話化。文學第一要件是真實，但是我們中國，因着言語與文字分離的原故，常常有許多俗語土話，很足表現其簡性、人格、思想、情感的；卻不能用適當的文字表現出來，或是即能用適當文字表現出來的，也因作者嫌其俚俗之故而不肯用；於是便不得不借用他語替代，這樣便失卻真



實性了。現在，我們從事革命文學的創作，一定不能如此；那麼便不能不求語言的土話化了；（注意：語言的土話化，並不是完全採用土話，不過是取其近於土話罷了。）

從以上看來，我們可以明白革命文學與平民文學是一而二，二而一底了。所以我們竟可以說：「真正的平民文學，必須取革命文學的內容和精神，而真正的革命文學也必須取平民文學的形式和精神。」這樣，兩者合作，兩者調和，於是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這種新文學，才是有價值的革命是有價值的平民文學。

一九二七年一箇深秋之夜在蕪湖

青年當負有提倡勞工教育的責任

李懷清

（一）引端



現在提及青年的責任問題，可算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因為它的範圍很廣，雖是時間性空間性相同，而各人的主觀，——直覺不同，那意見怎會一致呢？不過我以為我們青年，——生在我國現在政治未上軌道，革命尚未成功的當兒的青年，大家猛省一會兒，總有一箇比較更急切，更需要的大責任，端待我們負擔起來吧！這箇責任是什麼？就是積極的提倡「勞工教育」。「勞工教育」是革命化，勞動化，全人的教育，它是新潮流的產兒，占有教育史上僅短促的一頁，現在已有少數人注意研究了。我這兒在未入本題以前，先談談青年在革命上所占的地位，那提倡「勞工教育」的責任，更見得我們青年不容漠視了。

（二）青年在革命上所占的地位

青年這兩箇字，大家都覺得是很動聽的，什麼民衆的領袖，什麼社會的中堅分子，什麼國民革命的先鋒隊，——生力軍……等等頭銜，都加在我們青年身上。而羅素從前在中國演講，有一次也說：『中國的青年，是世界上意志



最勇猛，思想最徹底，前途最無限的青年。」那末，我們青年，究竟如何會有這許多榮譽？又如何才無愧於做一箇青年呢？因為我們血氣方剛的青年，頭腦比較清醒，還沒有十分受到惡環境的同化；且特具有勇敢犧牲的革命性，是感情熱烈的，是思想常站在民衆前面的。而且在目前舊家庭制度束縛之下，舊禮教統馭之下，買辦廠主剝削苛待之下，帝國主義者經濟政治文化種種侵略之下，我們青年的生活教育各方面，都感受特殊的苦痛；所以青年參加革命的要求更熱烈；領導民衆革命的呼聲更悲壯！諸位若問我爲什麼要提倡勞工教育，我且在下面略加解釋。

（三）積極的鞏固黨基不得不提倡勞工教育

我國的民衆，勞動者可爲代表；而大多數勞動者，所包含的是農工——單農民就占百分之七十五——農工誰都知道是造成光華燦爛社會的恩人！記得孫總理曾說過：『農工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他又說：『民生主義能實行與否，就在農工身上。』據此，可見我們要早日完成國民



革命，若不腳踏實地的依照總理遺囑上所說的「喚起民衆」——其實就是指的大多數的農工——單靠着軍隊的征服，政治的革命，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是萬萬不會澈底的。而我們一般自命爲有作爲的青年，鎮日價眼裏看着那些蓬頭垢面的農工，在那泥犁地獄裏度着非人的生活，耳裏聽着那些手足胼胝的農工，在那火炕裏亂滾呼救的哀唸，怎不揮着同情之淚，去設法指導他們，認識自己的地位，了解革命的意義，一齊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綫上，向我們的敵人進攻咧！！

（四）消極的剷除反動勢力不得不提倡勞工教育

但是說來也可嘆！教育幼稚的我國，距普及的目標，尙不知有幾千萬里。可憐一般勞工，大都目不識丁，頭腦簡單，容易受人家的恐嚇誘惑和利用；往往認賊作父，而不自知；有人以好意待他，反有如美國林肯解放黑奴，黑奴當時轉而詛咒林肯的怪現象發生哩！語云：「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我們鑒諸已往，恫念將來，值此訓政開始，從事建設，心理建設當與物質建設並重，原來二



者互爲因果我們可不注意及之麼？

(五) 根據教育原理促進社會進化不得不提倡勞工教育

而且我們更要知道：教育的目的，原是發展箇人的本能；教育的方法，原是幫助人類去創造文化。今我們既承認社會是一箇有機體，每箇人就是組織社會的分子，所以要想改造社會，建設社會，必定要使得各箇分子都純粹，都健全，然後才有希望，才有力量。總理曾經也講過：「……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了解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要農民先有覺悟……」然如何使得他們自己覺悟，如何培植他們的新思想，那自然決不是單靠一時的口頭宣傳，或多黏幾張顏色標語，所能濟事的；還是要積極的提高程度，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他們都漸次受「有主義的教育」的洗禮，才是治本的辦法哩！唉！像我國向來這種畸形的貴族式的教育，難道適合於現勢潮流，而是全人的，合理的教育麼？被資產階級所壓迫的農工，眼巴巴地

抱着向隅之歎，難道教育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麼？

(六) 希望青年負提倡勞工教育的責任

諸位同志！我們放大眼光看，小我的一切，都是社會的；我們千幸萬幸，得享受一些學校教育，完全是社會汗血的結晶！那末，我們是不是忍心只圖着發達簡人，抱着升官發財的念頭，以圖揚名顯親，或光大門楣？凡事莫謂理想太高，只要我們有勇氣去幹，成功原是努力的產兒。我們不要取旁觀的態度，消極的態度，一切的壞現象，都由於我們自己不長進，不爭氣。我願我們做一架鐵橋，給那些勞動者安穩穩地渡過；我願我們做一枝火煤，去燃着那燎原之火底絲絲，（勞工）而燒斷束縛我們自由的繩索！我親愛的青年同志們！勞動教育的曙光，將要升到水平綫上，慢慢地照遍大地了！我們大家預備着手攜手兒，操着銳利的鏟鋤，向着「勞工教育」的荒原裏去開墾吧！只問耕種，不問收穫，只盡義務，不計報酬；這樣，才可算完成我們青年最急切的責任，也才是中國今日今時所最需要的人才！





(七) 尾聲

腐詞爛語，信筆拈來，野人獻曝之譏，自知不免。然因我這一次脆弱的呼聲，能多少引起讀者諸君的共鳴，將來對於這箇「勞工教育」問題，加以切實的研究，並負起提倡實施的責任，那就是我草這篇文章的微意了。

1928, 4, 30. 於中堅村

悲慘的回憶

趙·究·敵·

一天傍晚——在去年十一月裏——我們第6自修室裏，圍着一羣同學，在熒熒的電燈底下，正手舞足蹈地閒談着；其實，都在那兒等晚餐的鐘聲。門兒忽呀的開了，司閘室的浩如，急急地進來。

「趙先生在此嗎？家裏有人來看他。」他在室中逐一的瞧着：

「吾在此地，誰人！你去喚他進來。」因同級中姓趙的祇有吾一人，故敢武斷地應着；同時心中還存着快觀的思索：前星期吾不是寫信歸去催用費嗎！



現今大約就託人帶錢來吧。

室中喧擾的聲浪，不覺暫時停頓了。

「嘿！他們家中人來，大約又帶食物來了，我們正在肚子飢餓，替他共產吧！」

「同室的C君，用宣傳式地喊着：

「對呀！贊成呀……大家不要走開！」室中一起嚷着：

這時浩如已走出去了，忽踏進一箇瘦長的男子來，我一望見，不禁很驚訝地想：他不是和喪事人家打雜差的黃司務嗎？他甚麼……莫非……

那諸同學箭一般的視線，齊射在他身上，見他兩手空空，不覺都懷着失望的樣子。

「呵！和少爺！你恰巧在着，真巧極了！夜飯吃過沒有？」他跨進來望着吾說：

「黃司務！你莫非趁航船來的嗎？爲甚麼這樣晚呢？我們夜饌沒有吃哩，你在此便飯吧！」吾帶懷疑而款待着，順便撥了一張凳子給他坐。

「吾是趁划船來的，方纔到此，飯已在小館子上吃了。」他一邊坐下去，一



邊說：又躊躇地頓了一會，才歎口氣道：「和少爺！家中寄來的快信大概你沒有收到，我是奉你們家裏的命，來同你歸去；因不幸你們的母親已亡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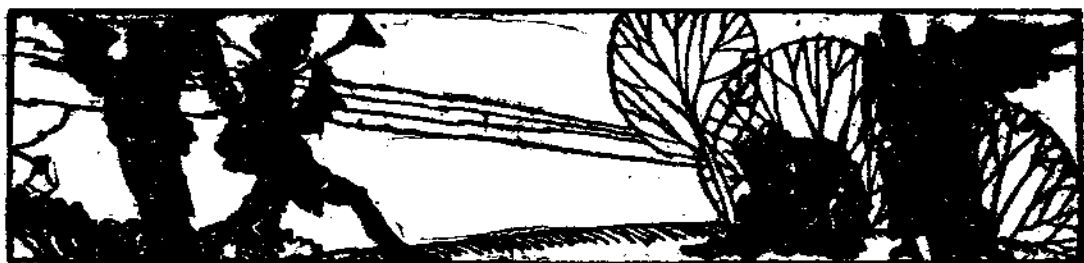
「：真的：麼！」吾不等他說完，忙立起身來，向他瞪着眼顫慄地說：

「唉！吾知道你聽得了這消息，不知要怎樣地驚詫，但吾也不得不向你說明，請你鎮定些，不要過於悲哀，急壞了身子，不是玩的。」他對吾說：

含着失望的許多同學，本想退出去了，聽了突來的驚報，卻都立定着爲吾驚呆了。

吾的靈魂，好似已被驚人底噩耗驅馳到室外去了，向着白漫漫的電燈泡癡望着。室中一切都變成模糊狀態了，一絲一絲的慘淡光綫，由燈泡中分射出來，佈滿吾飽含水分的眼前；一點一點的熱淚，不由向桌上落去，那 *Table* 的洋裝的封面上，早沾着若干球面小點了。

「噲！黃司務！吾記得上月歸去，母親明明還很健咧，怎麼現今就說他不中用了！到底什麼一會事？」吾突然問他：



「唉！這事原好似平地一聲霹靂！不要是你，就我們一鎮的人，也何常想到。前天下午，我還見你們老太太和你的小妹妹，在牆門口，他再帶笑地問吾：『黃司務，你沽酒嗎？』據說這夜臨睡時候還很快樂，誰知明天朝上——昨日——身子就覺得有些不適，忙請醫生診治，經他說也不妨甚事，不過日積月累，蓄了些風寒，吃幾帖散風藥，就會好的；那知到後來，藥還沒有煎就，病卻漸漸沉重，喚他也不應，推他也不動，昏昏沉沉地閉緊了兩眼，在那裏急促地喘着；及趕快去請Y先生——鎮上的名醫——已來不及了，據他說是氣喘症，沒有救藥哩；那時你的父親可發急了，忙喚張媽到觀音堂去求仙方，但同時，你們的老太太竟默默然長逝了！唉！依吾看來，人是總有死日的，像你們老太太這般年紀，也不算天壽了；而且一天也沒有遭牀第之苦，和睡一般的死去，總算善人善報；不過兩箇親生兒子，都未曾送終，這是覺得欠缺些！」

吾聽到「都未曾送終」一句話，幾乎要痛哭起來，若沒有許多同學在旁邊。



彼此呆呆的好一會不說話，鐘聲卻照常噹噹……的響了，同學們才懶懶地出去，都露着替吾悲哀的樣子。黃司務趁他們出去的當兒，也告辭了。臨走的時候，他安慰吾道：「今夜早些安眠吧，明天清朝去趁早班划船，可以早些到家。」

吾含糊應了，送他出去後，依舊還到自己坐位上，心中填滿愁緒，再沒有心去吃飯了，呆呆地向壁上的「嫣然」——一張油畫——出神，見他一種神祕的笑容，或許在嘲笑吾失慈的孤兒吧！

「究誰！你甚麼夜飯都不吃？縱然急壞了身子，你母親再也不會復活了！況你常常說，你已出嗣了，已脫離你原來的家庭了；不是你還說，嗣母是很歡喜你的，那末你也何必這樣地悲傷呢！」同級的知友K君，他手中捧着面湯，用很誠懇的言詞來慰藉吾：

吾一邊很感激地應着，一邊雙手扶着頭靠在書桌上細辨他所說的話，確實句句不差，但想到十餘年的含辛舖養，畢竟那能忘卻！

今天所教的三角習題，不是還沒有做；那 *Description of a day in winter* 一篇英文綴法，不是還未完卷嗎！可要快些做功課吧！唉！很慈祥很關切的母親已去世了，還有什麼心緒去做那煩悶的工作呢！吾心中爭辯着：終究被消極的思想佔勝了。

吾往常不是很喜唸書嗎！今夜爲甚麼聽見了旁人的讀書聲，反覺煩厭呢？
……：……：……：吾低着頭，腦筋很錯亂地不住的想着：

一百二十分鐘勉強過去，搭冷搭冷退自修的鈴聲，在那裏吩咐着，吾也跟在別人的背後，糊裏糊塗的走上樓梯，到寢室裏去。往常吾和同室諸人非聽得息燈鐘，總不願停止自己的喧噪，今夜卻成反比，吾沒精打采地趕早爬在牀上了，那知趣的室中人，也不像平日的調笑，電燈還沒有熄滅，室內的鼾聲，已從帳外鑽進吾的耳鼓來了，好似催吾早些安眠，明天好去趕路，但沮喪的吾，睡魔再也不來光顧，卻眼睜睜地引起許多心事：

吾記得前月因嗣父撒手歸去，吾母親還很健地含笑道：「和兒，你歸來了





嗎！你的面兒爲甚麼這樣地消瘦呢？這幾天飯量可好嗎？到底學校裏功課煩忙，但你也不必過於用功，像那秦家五官，不是爲了讀書太用心，成了肺病吧！這不是玩的。」

回校的上夜，當吾去叩別她時，她又慈靄地叮嚀：「和兒，你此番去了，大約不到兩月，又要放年假了。明日朝上趁輪船時候，你須多穿些衣服，因爲這幾天很冷，倘然一旦着了寒，生起病來，那是自己受累；校中的同學，自己也管不周，誰能來看護你呢？……唉！吾真老邁了！好端端又要說『生病』不吉利的言語了。」她是何等的關心慈愛呵！不料這次是相見的末一會了。

上一年的年假內歸去，卻在她大病方愈的時候，她還有氣沒力地對吾說：「吾做娘的幾乎不能和你會面，前天發病，足足臥了十天，吾想此次果然遭着不測，你的大哥又寓醫在別處，你又不在家裏，那是吾死後的口眼不能閉咧！幸喜靠了朝南觀音的仙方，居然慢慢地痊癒了。和兒，你想吾的老性命多麼危險呵！」唉！不料隔年的讖語，竟在目今實現了！



她年紀是近五十歲了，身體還清健，除卻了氣急的毛病這已起在三年前了；吾雖頻頻勸她到醫院裏去醫治，可是她總不肯，也許不捨得化錢吧！現今致死的禍根，倒底爲了這毛病，可憐！

一樁椿亂麻似的事，真想不盡咧！那 Sweet Dream 刺繡的十字布枕上，早濕透了！冬天本是日短夜長，尤其是這夜，那司夜的神，再也不肯拉開他大自然的黑幕，可是吾的腦兒，昏沉沉地發暈了；心房中怦怦的跳動，很明晰地聽得的確，身子疲倦得支不住了，才漸漸地到黑甜裏去，給吾暫時的安慰。

「呀！不早了，吾被烏鳥……絲廠裏烟囪內發出來的聲浪催醒了，霍的穿衣起身，那玻璃窗上，僅蒙着魚白色。吾想起昨夜的事，是夢是幻呀？但覺自己眼眶裏的筋肉，確已緊張着許多；此時或許還呈着許多淚痕哩！吾開出門去，那蒼淡的星光，還隱隱地看得見；下面一排自修室外，仍黑魃魃地闕無人聲；天空中一羣烏鴉，仍照例嘎嘎地飛出去覓食，嘴裏還好似呼着：「可憐呵！可憐呀！」不由引起吾昨夜的事情了，在一帶走廊裏踱來踱去，和壁上淡淡的



人影，猶如作雙行的體操；一排寢室裏的鼾聲，還呼呼……地吞吐着，表示疲倦了一天的人們，還在睡鄉裏沒有回來。

東方漸漸地亮透了，起身鐘已在響了，我兀自踱來踱去，忽兒背後伸過一雙手來，拍着吾的肩。

「噲！……趙，你是否在那裏發獸嗎？」方才起身的A君，見吾在着作往復運動，他奇怪地問：我知道他沒有明白吾的衷衷，向他苦笑了一笑。

我洗漱完了，仍還到寢室裏，收拾吾簡單的行李，預備歸去替換用的；再拿出幾片雲片糕，聊以充飢，坐在牀沿上吃着想着：這時同寢室的三位同學，還沒有起身。

「趙先生起身了嗎？你們家裏人在門房裏等着。」浩如在樓下提高了嗓子喊着：

吾應了一聲，忙提了衣包，急沖沖地跨出門去，奔下樓來，直到門房裏，委實沒有心兒去告別諸同學哩。見黃司務正在校門口的小販處買烘糕，吾忙催



他動身，他付了糕錢，才一同往B門進發，去趁八點鐘開的划船。沿途的風景，確已洗淨了城裏的塵俗氣味了；那熹微的晨光，從路旁枯樹枝裏射透過來；汪汪……的犬吠，和遠處的雞鳴，隱隱地從人家炊煙裏繚繞出來；逗留在電桿木邊的小雀兒，彷彿在那裏叫寒，賣菜的農人，挑着擔兒到城裏來趕早市；清早的佳景，可惜入了傷心者的眼裏！不一時，到輪埠了，早等着許多趁早班的旅客；小販挑夫們粗暴的聲音，鬧暈了清朝澄潔的大氣了。我們立在沿河的高橋堍下，專候開來的划船。

鑼鑼鑼……划船上的小鑼聲響了，那塗着朱紅色的尖頭船，在橋洞裏跟着鑽出來了。

「到乙鎮的划船開咧！」船頭上立着一人，一邊敲鑼，一邊帶些寧波的聲調喊着：

我們喚住了船，才一同跨下去，船兒驟加了兩人的重量，幾乎往一邊側了過來，艙中早擠滿了許多客人，我們勉強坐下，吾近旁蹲着一箇很髒的苦力，



他衣服上傳出來的氣味，常光降到吾鼻子裏來，不是吾蒙着悲哀的事，早已作惡了。

「和少爺，你朝粥吃了沒有……哎呀！你甚麼這樣？」黃司務望着吾的眼睛，這樣地說：

吾糊亂點了點頭，卻引起吾問他昨夜住在怎麼地方：原來他在城內小客棧裏宿了一宵，據他說被臭蟲的纏擾，整夜沒有好好兒的合眼。

談了一會，不覺想起校內出來，外宿證也沒有填寫，門牌也沒有調換，桌上亂堆着的書籍，也沒有整理……唉！最親愛的母親也失去了，還有怎事要緊呢！那勞什子的書籍，隨牠去吧。

同時吾望着對方的黃司務，正在那裏打磕和吾側面垂着頭打盹的苦力，好似衙門口蹲着的一對石獅，還有一箇髭鬚滿面穿短衣的人，面仰着天，兩眼緊閉着，一望而知已沉入酣睡中了，但口中還緊緊啣着一枝燒殘的香煙；後艙坐着幾人，被船上的竹筴撫蓋着，一時也看不清楚，好似一箇中年婦人，



在那裏和一箇帶小帽子的人，高談闊論着，吾因別有心事，也沒有聽清談的什麼。吾又呆呆地思索一會，復擡起頭來張望，打磕的仍是打磕，談論的仍是談論，那啣着的一枝香煙，卻幸已撞滅在他作裙（註）上了。回望船外，卻在一起微波的蕩漾中，空間的日光，不覺已照在船頂上了。橄欖式的船身，被舟子猛力的划着，只向前如箭一般地衝去，僅聽得潺潺的水聲。在那裏流着，吾仍沒精打彩地垂着頭，恨不得立刻到家中。

「和少爺，你肚裏飢餓嗎？」黃司務已醒過來了，手中捧着一堆烘糕問吾。吾搖搖頭，仍繼續吾的胡思亂想。舊小說上不是常載着『反魂』的事嗎，或許我的母親，也能回魂吧！心中不禁默默地禱告着：「God! Play thou to Let my dear mamma come out of her swoon!」

「黃司務！鎮可要快到嗎？」吾突然問他：

「近哩，你再等一歇。」他答：

兩人靜默了許久，黃司務忽很得意地喚着：「和少爺！家裏快要到了，你預



備着吧。」

吾聽了，忙移視線向船外望去的確，船首的向對，露着一帶叢林屋宇，N寺——Z鎮的古剎——的旗竿，高豎在雲霄間，望得見了，就知離Z鎮不遠了。打盹酣睡的人，都催醒過來，一片談論，也不由打斷了。

船上的小鑼，又在敲着，一般久坐的船客，都懶洋洋地伸着腰，立起來預備上岸；但可憐的吾，心中卻怦怦的跳了，一記記的鑼聲，好似都擊在吾心坎裏。船近了岸，吾首先跳上去，也不管黃司務咧，衣包咧，一口氣奔歸去；過了七橋，就遠遠地望見我家，見牆門口聳起兩竿悽慘的蠟燈，不覺心弦上起加速的振動了，近傍的鄰人，好似都現一種替吾可憐的容色，在那裏望着。吾到了門口，不禁想着：今朝依舊門牆，卻少了一箇慈祥的老人，更何處能尋他笑逐顏開地「和兒你回來了嗎」的一聲呢！

「和少爺，你來……」張媽迎着吾說：

失常的吾，那有空兒和他講話，好似瘋人般的直衝進去，那悲雲慘澹的孝

韓中，不覺平添了一種激烈悽切的哭聲。

(註)作裙(係一藍布製的短裙。江浙間工人工作時繫之。)

一九二七，十，十六，作於蘇中

桃兒底一封信

徐·誠·瑩·

母親呵！

這零碎的鶯兒，

你能看一看麼？

這些字，

在沒有我以前，

已隱藏在你的心懷裏！

——繁星一二〇——

母親，離了您底懷抱好像已不知幾千萬里；不見了您底容顏更好似已不





知幾萬千年；可是我底心兒嘯，卻始終不會有片刻離開過您呵！——雖然我也曾在那更深夜靜，路寂人稀中，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下過決心；在那我離您底時候，暫且把您忘卻；省得心頭時掛着淚珠！然而到頭來終究是呈了一箇事與願違的現象！終究是呈了一箇事與願違的現象！在那孤寂底沉默中，在那午夜底夢回候，第一箇闖入我意識界裏的總是您！第一箇展現於我眼底的總是您！唉，我真無法：在這世界末日之前，使我自己能有極短的，極短的一忘刻卻了您！

母親，此刻我又想起您了！落霞底餘光中，回家底同學們可怕之臉；這時又深刻地展現於我眼底，並且好像仍在帶了淺薄底微笑在對我說：『小子！我們回家了！——我們去受慈母底撫慰了！然而，小子！您呢？您卻只能留在沙漠般枯燥底校裏；您卻只能留在冷廟般空虛底校裏；故鄉，家庭，母親，都只能浮泛在你三更底夢裏，漂泊和流落才是您生活底真實！』母親，在這樣底情況下，我真不能不想起您了！



母親，您時常對我說：『幼年喪了母親或父親，是人生最痛苦底事！』在初，我最多也只能低低我底頭兒，表示我似乎並不反對；可是每次我不知如何總呆然地望着您底臉兒，凝視，好似要在您那臉上找出這話底證明來。雖然有時看見您眼角掛着淚珠，而使我自己也不期然的跟着您流下淚來。然而，母親！到底您爲何流淚？我爲何流淚？我卻始終不會有過一次明白他底原由！甚至有時，也會疑惑這也許是您騙我底念頭在我心頭輾轉。直至我底父親死了之後，您底這句話才給我深切地認識。才知您當說這句話時流淚底原委。您當日底痛苦，也從我自己底身上知道了！——不，母親！您當日底痛苦，我那能於我自己身上知道呢！我父親死的時候，我已十歲了！您底父親死去，您卻週歲都未滿？我父親死了，卻有您這般的幹練，並且一切痛苦都願獨自忍受，所以我也不十分感到痛苦；然而您呢，父親死了之後，您底母親——我底外祖母——是沒您這般幹練，一面又因您沒有哥哥和弟弟，所以族人們便把您父親遺下來底產業奪的奪，佔的佔了！您底母親沒有勇氣反抗，只眼睜



睜地看着人們把自己一塊塊，一塊塊底宰割！傷心時不是傍着外祖父底棺木哭泣，便是伏在枕上流淚！有時，實在忍無可忍了，只有去走向人乞憐底路，於是未滿週歲底您，睡在搖籃裏，空空的一室，黑暗和孤單作了您唯一底伴侶；若然狗兒和貓兒因不滿而打了起來，或討厭底烏鴉唱起了牠單調底歌來，您如被擾而醒了，便哇哇的哭了起來想喚唯一愛您的您底母親，可是您的母親這時不是正在人前流淚，便是正跪在人前禮拜，那能聽見家裏您弱小的底呼聲呢？您哭得倦了，往往自己仍在那悄無聲響底宇宙中，再睡了去！母親，您幼時所受底痛苦，真何止勝我千萬倍呵！

母親，您在艱苦底環境中生長了！漸漸的在世界之夢中長大了！然而人生總是痛苦的呵！人生之路的延長，和着痛苦底增加，是成正比例的！所以在您十九歲底一年，嫁到了我底家，也就是您第二箇家，來了之後，您便又在這所謂的人生道上更深陷了一層了！

「天下父母愛小兒！」我底祖父母，大約也嵌入了這條定理了吧！您嫁過



來底時候，我小底叔叔雖還未曾生，可是祖父母底兩顆心，卻完全種在我大底叔叔身上，又加了我兩位姑母的挑撥，我底父親始終不會得祖父母底歡心，平日不恨就難了，「愛」簡直是談不到底事！因了我父親是處在這樣底情況之下，所以您簡直作了我祖父母和二位姑母底眼中之釘！母親您是會在那冰堅似石底清晨，獨自支持過十餘人吃的早飯；您是會在那寒氣逼人底深夜，對着孤燈等待着，我喜歡在外玩的父親歸來；您是會把您全盤底精神，去料理那家事；可是，可是，您仍不能得祖父母底絲毫歡心；您仍不能使二位姑母有毫釐感動；他們給您的仍是那：

「懶東西！」

「嬌養慣底小妯，不配到這裏來吃飯！」

等等的酬報；母親，誠然您真如他們所說的，「是嬌養慣底小姐！」您底母親自二十歲那年嫁給了您底父親，所結的果實，卻只有您唯一底一顆，所以除了不得已的外，其餘也正如您不願您底子女承受痛苦般，不願使您承受痛苦。



苦。自從嫁後，這種燒飯，料理家事，都是您會而不慣的事！然而，事實上您不得不做！這在物質上使您夠受痛苦的了！然而所得的結果，淺薄底同情都不可得而只能得些深刻底漫罵，並且這時我底父親，也不能深切底了解您，每每清晨出去了後，不至深夜很難回來，您底精神上於是又帶了沉重沉重底感傷。母親，您痛苦底肺病便在那時開始，心痛底病症也便在那時種了根！

時光姊姊悄無聲息地走了，這原不關我們底事，但您底病卻給他漸漸兒加重了！心痛，氣喘，不時底使您不能起牀，雖然他們仍時時給您以：

『裝佯！』

『假病！』

等等的冷諷熱嘲，您也曾幾次因此而帶了病兒，勉強起來工作，然而病終於日深一日，在他爆發時，您終沒有體力再起來了！就是聽見了他們底漫罵，也只有伏在枕上流淚，而悲傷自己的命運！他們見漫罵失了效力，又不願在您病底爆發期中料理您和我父親底二份飲食，再因了我父親不能像他們希



望他般底升官發財，於是他們便輕輕地把您和我底父親同他們分開了！

舊的大家庭制度，您真怕極了！所以在名義上是分家，實質上拿不到絲毫遺產的您也願意！您願拿您所得底遺產來維持您和我父親的小家庭，然而母親，您底痛苦卻決不會減少的呵！我底父親當時仍是滿孕着孩子氣，有時玩得高興時竟會幾日夜不回家來；用人雖也有幾次，但幾次總給二位如狼似虎底姑母，和我底祖母逼着走了；母親！茫茫底塵寰中，淒涼和孤單，織就了您底生活！有時您底病略好了些，自己起來燒飯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事，祖父母，姑母雖在您房間的隔壁，雖然他們到廚房裏去底時候，必須經過您臥房底門口，雖然您病中底呻吟，他們可清淅地聽見，然而，他們總好像不會聽見，不會覺得您輾轉底飢腸，母親，只能把那糕兒和餅兒來把他充實！

自您嫁後十一箇多月我底姊姊在您和我父親二箇夢的接觸中飄蕩了出來！於是姑母們又想中傷於您，而說：

「不滿一年所生底子女，是『私生子』」



想我底父親因此而遺棄了您；讓您直跌入悲哀最深層；尙幸我父親底理智還完全未汨滅，所以不至生什麼問題，可是您伏着枕兒飲泣，已不知經過幾箇無聊底白晝，和幾箇慈悲底黑夜了！

母親！這一件事像流水般下去，光陰般過去，平淡而且絕無回響；在當時您也許也曾爲了從此有了伴侶而安心吧？也許您在那人稀路寂，更闌夜靜中，也會在滿鑲着淚珠在眼角，帶了一絲微笑，吻了吻我姊姊底小臉，叫幾聲『我底女兒！』『我底伴侶！』吧？誠然，這是值得您「雀躍三百」底事，有了我底姊姊，在燈昏月白底黃昏，我父親尙未歸來底時節，您可不感到深重底淒涼和孤單了！然而我底姊姊，終於消耗了您很多底精神，而使您底病更深了一步！

過了十幾箇月，我底哥哥又到這世界上來了！母親，在那時您定會又輕輕說着：『我有兒子了！』而笑幾箇甜蜜底笑吧？然而「人生」終是痛苦的呵！所謂仁慈底上帝，他決不願人們有片刻底快樂；片刻的安慰！否則，他便要對



您「忌」和「妬」而使用他最殘酷，無情底職權——使命運之神來壓迫您；使命運之神來推您入苦悶底深淵！母親，您終於又於牠底翼下屈服了！「病底魔鬼」在「命運之神」的指揮之下，包圍了您；於是飲食發生了問題，子女底保護發生了問題，但誰又來助您呢？您底父親吧，早與您永離了；您底母親吧，也不能日日在您身邊；您底丈夫吧，雖然他已不是從前了，可是這種事，都是非他所能勝任的！他人吧，他們都見了只當不見的！您只有支持着您數日未進飲食的身軀，來料理一切底瑣事！啊啊，唯一愛您的真只有您底母親呵！只有她憐着了您，把我週歲方過底姊領了去，代您執行母親的職務。這一方面固然減輕了您肩頭上幾許的責任，減輕了您身上幾許痛苦；然而終究因了和愛女的分離，而常使您涕泗橫流，咨嗟嘆息！

您底病雖漸漸的好了些，您底身體雖慢慢的又踏上了那健康之路；可是，母親！您感傷底情調，並不會有絲毫底減少；當時在夢裏，您也常常這樣地喊了出來：



「啊，她小小底靈魂是不幸的！」

我深信這時我姊姊受傷底靈魂，時時在您眼前飛過；於是在您心靈深處於不知不覺中迸出了如此底呼聲。母親，這是不致於不對的吧！

自後十年裏，父親回了心，您也夢夢的過了！——不，您那能夢夢的過呢！上帝，人們認為仁慈而實則頂頂殘酷底上帝，那能容您夢夢的過呢！苦痛那能不光臨您呢！在那燈昏月白底黃昏，母親，您不是滿眼鑲了淚珠，淒然地對我這樣地樣說嗎：

「人類終是殘酷的！人們底血肉橫飛，他只是像看着庭前空中底落葉；他只是像看着池中在噴射着底水花！人們底雙淚低垂，他們只當柔和底春水在蕩漾！黑暗和殘酷充滿了這人間，光明和同情絕跡於這世界！——您想：天下那一對母子之間不維繫着高尚而且純潔底「愛」，那一箇兒子失了他底母親不會哭泣！那一箇母親喪了她底愛子不會悲啼！我深信在這地球尚未破碎之前，決不會有這種違反情理底事實會出現！就是貓兒失了幼子，也



會高鳴着找尋；麻雀失了愛女，也會啾然而呼喊；難道所謂有靈性底人類喪了愛子能不哭的嗎？然而，唉，說也可憐！您還有的二位哥哥死了，我去哭！但您底祖父卻大不為然，以為出世未滿週月底孩子死了是不值得哭的！於是又冷譏，熱諷，漫罵，阻止……真使我啣心裏要哭，而卻又不能！『啊啊，母親！這淡淡的幾句，寫出您了對這世界幾許悲憤，這幾年中您生活上底幾許痛哭呵！從我又在您不幸底生命中飄蕩出來之後，於是，您底心兒，更多受了許多人們所賜給您底利刃的創傷了！母親，我真對不住您！假若沒有我，我深信：現今的您，決不會如此底衰老；如此的虛弱的！然而這些事，都應由我負責嗎？這當然不能說：與我無絲毫關係，然而，大部份底責任，還是應由社會去負！可是在這社會尙未能負起這種責任之先，我是很堅決底記着您心頭底創傷；直至冷了我最後底一滴血，咽了我最後底一口氣，我底母親呵！

母親，這幾許真都是您心頭底創傷呵！

——真的，只有天真底孩子是純潔的！他不知道世界上的所謂『好刁』！



他也不認識世界上的所謂「勢利」；他只憑他簡單而高尚底心情，來對付他四圍的一切！母親，那是一箇春天？還是秋天？我已沒有力量再去回憶；我只記得那是一箇穿夾衣的時候。淡淡底陽光，從窗上射入來，照在您底身上；照在您底髮上；照在您底臉上；絲絲的！縷縷的！坐在您懷裏底我，似乎耐不住了！死般長久底安靜，便從您底懷裏下來，在您面前玩了！天啊，禍事真便這般來了！呵！我喜歡吃底蠶豆，射入了我烏黑的眼珠，我便不顧死活地去在蠶豆底碗裏拿了三粒；可是坐在碗兒對面底姑母卻惱了，不禁生龍活虎的立起身來，把那碗兒都丟了！碗破底聲音，嚇得我又跑回到您底懷裏來伏着。這時您有沒有流淚，我不知道；但當時您沉重底嘆息聲，卻至今還在我底耳邊波動呢！母親！

是一箇初春之晨吧！陽光普照着大地，微風輕拂着樹梢底時候，我又在庭院中玩了，祖父底房裏，忽來了一箇人，於是那房裏底空氣，便由安靜而緊張了！語聲，笑聲……都從窗隙裏門縫中送了出來。啊啊，好奇是孩子的天性呵！



所以我終於由玩而呆立靜聽，由呆立靜聽而走了進去！然而一進去，一切都不是理想中般底甜蜜；一切都覺得淡然，望了幾眼也就出來了！可是晴天底霹靂就這樣打下來了呵！姑母口口聲聲說我把她底珍珠偷了，母親，那是多麼的一會困難事呵！賠她錢既不要，賠她物又沒有，終於惱了我底父親，把我打後還一定要把我投諸清波萬里！母親，您既沒有能力反抗我父親；您又沒有勇氣永離您愛兒！但除了低低底飲泣，還有什麼是您能夠的呢？後來，我所受的痛也夠了；您所受的痛也夠了！姑母目的的一部份也已達了！所以她在洋油箱底下面算把珍珠找着了！這事也便平淡地結束了！可是，母親！我知道您心兒所受底創傷是深刻的呵！

地球迅速地轉向夜之國裏去，可是多情底夕陽卻還在西山頂上紅了臉兒，滿露着離愁惜別底情緒，微風頻頻地輕拂過這茫茫的塵寰，但人間的炎熱仍未能整箇的消去；房子裏簡直熱得誰也坐不下，所有的人們都坐在庭院中黃楊樹下，搖着蒲扇閒談着，忽然我和我大叔家的端奪起我的，小凳來



了，各自堅持大約有十分鐘光景，聰明的端於是又使用他底慣技，放了堅持在小凳上底兩手，坐在地上：

「桃，打我呀！桃，打我呀！」

底哭了起來，您們都被驚動了走了攏來，並且問我這事的原委，我顫然地說了，端卻只是哭着，坐在旁邊看報底祖父在這時放下了報紙，沉下了臉兒，在我頭上打了二下，並且恨恨的說：

「您將來不做流氓，我的眼睛觸瞎！」

我痛了便想哭，然而又不敢哭出聲來；我只「呆若木雞」地把兩隻烏黑底眼睛凝視了您。見您底兩頰，一紅真似天邊底落霞，一顆顆晶瑩而小巧底物體從你失神底兩眼中迸出。母親！我知道：當時您底心頭定又受了深重的創傷了呵！

一陣一陣底柔風，帶了我叔母似怨似罵的：

「我叫您不要和桃一塊兒玩，您卻只是不聽我。端，好吧！今天他推您河裏



了。您要知道：他們都是勢利的呵！」

送到您底耳鼓；滿臉橫肉的叔母，和週身水濕的端弟漸漸地展現於您眼底，您惱了，便拿了一根竹竿想出來警戒您這不肖底兒子。可是您一走出大門，鄰人們都向您說：

「伯母！您不要冤枉了您底兒子，端是自己跌下水裏去的，我們那箇不見呢！」

母親您呆住了！丟了手裏底竹竿，什麼聲息都沒有，只悠然地對我凝視着。可是，母親！我知道您底心頭，又多了一箇深深刻底傷痕了呵！

民國八年，我底祖父死了，我底父親也於後一日病了；母親！在這箇時期中，您更不知受了多少冤屈！病着的您底丈夫——我底父親，在在要人服侍，然而姑母卻只要您到我祖父底尸旁去哭泣；您既沒有勇氣反抗那殘酷底禮教；您又沒有力量對付這凶橫底姑母；您只能離了你半世來相依爲命底丈夫，而去坐在直挺挺底尸旁哭泣！然而「病着底丈夫」這念頭如何能驅逐



出您腦海呢？在隔了二十分鐘或半小時底光景，您總要低下了頭兒，不顧了一切回到房間裏去，看臥在牀上神志模糊的我底父親；雖然不久總又外邊去了，然而遲遲底步伐，戀戀底回顧，總把您來時走路底速度減低了！雖然您底臉上一直掛着淚珠，然而出去底時候，總比回來底時候多些！唉，母親，我知道：其中也沒有什麼高深和神秘底緣故，不過您自己底命運，和我父親底命運，覺得比我祖父底死更其可憐，和值得可哭罷了！

『您們——當然是指我底一家——早已分開了；這些遺產沒有您們的份兒！』

在祖父成殮的後一天，姑母便這樣地說了出來。然而始終未拿到絲毫遺產的我底父親那能甘心呢？所以便偷偷地到我祖父底房裏把人家底借票拿了一部份。可是，那真糟了呢！姑母說：

『這是她的！』（其實誰能證明這是她的呢？）

於是無法無天底辱罵，便借此開始了！雖然您們不久就把原物奉還了；然而



我姑母空前絕後底辱罵，卻只隨着時底運行，空底開展而更利害了！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她便拿了一把竹椅來坐在我們底房門口罵了！有時有病的我底父親，和陪着他底您夜來尙未合眼，聽見了她底罵聲，便兩眼紅紅地望望被她罵聲所驚醒的我們，您們倆總是默默地，默默地沒有言語。有時病中的父親方才入夢，您也想整理整理被兒暫睡一會，稍養您底精神的時候，姑母底罵聲又起了，夢中底父親被驚醒了，您呢，一面大約爲了不願我父親獨自一箇沈淪於這茫茫底塵寰中，一面就是要睡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事了吧！次次總又丟了在整理着的被兒，再去坐在我父親底牀沿上，晶瑩底淚水從您們倆呆滯的眼中淌了下來；但當您們遲鈍的目光和被驚醒的我們底目光相接觸時，您們倆總又寂寂地，寂寂地把流下來的眼淚揩了沒有其餘底聲息！您們這樣地挨過了黑夜底最後一段；您們這樣地挨過了日夜之交底蒼茫一片；您們這樣地挨過了這美麗的清晨；等到姑母精神上覺得疲倦或者肚子覺得有些飢餓了去了底時候，母親！您才敢輕輕地開出房門來，什



麼料理早飯哩，什麼請醫生哩，什麼煎藥哩，什麼……整整地忙了您一天，但當那黃昏底影子在牆陰壁角爬出時，您想稍微入夢，可是自早晨罵後睡足玩夠底姑母，終又開始罵了！黃昏深了，姑母罵了多時也已去休息了！這時四圍底聲息都已靜寂了去，好像是想給於您一箇入夢底機會似的，可是，母親！給姑母底罵聲煩得心緒不寧底您那能入夢呢？就是偶然安然地入夢了！而不久姑母底罵聲總又把您驚醒來了。在這樣底循環下您們千難萬難的度過了二十餘天，姑母覺得太枯燥而無味了吧！於是在罵底時候，一面再拾着磚頭和石塊，用力地擲在我們底房門上。當「砰」底一聲在空氣中開始波動時，母親！我總看見您身上起了一箇戰慄，唉！我知道：您心頭底創痕，比那門上底傷痕要深千萬倍呵！

母親！一箇秋高氣爽底七月給您挨過了！我父親自刎底事情給您消滅了！可是我父親底病喲，卻一天深似一天！八月也差不多將挨過了，——不，那裏呢，母親！我還深深地記得：這是八月二十八日的飯後呀！涼風中滿孕了丹桂



底餘香，烏雲中盡充着雨意！房門口姑母底漫罵方才停止，我們底心頭，也像放下鉛般沉重的物件樣的舒適了許多，但是在病魔鐵蹄下我父親底呻吟聲，卻更其低微了！立在牀旁的我們，對面無言，背面揮淚，死之神拚命的向我父親進攻，在十時一刻底當時，牠竟得了最後底勝利。

「啊啊，不要……去……呀……！」

懦弱底我們在哭聲中這樣地喊着，我父親也像聽見我們底言語似的悠然地蘇醒了轉來。當時這額骨高突，面帶死灰色彩的我的父親，仍持了十分鎮靜的態度，望了望您的臉，安慰着滿面淚珠的我們說：

「我不去啊！我去了，您們母子如何呢？……豈不要苦殺！……苦殺！……」

死之神在我父親說了這幾句後，又把我的父親攫去了；我們的哭聲中，喊聲裏，我父親又從死神的鐵蹄下逃回來，仍望了望您的臉，持了十分鎮靜的態度，對我們說：

「我不去啊！……我去了您們母子如何呢？……豈不要苦殺！……苦殺！……」



……
但父親說了這幾句，又悠然地死去了，在我們底喊聲裏，哭聲中，他又漸漸地蘇醒來，仍望了望您的臉，持了十分鎮靜的態度，對我們說：

「我不去啊……我去了，您們母子如何呢……豈不要苦殺……苦殺……」

「……………」

「我死了決計不要叫吉（我姑母底名詞）穿一絲半縷底孝！」

死之神仍不爲二次的失敗而灰心，仍再接再厲地進行在牠底程途上。於是我，不幸的父親又被牠攫去了。在我們底呼喊裏，姑母底微笑裏，化衣底白衣裏，受祖父傳染而病月餘的我底父親，便永別了這一箇所謂的「人間」！脫離了這一箇所謂的「世界」！母親，您底命運也就隨着我父親底逝世，而在這人生道上，更深的陷落了！

我父親的死去，姑母並不因少了一箇罵的對象而少罵些，而反像增加了

她的原動力，更罵得利害了！您也就首當其衝了！母親，記否？她曾在暮靄深重中，辱罵至您牀前，她底手指曾指在身染疾病的您底臉上；母親，記否？她曾在一箇美麗底清晨，罵您謀死了她底哥哥——您底丈夫，而欲再嫁。母親，記否？她會把您鎖在房裏一夜半日，而欲生生地把您餓死；幸而我的叔祖等得了消息來把您放出。母親，記否？人家在過快樂的新年底時候，我們卻日日沈浸於姑母底罵裏。

這樣的過下去終不是事呵！母親，於是您又想出暫回您的老家。然而我姑母卻像上帝付與了她特殊底威權似的，就連您從母家帶來的幾件東西也不准您移出我這破舊底家門。在無法中您便想趁她不在的時候，偷運着走了！那是一箇鵝毛般雪花紛飛的一日呀！姑母罵了一會，也覺寒冷而枯燥了吧！所以吃了飯便到她的一箇朋友家去了；您見機會到了，便去喊了一隻船，冒着雪花，戰着西風，把您幾件破舊的粧物運了，可是沒有運完，一陣滔天底罵聲，又隨着橫肉滿面底姑母從熱鬧的街上來了！我們以為住下去定更難



堪，於是也就索性不顧了其餘幾件東西走了！船開了，母親！我見您仍默默地對着牆傾壁倚底家門，對着暴跳如雷的姑母底身影。船開得遠了，您不禁流下了兩滴晶瑩的淚來，和着從窗口飛進來底幾瓣雪花，溶化成了一種神秘底物體！

然而，母親！您底母家又那是您久居之所呢！您底母家這時已住有您底堂姪；已住有您底姪孫，所以過了一年餘，終於又返我父親底故居了！

回了我父親底故居之後，不久姑母也出嫁了！於是在您衰老，憔悴的臉上，我也能偶然看見泛着幾絲微笑！然而，不久爲我們子女作牛馬底您，終於又因經濟底壓迫，而收斂了您很少底笑容，但是您仍常常作了苦笑對我說：

『您和您底哥哥把書讀好了，把破舊底門戶能支持時，我也得到無上底慰安了！』

前年我底哥哥在S大學畢業了，母親！您以爲總可減輕些肩上底責任了！然而事實上又只給您幻滅的悲哀！母親！社會賜給了您許多痛苦！社會在您

心上造了無數底創傷！然而，母親！社會也不是獨苛於您的！他是拿了他這
種禮物——痛苦和創傷——會送給了天下無千無萬底母親。這些母親真
與您一樣地可憐，一樣地可憐啊！所以我已預備了我鮮紅底赤血，並那千金
難買底頭顱，去打開天下母親底械鎖！去沖毀萬惡的社會之宮了！以我成功
的火花去作為送卻舊社會底葬禮；以我成功的火花去作為引導新社會底
使者！

日本的一箇小學教師在上日俄戰線底時候說：

「我底心已交給了日本底天皇！」

然而，母親！我卻對您說：

「我底肉體和靈魂都已交給您了！」

母親！請期待着罷！在不久的未來，這舊底社會總要崩潰了！新底社會總要
展演了！天下在社會壓迫下底母親，不久也總可解除身上的鐵鏈了！我們總
理理想底圖書，變為現實的花朵底時日也定已近了！但，母親！我們該在這樣





底一日之先，體味着將來底甜蜜！預備着將來慶祝底語句了！

母親！夜又深了！此時一切底一切，都像死般沉默了；只有慘淡底月光，還從片片底白雲隙裏射下她底銀光把窗外小巧底庭院，照得稀微而又隱約；肅殺底秋風，也似已回了牠底老家；唧唧底秋蟲，也已停了牠底工作！母親，現在您已睡了？還是正在預想着將來的一切而在沉思呢？還是正手觸到傷處而在流淚呢？母親，望在血光中相見時告訴我吧！假如您已睡了，那末我希望您能夢到了我，同時並請認識了您的兒子——就在今夜底夢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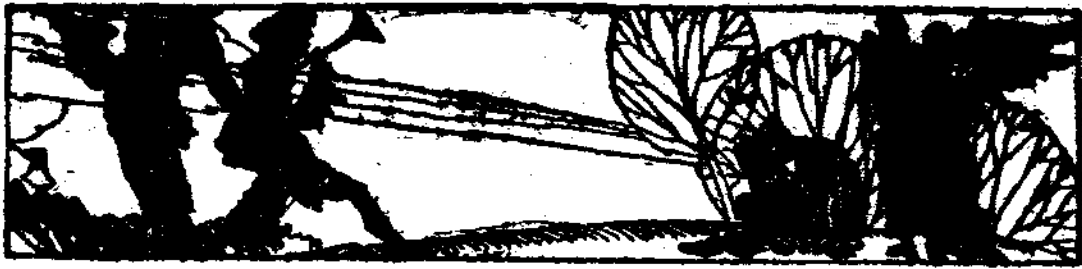
二五·三·一八·修稿於上海中學

兩天的日記

龐·翔·勛·

八月二十日——七月初六日——星期一

磨墨的時候，印在腦筋裏的痕跡，珍珠般一粒粒，顯現在吾的目前！往常，類於如此的景象，不止一次的碰到了；可是總飄飄的，渺渺的，輕輕的，微微的，走



去了來的時候既未曾引起吾深刻的驚異，去的時候當然也不會留過顯異的紀念。這次，卻不同了！似乎牠具有強烈的刺激性，牠張開了巨大的兩翼，遮蓋了吾的全身，使吾在牠的嚴格的監察之下，縷縷的細細的供吾的罪狀！朋友！請恕吾，在吾供出一切苦痛，罪過，悲哀，欺詐……之前，吾先要申明：吾，你們的朋友，現在在寫字的人，是的，確是一個世界上任何惡人比他都好的一個人！他曾戴過文明的頭巾，做過最下流的事情！現在，他已經懺悔了，他謹將他的懺悔的言詞，貢獻於親愛的朋友之前：

這件事情已經有些模糊了，是三年前吧？吾那時還是初中一年級，爲了經濟起見，小心地帶了三件行李，乘了屁臭，黃煙臭，汗臭，口臭，頭髮臭組成的航船到城裏開學。在黃昏八點鐘，吾就直挺挺地躺在青黃的燈光下的艙裏靜聽船聲「欸乃」。船行過新橋，船子們的談話開始了！談的什麼呢？朋友們！原諒！吾不能告訴您們，吾的良心指示吾這樣做。但是，吾可以告訴您們一件事：就是，以下，吾將要寫出來的一件事，完完全全受了他們幾句話的影響。聰敏



的朋友，請您們去想吧！爲了船子們的幾句話，吾的感情陡然異樣起來：歡喜吧？不是，難過吧？不是，悲哀吧？不是，憤怒吧？不是！總之，是感到異樣是了，爲了異樣，於是，坐不好，立不好，睡也不好，無論如何都不好！好久，好久，才濃濃地輕輕地睡着。夜半，醒了，罪惡之神把吾喚醒了，隱隱裏，似乎覺得身旁有箇女人的聲音。哎喲！那裏來的呵？這時候，身上的異樣又繼續發生了，比較從前更加利害了！吾無論怎樣忍耐不住了，吾的理性完全失去了！吾，竟成了一隻野獸，一隻森森毛髮披滿全身的野獸！那時，吾的手，不知是否是吾的手，儘向那箇女人身上，不，腿上，摸上去，做甚呢？我不知道呵！最後，給那女人的一聲「你做什麼生意的？」嚇醒了！哎喲！吾是人呵！吾是一箇人呵！這是怎麼啦？是人做的嗎？天呵！吾不知道呵！當時，吾羞愧，吾有生以來從未這樣羞愧過，吾看不出吾的臉兒紅到怎樣程度，吾祇覺得熱得將要發火！後來，這件事情是過去了，輕快地過去了！吾的父母也沒有知道，吾的朋友也沒有知道。但是，吾卻記好的，永遠記好的！在某一箇夜裏的航船上，吾曾做過一件最下流的事情。

九月十八日——八月初五日——星期二

吾似乎聽見人們說過：一箇人最可悲的是專事回憶從前；因爲這樣正是表現出他的青年的奮鬥的終止。但是，有甚麼辦法呢？吾不知怎的半年來腦筋裏盤旋的祇是以往的悲哀——家庭的淒涼，自身的孤零。吾也知道，一箇人要求較大的發展，決非這樣自怨自艾所能得到。可是，心上的創痕太深啦。一時的膚淺的激勵無論怎樣總難使牠磨滅。

崎嶇的世路吾已經走過了十九箇寒暑了，十九箇寒暑誠然算不得什麼；不過在這十九箇寒暑裏所經歷的慘酷的情狀，卻不容磨滅！吾幾次想過，歡樂的生活固然值得吾們憶戀，可是總不及捧着沈痛的心寫悲哀的有意思。而且，終天籠罩在黯淡的網下的人，絕對不該忘了他灰色的環境而希求不該希求的希求。因爲惟其他時常感到環境的灰色，人類天生的自奮才能借着一熱烈的血液而普遍他的全身。

吾原是一箇饑僅知食寒僅知衣的小孩子，對於什麼道德，仁愛，快活，原不





知是什麼東西。不過吾會經過幾件事，卻似乎可以把上面幾箇字配上去的。譬如說，一箇學生爲了忘記帶一本書，教師就拖泥帶水的連他的荒唐的父親也罵起來，這可以叫牠道德！衿嘗一青的伯父看着姪兒整天賭博，連連嘆息，但有時也要笑着從從興。這可以叫仁愛。孤零的棄婦和她兒子天天度着淒寂的生涯，含辛茹苦地盼望丈夫回來，結果聽人傳說丈夫做和尚去了。這可以叫快活。

道德，仁愛，快活，聽說都是好名詞，於是吾一向承認吾的環境也不壞。

年來多走了幾里路，多認識了幾箇人，似乎又覺悟到吾所經過事實與那三箇名詞不甚符合。最近又聽到了幾箇新名詞，什麼欺侮，悲哀，牠的意思似乎是大孩子打小孩子是欺侮，小孩子被打而哭是悲哀。一天，吾把幼時的景象去和欺侮，悲哀相比較，卻很有幾分相像。哎喲！天呵！吾的幼時的景象是悲哀啊！

吾是多們夢夢呵！悲哀籠罩了吾十九年，到至今才感覺到。



寫牠下來吧？這是值得而可敬的工作呀！

吾要寫的假定叫牠做『家庭的悲哀』

家庭，吾也不知作何釋解，人們都說有父母兄弟姊妹的一塊地方就叫家庭。吾於是就這樣的解釋。吾現在所要寫的，實在不能叫做家庭的悲哀，祇可叫吾所經過的悲哀的斷片；因為吾的可憐的筆寫不出有條理有組織的東西呀！

不過既然寫了，那也只好隨他。

1. 吾的父親

這真奇怪，吾幼時幾乎可以不認識吾的父親。吾也不知父親和吾有什麼關係。不過常常看見吾的伯父攜了他兒子在街上走，吾知道父子有一同走路的關係。但是吾的父親從未和吾一同在街上走過。這不知爲了什麼？

可是吾的父親很愛吾，這是吾可以決定的。

他不和吾睡在一房間，因為他知道自己很會罵人，他不願在吾面前罵人，



以致使吾驚惶，可是他從未罵過七姑娘，他的罵人脾氣似乎祇有在母親前發現，這又不知爲了什麼？

他和他的七姑娘（七姑娘是他的什麼，吾不知道，他常叫吾稱他媽媽，吾想，吾的媽媽已經有了，爲甚還要一箇媽媽，所以吾從沒叫過她。）常到蘇州去，回來總帶了許多糖果，但是他不肯給吾吃，吾知道，這是父親愛吾，小孩子吃糖果是對於身體有害的呀！

可是他不知怎的時常的要罵母親，吾每見母親一箇兒哭泣，吾也要一箇兒坐在房裏哭一會。

吾的讀書都由母親支持，吾不知道這是誰的責任，想來大約不應該由父親負責的吧？

關於吾的學業父親也從未問過吾，這大約也是愛憐吾的地方。
吾的父親究竟和吾有什麼關係，吾至今還不知道。

2. 店裏擾亂的一幕

父親的七姑娘，吾至今還不明白她有甚不好她雖然時時低聲在父親面前說母親壞話，可是這也不能算她不好呵！

這天不知爲了甚，吾的外祖母和姨母來了，她們忽然同母親趕到吾們的店裏去和七姑娘打起來。這是多麼騷亂的一幕呵！店裏的東西都七顛八倒，她們是扭做一團，哭聲，喊聲，罵聲，揚溢店內。七姑娘逃走了，逃走到父親面前，爲了她的哭訴，父親竟舉起茶壺摔在外祖父面前。外祖父是氣走了！吾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會事。

3. 奇怪的早晨

那一箇早晨真是奇怪，非常奇怪！吾記得父親是和七姑娘住在大廳旁的那間房裏的；可是今天吾和母親走進去，東西大半都不見了，所剩的祇有幾件破東西。吾不知道父親和七姑娘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吾知道，他們一定爲了前次打了才走出去的。唉！七姑娘好好的，母親爲甚要去打她啊？吾問母親：「父親可要回來了！」她淚汪汪地說：「不回來了！」哎喲！父親不回來了？





吾呆呆地立在那間房裏，想着：半箇月以前，這裏不是天天有人和父親大
喝大飲嗎？什麼魚，什麼肉，什麼雞，什麼鴨，什麼……什麼……吃開不是還四
箇人坐在一張檯子的四面拿了一塊塊糕在搭城頭嗎？怎般現在都不見了
呢？

那箇早晨真奇怪，奇怪的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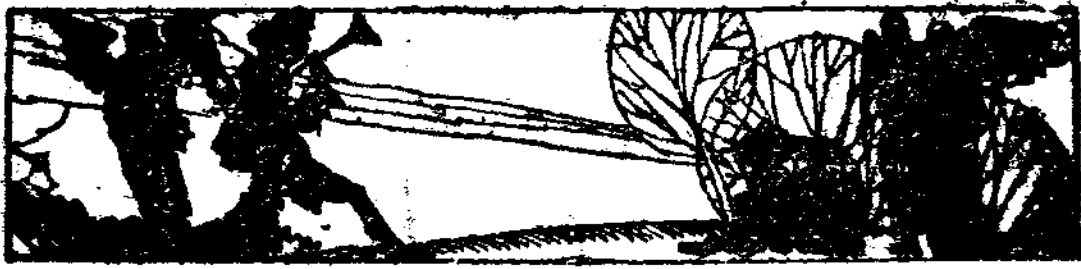
4. 父親回來了

這時吾已經是初中裏的學生了。一天，許家的伯伯忽然來對吾說：「你的
父親回來了！」哦！父親回來了，這是多麼可喜的一件事呵！

跟了許家伯伯走了好幾條街，結果走進了一家旅館。咦，開門出來的是誰
呀？難道是父親嗎？呸！胡說！這是一個和尚呀！走錯了！哎！天呵！誰料他竟是吾
的父親，吾的回來的父親！

唉！吾的父親是回來了！做了和尚回來了！

吾的父親，爲甚要做和尚呢？他不是好好地出去的吗？哦！吾知道了！他爲了



語體文

前次悄悄抽出去，所以此次更喬裝了和尚回來。但是，七姑娘呢？唉！這又成了吾腦筋裏的一個疑問。



八〇



文



文學變遷論

郭子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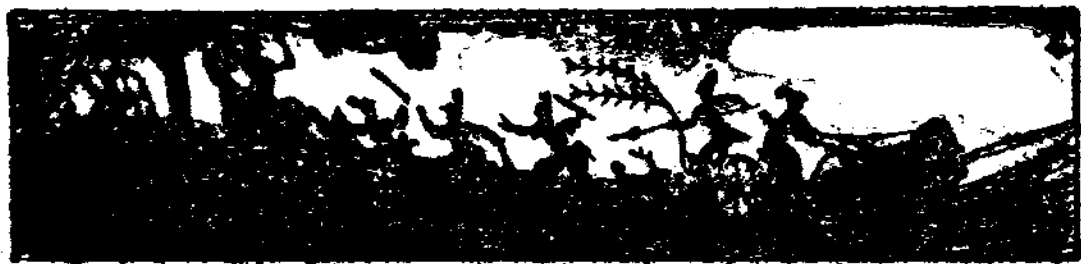
文也者。思想之表識。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然則志與言。不根於情。根於理乎。所謂有至情而後有至文。有至理而後有至文。情則發於內而辭則形於外。理則沿於隱而明於顯。是故探幽。敘微。闡精。衍奧。皆文之爲貴。而一其由則終探源於思想焉。然時有代變。學有淺深。氣有剛柔。俗有雅鄭。勢有懸殊。而文學亦非拘拘然而不變者也。春秋上勿論已。姑以戰國而言之。方是時。道喪文弊。百家颯駭。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社會之思潮。一變而不可遏。孟子館於齊。荀卿宰於楚。率欲救斯民於萬一。挽狂瀾於既倒。匪徒哲理之精。湛足以紹尼父而熄楊墨。卽以文學論。則孟子之英邁挺拔。荀卿之平實奇宕。亦足以凌轢



文

古。今。爲。文。苑。之。圭。臬。而。同。其。時。若。莊。周。之。南。華。屈。宋。之。楚。詞。誠。無。意。於。文。學。者。而。亦。天。縱。之。英。作。也。迨。秦。吞。二。周。亡。諸。侯。焚。詩。書。坑。儒。士。箝。天。下。之。口。墜。天。下。之。目。壞。亂。已。極。至。漢。之。興。大。難。雖。削。文。教。未。遑。施。及。百。年。始。除。挾。書。之。律。子。長。相。如。東。方。枚。舉。之。徒。蠲。起。班。劉。匡。揚。之。屬。繼。之。其。爲。文。雄。渾。奇。古。寬。厚。宏。博。自。是。之。後。莫。之。與。京。而。較。之。戰。國。飄。駭。之。思。想。所。鑠。凝。者。則。又。不。同。焉。洎。乎。建。安。之。末。賊。臣。接踵。中。郎。失。身。曹。氏。父。子。雅。愛。文。學。仲。宣。七。子。之。倫。妙。善。辭。賦。雖。有。其。文。而。無。其。質。六。朝。綺。靡。之。局。開。矣。司。馬。氏。席。父。祖。之。餘。蔭。代。魏。而。興。雖。蜀。吳。一。統。而。瘡。痍。未。復。人。心。偷。薄。羣。安。逸。遊。佛。老。厭。世。之。學。盛。行。於。一。時。清。談。虛。無。之。說。洋。溢。乎。中。國。潘。岳。二。陸。出。而。創。駢。儷。之。文。塗。飾。膏。澤。愈。趨。綺。靡。雖。纖。密。而。無。氣。質。雖。秀。整。而。乏。精。神。所。以。兩。漢。壯。美。渾。樸。之。氣。亦。因。之。蕩。然。無。存。矣。馴。至。李。唐。沿。其。餘。習。多。尊。徐。庾。陳。子。昂。痛。懲。其。弊。師。漢。魏。而。友。周。秦。開。復。古。之。先。聲。元。和。中。昌。黎。韓。子。起。倡。爲。古。文。柳。子。厚。李。習。之。獨。孤。及。皇。甫。湜。復。從。而。推。衍。之。文。學。於。是。以。中。興。然。平。心。而。論。韓。柳。實。喜。造。詞。韓。以。才。之。大。而。不。見。彫。琢。之。氣。

二



文

柳之才。既不逮韓。自不免痕跡之露。李翱則別具風度。孫樵則詰屈聱牙。何嘗同於古人。率不過足以摧綺靡之壘耳。顧未幾而大亂作。浸而五代。綺靡之勢。又如槁木死灰而復燃。宋之柳開。穆修。尹洙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未竟而卒。迨歐陽永叔出。其文學固足以振撼一時。盡洗五代之陋。若較之韓柳。則截然不同。且唐宋剛柔之氣。更格格不相入。是以蘇氏父子。尚爲縱橫之文。曾南豐。王介甫。尚爲儒者之文。要皆各自爲體而已。及至南渡之後。開科舉文之陋。使天下之學子。皆盲然而利從。予政治學術以絕大之影響。而性理之學。又復披靡一世。以文言之。難於說理也。恆以白話文表而出之。文學之變極矣。自是之後。文學之風。遠不如前。元人起自蒙古。偏重武事。頗略文學。趙子昂以宋室之裔。胄握一代之文柄。尙質弱而氣乏。他勿論已。是故使元代之文學。所以爲百世之重者。反不在乎典重莊雅之文。而多恃乎白話小說傳奇戲劇之功焉。若夫朱明以匹夫而得天下。文章學術少所講明。以致每况愈下。僅足自給。推究其因。大半由於明太祖刻薄而少恩。慘礪而峻厲。功臣如劉基者。尙不得其

五



文

死。况其下焉者乎。而且門戶之見深。剽襲之弊重。各樹旗幟。惟務攻訐。文學之變。又極矣。清初入關。以異族而主中國。恐人心之不服。士林之圖謀。思有以籠絡而結納之。乃極意獎勵文教。於是上焉者則隱逸而不出。下焉者則覲顏而應召。方望溪。姚姬傳。惲子居。張皋文等。更爲桐城陽湖之派。以相標榜。勢雖煥乎。其爲盛而較之古人。則終無以窮其微。而厚其氣也。未幾。洪楊事起。東南淪胥。文風亦由是而挫。矧自鴉片戰爭之後。歐風美雨。勢已東漸。人民心術。咸抱維新之思想。夫思想既傾於維新。而文學之新也必然。是故曾。蔭。生。梅。伯。曾。雖爲桐城派。繼起之秀。亦不過揚其餘波。而彌縫一時而已矣。鼎革後。維新之局既成。國家之建設靡已。所謂科學也。所謂教育也。所謂鐵路也。所謂理財也。所謂實業也。莫不急急然而謀保國自存之道。富族強種之策。聲浪之高。瀾漫全國。有志之士。以文言爲難切科學之用。思有以改革文學。而使普及科學。迺有語體文之維新。且其勢之所趨。竟若萬竅之怒呼焉。顧守古者。則深恐數千年國粹。一旦淪落。起而反抗之。辨離之。乃者愈爭愈烈。將有一瀉而不可遏之勢。

四



文

嗚呼。文言語體之爭。此不識時務之爭也。泛觀古今之情理。則可以知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莫不應時勢之需求。曷嘗必於守古而不變。夫文言文學也。語體亦文學也。善乎王船山先生之言曰。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者哉。抑吾又有說焉。語體之變。其意在應科學之用。非棄文言於不顧也。亦猶之宋人因說性理之學之不易明者。而用語體。則今日之用語體。以說科學。寧獨不可乎。蓋文學者。四科之末也。章太炎先生且謂古文尙書爲古代之語體。於此則更可以知文之爲用。僅達意而已。記事而已。表情說理而已。貫輸智識思想而已。非以供困厄。悲愁無所告語者。彫蟲琢磨而爲文章者之工具也。苟如是。文雖工而不利乎天下國家。切實之用。安用文爲。世之閱達君子。其反復乎而窮究之。何必較量於文質之間哉。亦曰適吾用而已矣。

述章實齋校讐通義

周木齋

古來著錄之業尙矣。自劉向迄紀昀。代有其人。典冊高文。率有汗牛充棟之觀。

五



文

苟非部次將焉折中今者中外海通學域擴大著述益多則部次羣書實爲目前之要務蓋嘗索著錄之法於章氏校讐通義一書矣鉅編鴻製實惠後學謹條貫大義敢示嚮往

古者官師合一私門無著述文字

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頌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

原道一之二 校讐通義一

官守學業皆出於一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

原道一之一 校讐通義一

部次羣書乃官守之分職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

原道一之一 校讐通義一

自官司失守然後私門有著述文字私門有著述文字然後別有所謂著錄之法此可以推而見也

六



文

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司之分職，卽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原道一之一 校讐通義一

夫著錄之法，莫先於漢劉向父子。其學亦莫精於二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庶幾猶知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私門初無著述文字之故也。

校讐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

校讐通義

按校讐之學，卽著錄之學。范希曾先生校讐學雜述，以校讐學爲治書之學。夫治書於平日，卽以定著錄之法，其義一也。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

七



原道一之三 校讐通義一

然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而已乃刪其輯略僅存其六夫輯略為篇乃操至約以持至博即至微而鏡至明舉本以該枝振綱以頓網錫以後名厥為目錄學其事為分類其義為辨名求其同異所以辨名也

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別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有光來學耳

辨嫌名五之一 校讐通義一

部次條別所以分類也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

校讐通義敘

以考辨始以知類終徵殊塗而同歸統百慮而一致洋洋乎浩瀚之載籍得其



文

所矣。苟究其源，委雖或出於名家，而其旨多本於禮教。紳簡御繁，亦反約之意也。故非禮學，卓卓者不足與此。所以示後人知方擇術之學，旁羅博蒐之功，道術淵源，有所釐別，亦聖門立於禮之教也。知言君子，幸無以附會目之。至其旨著錄之要，則有重複互注，與裁篇別出之二法。

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

互著三之一 校讐通義一

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

別裁四之一 校讐通義一

所以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二法相輔而互用。

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

九



互著三之一，校讐通義一，

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

別裁四之一，校讐通義一，

雖重複而不嫌，雖破碎而勿顧，由割裂以至於會通，由支離以至於專門，斯固學者之要貴乎知類類之貴矣。何由於複，可謂體方而用智，多得官禮之意者也。

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

互著三之一，校讐通義一，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常世，今皆會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



文

讐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經解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爲而不可以著錄乎？

焦竑誤校漢志十二之十，校讐通義二，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易教下，文史通義內篇一，

班氏體方而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書教下，文史通義內篇一，

唯別裁者以篇互著者以書一則類義更標一則類係甲乙別之與互裁之與著貌異而心實同也。明其體用權其輕重庶幾可運之掌上以應變於無窮。顧章氏論學最重淵源則二例之當設亦必有所本。蓋互著端倪首啓馬遷。

劉略重複互載猶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

鄭樵誤校漢志十一之二，校讐通義二，

別裁初錄賴歆以彰。

文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

別裁四之一 校讐通義一

凡此二例。劉氏獨能心領神會。終成巨製。其義法實本於前古也。後人因襲成規。多出偶中。或妄加竄改。轉昧家法。學術之流別。非真有見。淵博之儒。如班氏。猶且併省七略。他無論矣。此章氏所以致慨。夫著作之日下。學術之日散也。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

宗劉二之一 校讐通義一

然文為省。晦當求。未省之前。而劉略久佚。藝文志本是而作。其亦幸而尙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大意略見。猶可考稽。



文

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注，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尙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校讐條理七之四 校讐通義一

則部次羣書所謂著錄之法二書實爲其權輿。

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志爲權輿也。

補校漢藝文志十之一 校讐通義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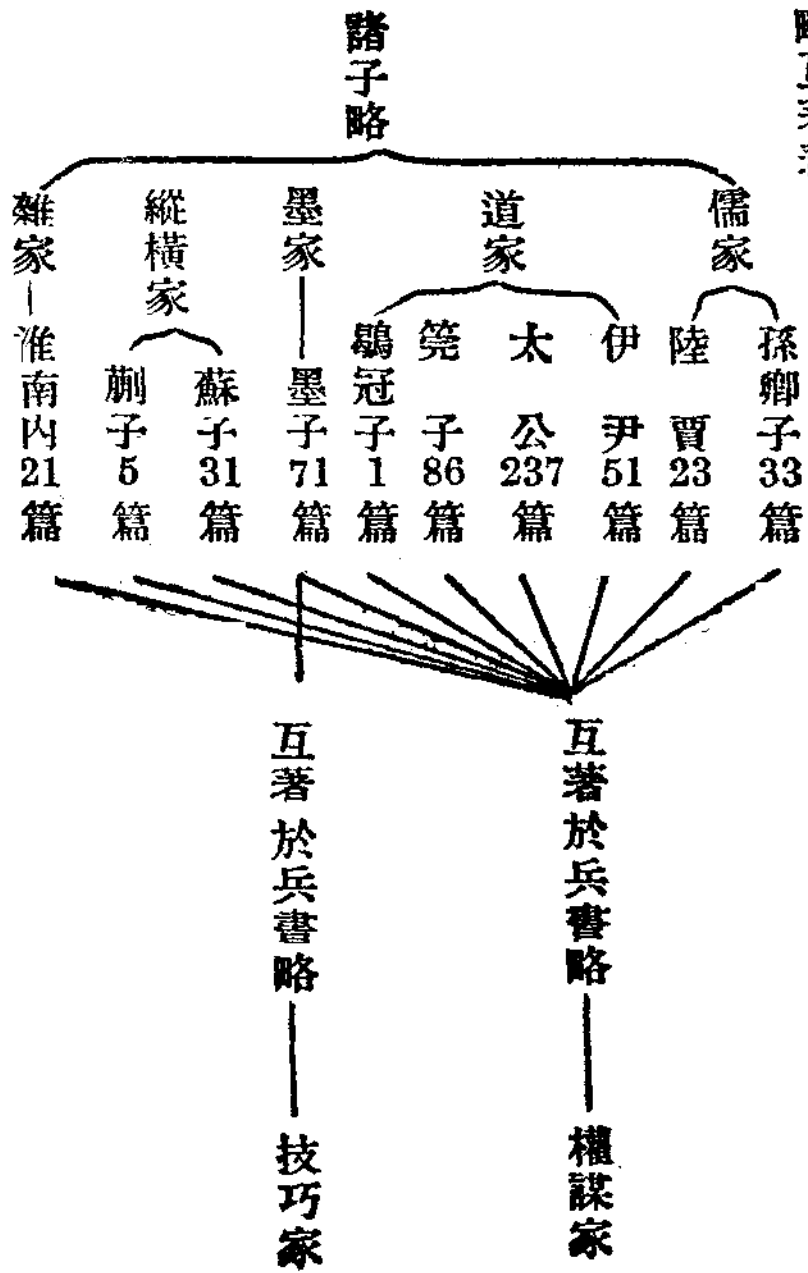
章氏一隅三反充類辨之有劉略未及互著而推類宜互著者漢志未及別裁而推類宜別裁者討論精深有功古人承學之士庶幾考源鏡流得稍無憾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也神奇云云亦可以藥今世著作之病矣夫茲將劉略互著漢志別裁者及章氏以爲宜推類互著與別裁者均立表如左。



文

章氏推類互著表

劉略互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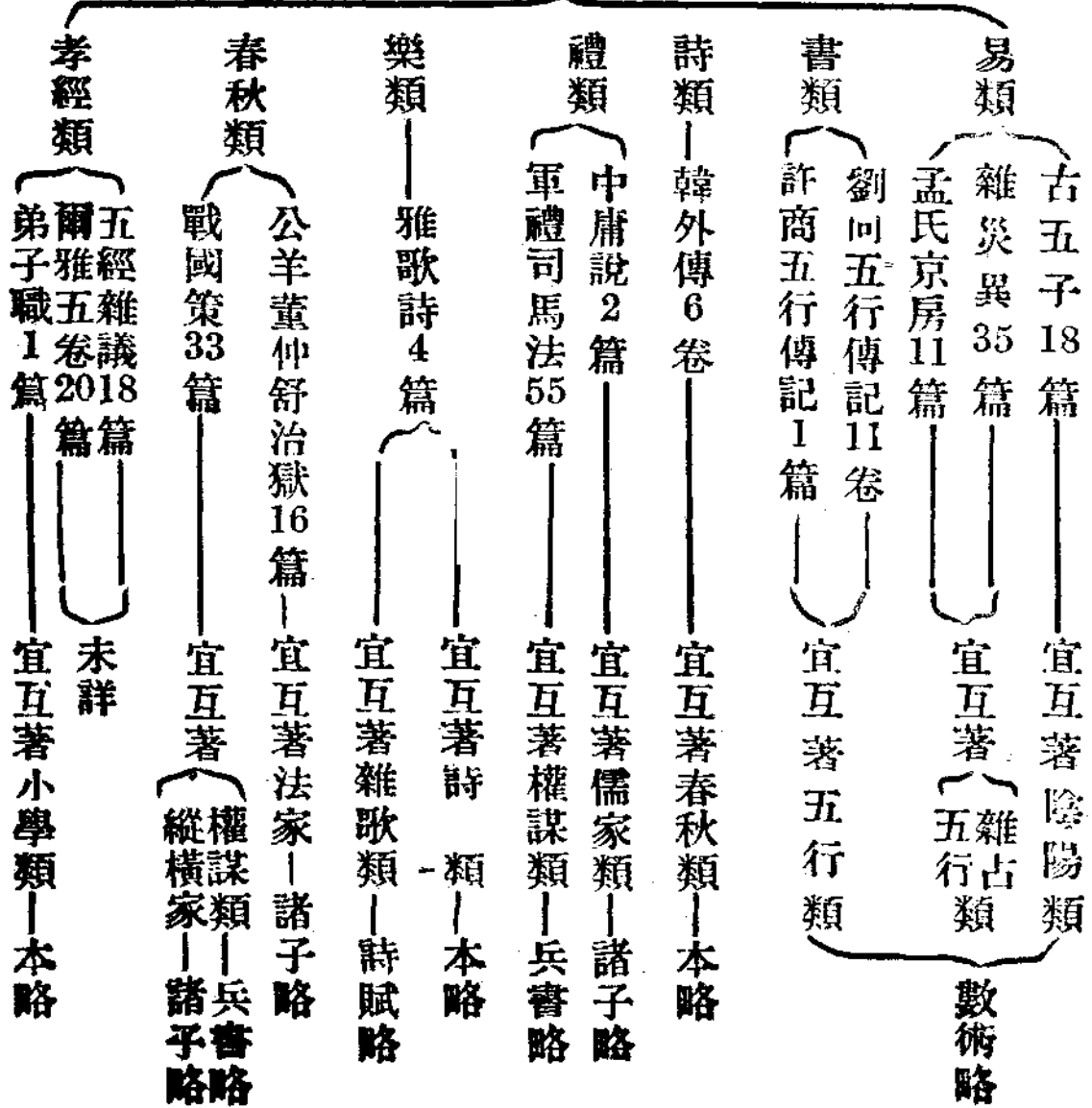


一四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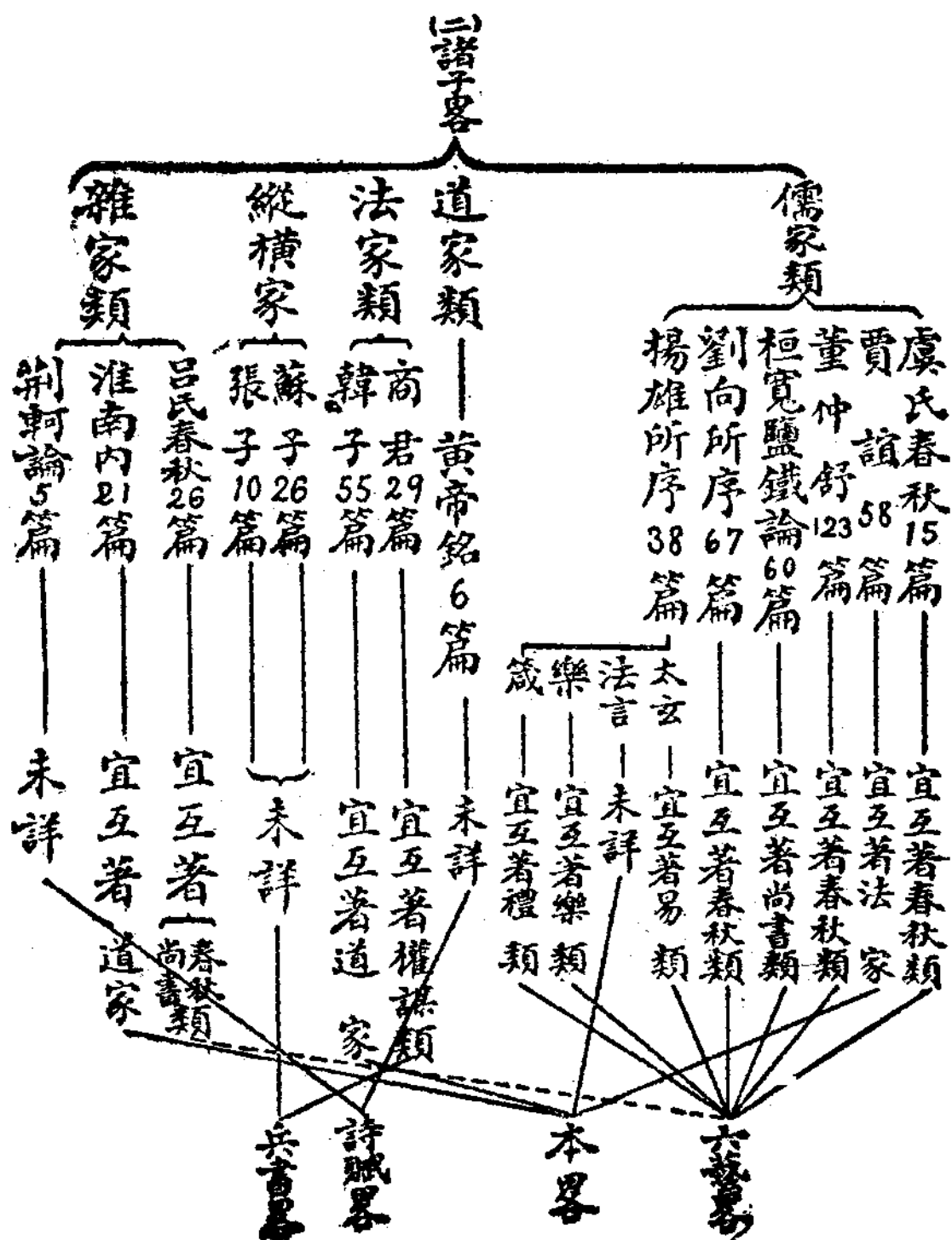
(一六) 藝略



一五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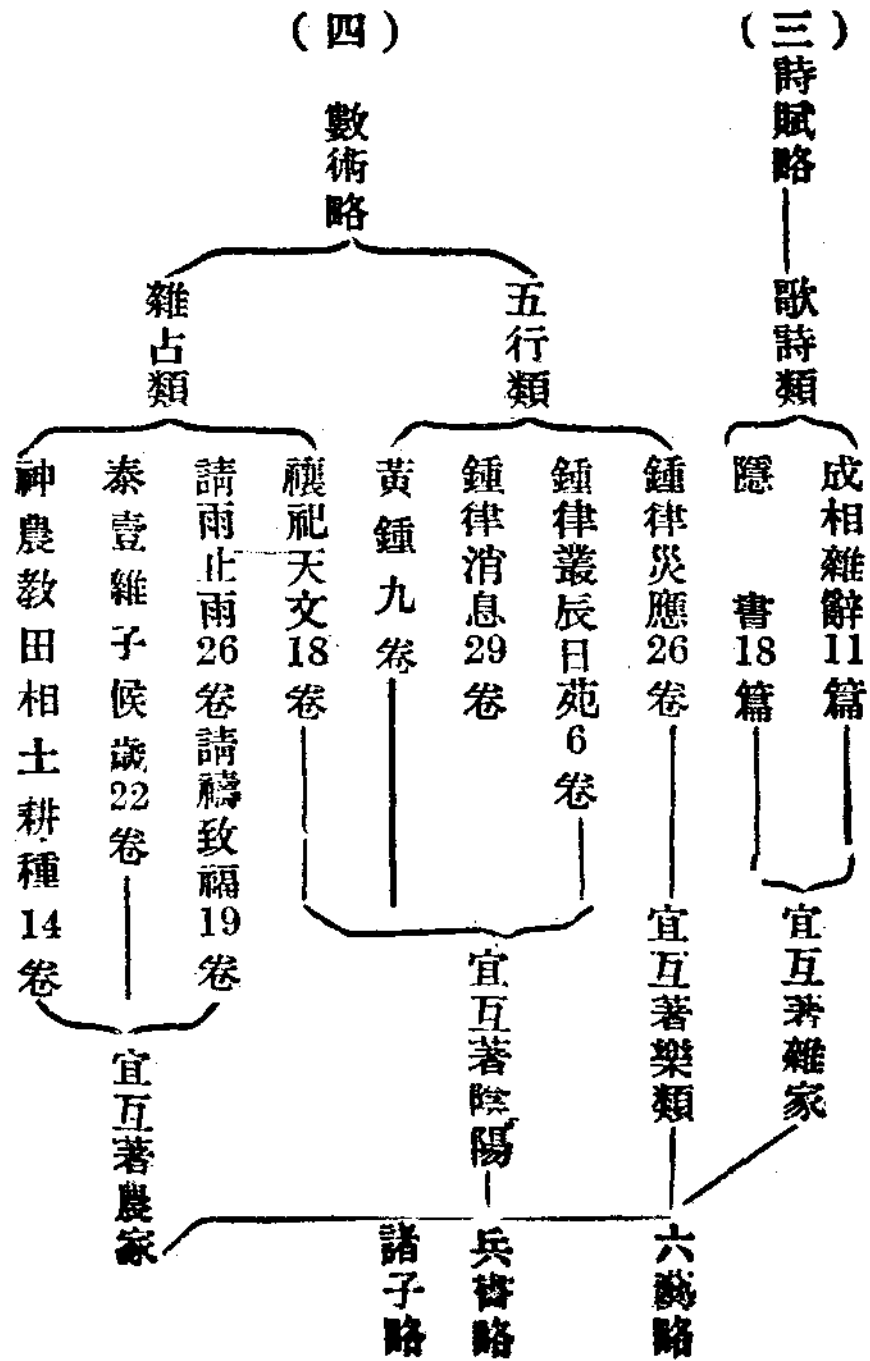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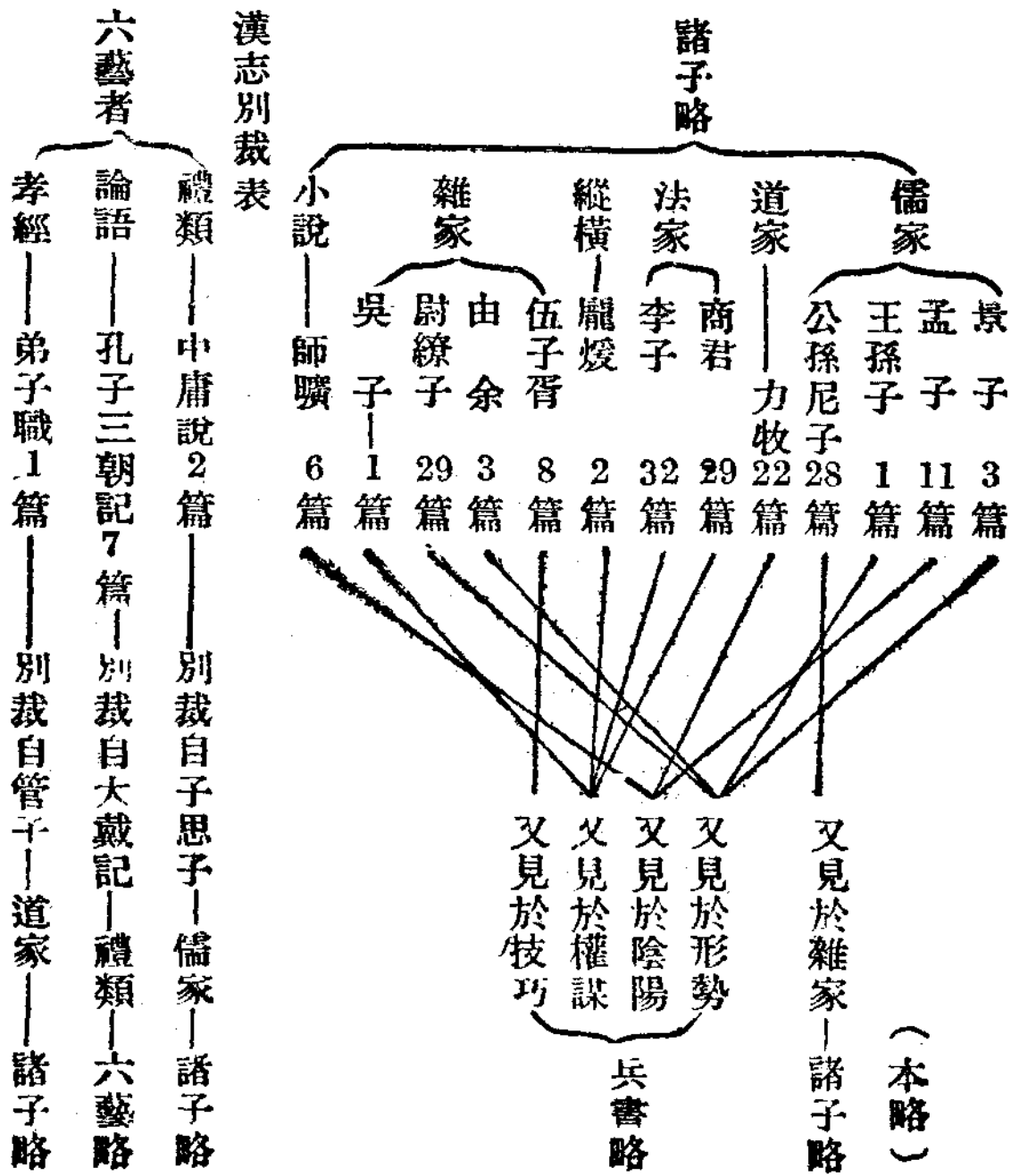


文

附劉略疑似之互著表



一七





文

章氏推類別裁表

(一) 六藝略

書類——尙書古文經——取禹貢職方入地理部首無逸冠農家部首
 詩類——詩經——取豳風冠農家部首
 禮類——記——取大戴記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入時令部首又裁冠農家部首

孝經——爾雅

宜裁其釋天入數術略之天文類
 宜裁其釋草入諸子略農家首

(二) 諸子略

道家——筭子——當裁其地圓入地理部首牧民入農家部首
 陰陽——鄒子——當裁其言天入數術略之天文

法家

韓子——當裁入道家部次
 商君

雜家

淮南外——當裁其天象諸篇入數術略之天文
 地形諸史地志諸篇入地理部首
 呂氏春秋——當裁其任地諸篇冠農家之首



文

夫章氏推崇向歆，故有宗劉之篇。所標著述，非私之旨，微意灼然。強謂其欲返盛漢，寧非大謬。嘗觀近日著作之林，雖未必盡如章氏之所稱，而至於日下，然校讐失職，部次之學，鮮有探討者。甲乙計數，且不可得。以言求精，適得其反。學術之日散，將成吾人之隱痛。推挾其故，實以職非由公一端階之厲。曩者長沙章行嚴先生，曾有國立編譯館之創設，集天下之英才，脫略一切形迹，熟籌著述盛事，以救濟二十世紀之文化，共通事業。惜行之不久，後學不能無致慨。創設者難為功，自古皆然。今國家誠能重紹厥旨，遠法章氏著述非私之意，而為之特設總館，廣開獻書之路（如簡人述作逸文遺籍等），招致學士碩儒，以主持之，檢定務省，以衡黜陟，部次著述，量能授事，使上下無間，東西橫通，此固非一二人之所可幾及。故以大力而集盛事，其得有二示器，唯公一也。取擇從嚴，二也。嚴者所以防著述之日下公者，所以慎學術之日散。定著錄之標準，尊羣言所折衷，俾大道宣明，士林蒙澤，私憑公彰，公藉私宏，卽著述文字而在私門焉。雖謂之私門，無著述文字可也。吾之崇章，亦猶章之宗劉，聊續其緒，初非

二〇



文

有貳。述章氏校讐通義竟。

論史一則

沈同初

讀中國五千年之歷史。未嘗不廢書而歎曰。中國之史。直一代皇室之家譜耳。烏足稱爲國史哉。夫所謂史者。非徒記一姓一族之統系。一治一亂之更迭。一興一敗之關係。一善一惡之褒貶已也。必也研究人類之進化。民族之統系。社會之發達。工商技藝學術之精進。以及文明之進步。而一國之史。猶必注意於國本之由來。國基之鞏固。國粹之美備。武備之張弛。政治之沿革。風俗之優良。與陋惡。民氣之剛勁與柔弱。疆土之開拓與淪失。以保存固有之精神。發揮現今之民氣。促進將來之文明。與道德。激勵國民愛國之心。合羣之力。以立於此爭競之世界。是乃歷史之效益也。若中國史。直一代皇室之家譜耳。烏足稱史哉。論者謂孔子作春秋。實開後代史學之祖。是中國歷史之成立。爲一代皇室之家譜者。孔子啓之。噫。是說也。毋乃太謬乎。夫孔子不得其位於當時。又壓於

三二



文

君權勢力之下。不得直抒其政見。是以作春秋以寄其誹上惡邪之志。後人以春秋爲尊君之經。是未知春秋之旨也。自是以後。文人之作史者。皆謬效春秋之筆法。於一姓一族。繁冗瑣屑之事。無關於大體者。書之惟恐不詳。而於學術政治社會民族風俗文化等。與人類進化有莫大之關係者。反略之而不錄。記其所不當記。而猶詡詡曰。重君權。振綱紀。別人獸。華夏之畛域。救斯道於垂滅。歷史之功大矣。噫。記其小而遺其大。記其冗而遺其要。中國之所謂史家。而作史者。特表其文學之能事耳。豈知史之本旨哉。然則中國雖有史。而謂之無史也。可此國民心理之拘泥國勢之日下。國粹之陵夷。皆史官有以致之也。所望後之作史者。其以民族文化政治學術社會風俗等爲前提。毋蹈前人傳一代皇室家譜。無關於大體之譏。斯則革舊史之缺點。開新史之紀元。中國歷史將大有可觀。而民族文化政治學術社會風俗等。因之均受其效益矣。

一九二九，五，二十，作於松中。

鶴林寺之鶴

脫頰



文

余嘗聞人言鶴林寺之鶴。羨而未之見也。前日以參觀慈幼院之便。一往視焉。鶴之居似一雞埭而大。其中蕪雜不潔。觸鼻欲嘔。一鶴丹頂而灰裳。啞啞然。予迎人若鬱鬱不得志者。余叩小道人。何以孤棲無侶。被拘若囚也。曰。鶴原有二。因駐兵死其一焉。住持恐其他適。故禁之。若此。嗟乎。濯足於江漢。翱翔乎雲表。乃鶴之志也。今窮蹙如轅下駒。能不悲哉。然鶴當知此。乃宿因之不良。正宜借此時機。翻然懺悔。以贖前愆。鶴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文字源泉

脫煩

吾觀世之善屬文者。或千鍾百鍊。如精金粹玉。或逸辭奔放。如江河決防。或文采燦爛。如日星之光輝。或清音幽調。如絲竹之雜陳。回顧吾之爲文也。研墨沉思。執筆默想。搜索枯腸。敷衍成篇。猶復佞屈聱牙。索解不得。是何懸殊之甚也。吾一思再思三思……噫。吾知之矣。彼善於文者。必浚一文字之源泉。在焉。惟其有泉。故滾滾不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耳。然其泉果於何處浚。其源果自何



文

處來。則吾不得不用浚之功焉。吾浚吾之心。而吾之心。不應復浚吾之腦。而吾之腦。默然。吾乃旁收博覽。涉文藝之藪。遊翰墨之林。窺鄴侯之架。而泉得矣。噫。源在斯。源在斯。

祀眼光神誕記

袁肖枚遺作

緣如城霽峯園東偏迤北行。不半里有廟焉。踞碧霞山之後麓。去蘭若殆數十步。殿宇巍峨。座供眼光神像。貌類嬪后。其事實蓋不可考。其建祀也。亦不知肇自何時。夏曆歲四月二十日。俗傳爲神誕之辰。今昔相沿。遐邇一致。是必有所據也。特未之知耳。是日也。都中士女崇祀者。絡繹不絕。或肩輿而至。或車駕而來。於是燃蓮花之炬。爇蘇合之香。祀者喃喃然。吹者嗚嗚然。鼓鐘之聲。鏗鏘然。獻者獻拜者拜。脊弓而腰折。首泥而角崩。若唯懼神之。或恫靈之。弗享也者。皆恐其官之爲害也。其初皆病於目。而爲此祈禱者也。當其求醫方於盈尺之牒。卜臧不於一擲之頃。傲倖而獲效。則曰。是神之靈也。噫。斯不亦迷信之已甚乎。



文

胡慮。盲於目。而不患。盲於心。乎。盲於目者。擲埴而知途。捫籥而知戶。猶未足爲心害也。若夫盲於心者。無以別善惡。明是非。決嫌疑。犯刀鋸斧鉞。而不知畏。納罟擗陷阱。而不知避。其爲害。不甚於目乎。不此之務。而懼目之盲。殆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之類也。不亦僨乎。夫師曠之正音律。邱明之傳春秋。伏生之授尚書。非皆古之盲歟。然未嘗以盲爲病。并未嘗聞請禱之事也。離婁之明。靈芸之慧。其得於天者。厚亦非由禱於天者也。且時之所謂不盲者。見小利則眈眈爲虎視焉。見好色則逐逐若蠅營焉。至詢以魚豕之訛。彼茫然其莫辨也。菽麥之分。彼貿然其莫解也。和氏之璞。轉以礪砭斥之。明月之珠。得以魚目混之。是何取乎不盲。而亦何異乎盲歟。况乎盲與不盲。其何常之有。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有子都之姣。而不見其美。豈真無目者耶。爲不用明之咎也。由此觀之。人固不患其盲於目。特患其盲於心耳。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人唯自祀其心之神。安用兢兢乎祀眼神爲耶。然此亦足以知其誠之不可揜也。亦人之自愛其身者之一端也。人心與風俗。固互相維繫者也。故



敘其事而爲之記。

也足軒記

袁省枚遺作

丙寅冬。吾父於城市迤南。購宅一所。越年春。葺而新之。工既竣。始僦人以居。因吾昆弟姊妹。齒益繁。當異室而處。故第褊狹。嚴命家人輩。遷於此焉。廳居之東。有軒一楹。倚山結構。左壁隙窗。藉通空氣。又因薨之府者。啓而覆。易甌而玻。雖地不滿十笏。然容膝固易安焉。予乃坐誦其間。因聞元薛倫。讀書於皋。居號靜軒。思亦有以名之。適世叔楊氏來。謂余曰。昔東方曼倩。少耽經史。自稱其所學。足用三冬。今汝亦正在少時。視東方氏。固未晚也。彼何人。我何人。苟力學。不勸。其足用也如是已。於是名其軒曰也足。然吾以爲學。無止境。未可以爲足也。古之人。固有若惟日不足者矣。况吾儕小子乎。今春父聘程師詣吾家。令予就學。自是與從弟松雲。同讀軒中。樂而忘寐。三五之夜。蟾影透窗。下瑩瑩然。徹几案。令人作圓滿之思想。蓋將謂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也。惟從弟日往省中。程



文

師兼校讐邑。乘予每獨處是軒。或讀至蓼莪一詩。輒釋卷而悲。然思曩吾母在時。恆語予。但望汝他日學成。吾願亦足。今母沒矣。而吾父期望於吾之心。卽恐負吾母之心。而吾後母。則又以吾母之心爲心。吾安敢不致力於學業。以爲他日立身之本。求無愧於吾親乎。然則吾於斯軒之名。不益憬然而自悚乎。故爲之記。

悼亡友袁君肖枚文

楊同蘇

余友袁君之歿。聞者無不哀悼太息。以余知君之深。願獨無動於中乎。夫生榮死哀。人情皆然。或溯其既往。流露於楮墨間。是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君今歿矣。余安忍無所言耶。方君之始病也。余適歸里。往視君。坐牀與語。雖精神少差。而談論如故也。旣而握手別去。曰。余返家多日。擬赴校。不克久留。汝慎自珍攝。疾瘳。可函以告我。君聞言。有難色。若不願余之行也。到校兼旬。兩得家書。始聞君漸痊。可繼言疾又大作。余忐忑不自安。然思君貌腴體豐。偶嬰災恙。未足以



文

爲虞也。及再歸。聞疾果頻危。因驚愕失色。未及趨視。而竟以不起聞。悲夫。使余果知前別爲永訣。奈何不寬延數日。與君罄所欲言耶。君與余家誼屬通好。余自幼時。見君父往還余家。與余父遊處。余因以知君。後卒業高小。來學縣中。君亦先一年至。晨夕相遇。初固無多言也。十八年春。君父聘蟻山程先生授君國文。程先生者。館余家。教余與芳弟。暨海陵解君吉昌者也。至是往來兩家。日夕無間。君常就余談所學。余亦數至君家。過從旣密。遂相親善。君爲人緘默寡言。不善口辨。溫純篤實。於婢僕無疾言厲色。然性耿介。非其人未嘗與遊。顧獨信余。余亦愛慕君誠樸。故歡聚無間日。乃共處不一載。竟遽爾長別耶。是則不能無慟。而又不能無所愴念者也。嗚呼傷哉。君嘗仿效程先生之狀貌。言行以爲戲。一日日將晡。余方伏案。聞戶外蹀躞聲。意必先生來也。起立以俟。見君徐步入。遂相視大笑久之。此雖瑣事。思之如在昨日。今先生之來如故也。余晚與芳弟解君講誦研習。亦如故也。而獨念先生之在君家。君與純弟之坐讀燈下。其情狀今不可復得矣。能不令人酸心傷懷也耶。寒風凜冽。百感頻集。徬徨一室。



文

疑眸四顧。余不知肖枚之形影果何從而何適乎。兩暗燈昏。情何以堪。爰爲文一通。備述謀面之始末。既以抒余之悲。而亦以見君之善余。與余之友君者。誠非偶然也。十九年一月楊童紆謹述。

水明樓記

解吉昌

隱玉齋之陰。洗鉢池之右。有水明樓焉。皖人汪之珩游息之所也。其樓高出重簷。下臨無地。開軒憑眺。渙漫沉浸。與天一色。則見隔岸園亭。疎林怪石。與夫落霞夕暉。莫不倒影池中。池水澄清。明可鑒物。是故浮青散紫。皆在几席。風動影移。爽挹襟袂。縣令何公廷模。因顏其額曰。水明樓。蓋取少陵殘夜水明樓句意也。主人會賓僚。聯吟覓句。飲酒對弈。日逍遙於其間。或揮灑淋漓。談諧嘲謔。以盡餘興。嗚乎。何其盛也。予生也晚。未獲一覘當時之勝。未始非終身之憾。今歲夏來。游於斯。登其樓。滿目蕭然。時值恆暘之後。俛視鉢池。殆已就涸。而其流亦浸浸欲竭矣。又烏睹所謂水明者哉。樓之中。奉大士像。未知昉自何年。而求其



壁間之留題。如雪泥鴻印。不可復得矣。嗚乎。何其衰也。能不興人往風微之感乎。願斯樓也。接水繪園之故址。園之興廢。視冒氏之盛衰而異。今併其破瓦頽垣。皆歸烏有。而隱玉齋之建。爲宋曾文昭公。前水繪數百餘年。迄今猶輪焉奐焉。適當斯樓之前。摹其石刻。猶足以知其遺迹。曷爲其不朽也。是賴新安六邑諸人歲修葺之。丹牘之相沿。勿替有以致之。非若水繪僅繫乎一人之身。而不能使其子孫之永保也。吾以是卜斯樓之存。皖之人。非汪氏子孫者。固類能修葺而丹牘之綿綿延延。而勿替焉。固亦能復其題額。使後之登臨其上者。得知其名。而垂不朽焉。設非然也。吾安知夫不蹈水繪之覆轍乎。將數世之後。又烏識其爲水明樓乎。故爲之記。

論實用文與美術文孰爲重要

黎小岑

文學具偉大之領域。有不可強分界劃者也。彼文選古文辭類纂……諸書。別文學爲十餘類。固已失於繁瑣。卽僅別其目的爲實用文與美術文。亦覺不當。



文

在二者之界說曰。實用文以足供世間實用爲目的。美術文以使讀者與美感爲目的。然則美術文固不可供世間之實用乎。實用文獨不令人與美感乎。——故不能就其文章之是否實用與可與美感與否而別。當別乎作者之目的也。

今之文學。在「藝術化」。故難以是說別之。古人之作文。欲其實用也。則明白如話。不加藻飾。苟著文章以自娛。則風花雪月。隨手成章。本未嘗注重於實用也。所謂少加吟弄耳。

但謂文既有實用美術之別。則其間孰爲重要。亦不可以不論。要之實用文如人之飲食。美術文如人之沐浴。無飲食。人皆知其不可。而不沐浴之爲害。亦不細。特人所不及察耳。

我故謂實用文之爲用。要不過藉以達言語之所不及。且今世固多不識字者。其影響於社會。或反不及美術文之重要也。

美術文自其表面視之。僅一觀賞品耳。然時有轉移。社會之學說。含蓄其間。若



文

微風飄拂。人莫不披襟花下。飽飲清香。孰意波濤之洶湧。室廬之傾折。卽蘊於是乎。誦杜甫出塞諸篇。壯士餒氣。讀屈原懷沙之賦。太傅傷神。其移風易俗。尤有甚於是者。不見俄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之小說乎。其力實能激起空前之大革命焉。

總之實用文僅足供日常瑣屑之用。美術文則有關於人生之存亡。風俗之變化。在社會上確有莫大之關係。實用文不能與之抗衡也。

鄂遊記感

黎小岑

丁卯冬。歸自蛇山之濱。去時風物青葱滿眼。來時則皆凋零矣。山河黯澹。村舍寥落。不禁使歸途遊子。感慨叢生。

原武漢爲革命策源之地。自清末以迄於今。壯士頭顱。拋擲無限。亦有豐碑矗立。昭垂後死。而享烈士之名。亦或千萬同穴。標以鐵血。使後人爲無名之景仰。其下則與盜匪同傳。拋屍曠野耳。夕陽憑弔。能不悲愴於中乎。



次

黃鶴樓。抱冰堂。洪山塔。武昌之勝蹟也。圍城而後。黃鶴樓。簷檻僅存。洪山塔。遠在城外。幸未波及。抱冰堂。則蹂躪不堪矣。雕梁畫棟。破壞無餘。路塞江咽。使人興慨。所差足強意者。惟此拆毀之漢陽門。一帶城牆耳。某軍宵遁時。初擬用沙囊填之。以效陳劉之拒。設或果爾。吾其爲餓殍矣。

城外工廠林立。多因勞資糾紛。廠主宣告停工。機鑪空燃。與漢陽鐵廠之徒爲倭奴鍛鍊者。同足浩歎。每當清晨。汽笛齊鳴。似聞泣音。

旅居三月。絕無樂趣。烽火時舉。鶴唳常驚。惟於國府西征到鄂之日。滿城旌旗。歡迎甚盛。不覺欣然。豫祝平寧。

思感之餘。忽報抵舍。疾解行裝。告慰家長。天倫樂趣。遂令旅思羈愁。一齊拋卻矣。

與友人書論尊師重道之理

葛子未

世表足下。頃至友萬君過我。談及貴校近況甚詳。並云貴校學生。類多輕率狂



文

躁之輩。高談闊論。藐視師長。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足下天性忠厚。弟所深知。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既處清少濁多之境。能毋墨悲絲染之虞。心所爲危。不敢緘默。是以竭誠相告耳。夫求學之要在信仰心。苟不尊敬師長。則已失去信仰心。失去信仰心。則教者雖言之諄諄。而聽者終屬藐藐也。况所尊敬者。其實並非師長。而乃師長之道耳。師長之道。若佛氏之經。師長之教授。猶老僧之宣講佛經。衆生膜拜。必虔必誠。尙未必盡其萬一。輕心掉之。詎有獲耶。蓋道者理也。亦猶路也。理有千萬。人莫能全得。猶人之不能盡歷天下路也。師長較我先知。較我先覺。所經之路。較我多也。較我深也。我之入校求學。師長猶迷途之引導者。扶持我。援助我。以達康莊之大道。然則我之前途。豈非皆係於師長乎。然則爲子弟者。烏可不尊敬師長乎。尊敬師長。卽所以重視其道。而明吾心固有之道也。故曰。尊師卽自尊。自大反自卑。芻蕘之言。尙希鑑諒。苟能與貴同學共商權之。則更幸甚矣。

洞源遊記

江本進



文

己巳之秋。七月既望。出蘭城東南十五里。有一村焉。名曰洞源。洞源之側。有一山。林木幽閔。山勢雄偉。遠望山上。樹之小者。皆斜俯如迎人狀。大者如占風之雞旗也。慢步轉入山邊。得一洞。名曰水洞。因水沄沄曲曲不絕。故名焉。臨洞下。瞰老枸。三章碧翳。天日有大石斜俯。遮住洞口。如窗之有門也。天地之造物。奇矣。內廣而深。有水一泓。若池。然又有蝙蝠出沒於其間。望之令人心驚。而不敢入。由此北行數百武。又得紫霞洞。洞中甚廣。而口頗隘。可鋪席數十。高約丈許。亂石碎磷。石柱立其脣。若獅張口欲吞人狀。此亦塵世之罕見。眼界之幸福也。不覺遊興倍增。自此向北行。隨山而上。小路逶迤如羊腸。便得一山。曰靈洞山。山中有棲真寺。寺依巖谷。寺旁衆鳥之音。草木之華。接於耳。呈於目。幾疑身入蓬萊仙境。誠足令人悅性怡情者也。寺前有池。方丈水澄清。可鑑人以煮茗。味芳冽。雖大旱不竭。曰天池。去池數武。爲明趙志舉讀書之室。寺之正面。有觀音像。爲銅所鑄。高約丈餘。敲之丁丁有聲。而樓上有大藏經數櫛。往時樓榭。今皆傾圮。寺右有石矗立。高數十丈。作蒼黑色。曰飛來峯。自寺右攀荆而上。可一里。



文

東折有岡縱目一。望婺衢二江蜿蜒如線比。至近處奔濤洶湧舟楫點綴其間。若隱若現阡陌縱橫密如蛛網農夫來往於其上若有若無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不亦然乎左右諸山均在雲煙杳靄中村落丘墟散若棋子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循岡而下行數十武便得漏斗洞於亂榛之中入洞從石隙攀草根而下落四五丈竇小無光以小石投之聲半响始絕遂不敢入已而下山紅日西下林影散亂寒鴉投樹霧煙四起矣乃歸寓而記之。

桂林名勝遊記

廖錫昌

桂林山水夙有甲天下名。自余旅桂業二載奇矣於諸名勝雖未遍遊。而其特著者則已數至焉。燈宵記此。殆亦鴻爪留痕云。

▲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隔余校僅內郭一城牆自校門詣園門相距約二百餘武故所遊較他處爲殷。每至輒香風撲鼻翠色盈眸。蓋以園內多常綠之樹。繼盛之花也。樓



文

閣亭榭佈設甚幽。而以仰止亭爲最。宜品茶靜坐。園中峭屹莊嚴。莫若中山塔。寬敞樸素。莫若中山堂。塔之上凜然而昭者。遺囑也。堂之中卓然而尊者。遺像也。懋斯亭。登斯堂。或繞行於斯塔之下。油然而生景慕之情。堂前兩側刻有清高宗詩句。書法頗秀逸可觀。

▲獨秀峯

獨秀峯。卽聳立於中山公園者。多古蹟。字之最高而大者。爲介然獨立。風雨剝蝕。幾不可攷。次爲南天一柱。蓬勃勁筆。尙屬儼然。署爲海洲黃國材題。山腰建小憩亭。有碑文可稽。知此山高五十餘丈。歷三百有六級。始造其巔。余欲驗之。拾級而上。得二百九十五級。意者。經年既久。或階級有所泯滅歟。時而俯視。近則盡覽全城。遠則天水相接。登之者無不以爲大觀。且崔巍獨標。崢嶸於中山園內。斯名更爲無愧。而於余之感想尤深云。

▲疊綵山

余校在桂城北區。距疊綵山約一里強。校之第二寄宿舍。則間於兩者之間。自



文

余居此。經三學期。每由校向北回。輒受山靈遠顧。若招徠者。故暇時亦嘗至山之勝境。以風洞爲首。洞口截全巖之中。凡入者可貫而難竝。高者須低頭。洞小風緊。盛暑如秋。因之得名。又額曰北牖洞。聞曩昔爲寺觀。巖之前進有泥塑神像。今則偶像已毀。惟亭閣較新。而巖壁之石像無恙。勒石詩文。較獨秀盛。多明清兩代手蹟。明以上少有見者。清末迄今多聯語。題詠不減前人。戊辰夏。新闢太極洞。與北牖通。雖較小。亦頗涼爽。有石榻一方。最宜清弈。

▲伏波山

自余校第二寄宿舍至伏波山。路之遙與疊綵等。山踞河濱。下垂層檐者。伏波樓也。夙稱八勝之一。惟嘗有軍隊駐內。遂多頽圯。然山勢如拱。樓當其腹。土質陰潤。絕無乾燥氣。故草木特秀。戊辰夏。偕叔姪五人。初遊於斯。所攜葵紈。無所用。俯視江中舟楫。鱗集逐波。鼓櫂欵乃。盈耳而江曲泛碧。山塢儲涼。其幽雅處。全以天然勝。向傳有伏波試劍柱。竟尋不獲。蓋右旁尙屬軍營重地也。迄後因之少。至徒有追憶情耳。



文

▲月牙山

出城東。渡永濟浮梁。沿街差半里。過花橋。復行百餘武。則月牙山門當右側。由石磴橫斜而上。亭閣翼然。既入二門。轉折下廳。僧人嘗以茗進。廳之對面爲月牙巖。皆有層樓。因巖勢之高下以鳩工。軒窗幽敞。俯仰暢適。憑欄以眺。則江水澄碧。一視無底。釣者之利藪也。隔水爲平民。藝蔬地。四季呈綠。雲或間以黃。花靚。僂。其躬者。狀苦而實樂。遠爲全城。廬舍炊煙橫繞。如白練。較獨秀之僅。視屋巔者。尤覺娛目。

▲龍隱巖

月牙之麓。左側有龍隱巖。高約十丈。深邃等之。巖壁少鐘乳。惟窟凹呈鱗狀。最奇者。頂端存脊。模蜿蜒。大小頭尾。畢分有題。爲破壁而飛者。斯言誠是。但其點睛之造化。猶疑羲皇以上時耳。余每遊。必面壁。或仰視。屏息之際。嘗有飛舞。騰想像。殆因腦之幻歟。再折而左。斜上三十餘步。則洞府另開。小寺藏焉。以其近巖也。因名龍隱寺。內無樓閣。僅佛殿及內廳。廳建浮屠二。均七級。較大者直



文

接巖巔。外形頗特拔。至內中舍利之有無。則非外觀可稽。壁間字蹟頗多。元祐黨人碑。亦標揭其上。位高字且小。仰視莫辨。乃徙倚而觀。於涑水眉山數十公外。所附有史無傳者。凡二百餘人。皆賴此以識之。亦云幸矣。

四〇





□ 哭靜貞

龐翔助

碧晴的天空湧起了猛獸般的烏雲，
平靜的海岸颳起了暴雨與狂風，
和平而融洩的家庭呵，
驟然，驟然降臨了莫大的災凶。

這是上帝的殘酷呢，
還是前生註定的命運？

語體詩

剛才，剛才結婚了一載的她喲，
驀地爲了可呪詛的分娩將她青春斷送。

當我接到噩耗的時候呵，

靜寂底心懷是如何地驚惶而慘痛，

吾也不知道信兒是真還是假，

祇癡癡地捧着牠追蹤，追蹤。

吾應該怎樣才能放縱吾的悲哀，

吾應該怎樣才能拉破吾的心胸，

狂放而猛烈的吾的哀思，

只能，只能任牠奔騰而洶湧。



詩體詩

儘管天地如何曠空，
儘管世界如何無窮，
吾的五年追隨的愛侶呵，
何處，何處再能相逢？

春風依然從窗口吹來，
明月依然在中天皎盼，
幽靜而和平的吾的家庭，
那裏再有柔和而沈默的她在！

剛成雛形的家庭打破了，
以前的歡笑與幸福都已成了夢幻，
渺茫而遙遠的未來喲，

只有，只有哭泣與悲哀！

夏日的深夜再沒有甜蜜的言談，
淒涼的燈畔再沒有安慰的侶伴，
落漠而寂寥的空房裏，
祇剩着，剩着苦命的嬰孩。

嬌小而微弱的尋母的哭喊，
從靜止的空氣中傳徧了大地，
在這漠漠的宇宙裏，
有誰，有誰來餵乳與撫愛？

吾的孤苦零丁的孩子呵，



悄悄地靜靜地躺着吧，
你的天涯地角的疼你的媽媽，
將在你甜蜜的夢中嫻嫻歸來。

吾的感情禁不住回憶前情，
吾的眼淚禁不住滴落胸襟，
深刻在心版上的以前情況，
吾要將牠重新顯現得楚楚清清。

吾記得：吾們的相識相愛是在，
是在五年前戎馬倥傯的八月初旬，
那時吾們在又羞又愛的相處中，
漸漸地挑起了姊弟般的愛情。

語體詩

吾們並不會想過來日的艱難，
吾們並不會為自身的前途傷心，
吾們只在平淡無奇的過程裏，
懵懂地度過了我們的年青。

陽春煙景吾們不會相互賞欣，
秋高氣爽吾們不會流連風景，
月明之夜吾們不會引吭高歌，
風雨晨昏吾們也沒有幾次密密談心。

吾們的青春不會有過花般地鮮新，
祇在迷離恍惚中消逝盡淨，

三

語體詩

如今清醒了將牠追憶呵，
只餘，只餘下落漠與淒清。

我只恨天地何爲而有我和你，
又何爲而將吾們牽連在一起？
牽連在一起倒也罷了，
又何爲而中途別離？

中途別離已是夠人黯然腸斷，
那知更留下黃口悽悽，
如此遭遇如此境，
教吾如何忍受這悽涼味？

四

九泉下珍重着吧，吾的愛侶，
切莫，切莫無端地悲傷苦淒，
七月中旬千萬不要忘掉呵，
歸來，歸來在夢中相聚。

孩子平安着，請放心吧，吾的愛侶，
請安適地平靜地過你的日子吧，
在他純潔而纖細的靈魂中，
將永遠印着一箇溫柔而慈愛的你。

別了，別了，吾的愛侶，
今生今世永不能再行見你，
吾們將這段未了的姻緣留下吧，



來世再了結這綿綿心意。

勞動節於錫中

□ 秋的漫歌

(一)

在那靜寂的池邊，

沒有一聲鳥叫；

有的只是黃葉兒簌簌地

飄吻水面的單調！

在那靜寂的池邊，

沒有一個人兒到來；

有的只是深深的池底

一朵，兩朵白雲兒低回！

詩題詩

汪蔚雲

(二)

荒涼的秋野，

聽不見鳥聲！

枯黃的墓草深深

永逝的，我可憐的母親！

荒涼的途徑，

芳草早凋零！

無邊的前路沉沉

永逝的，我憔悴的青春！

(三)

秋已深，

蝴蝶還在枯草裏尋；

五

這兒沒有他的愛人，
他失望的飛去，暗暗的傷神！

冬已臨，

蝴蝶還在枯草裏尋；

嚴霜下來了，

埋沒了他的一生，青春！

(四)

我步入一座荒靜的枯林，

我看見遠處兒有蝴蝶飛來，

我狂喜地，狂喜地追去，

哦，哦，誰知道是黃葉在孤寂的，孤寂的飄零！

逝去的春華無蹤無影，

誰能永駐在美麗的青春？

這世界怕永遠是這樣的孤另，

哦，哦，我只合和黃葉兒一樣，一樣的

飄零！

(五)

白的蘆花在風裏飄舞，

紅的楓葉在風裏飄舞；

依稀是春日的桃花柳絮，

但是喲，嬌歌的黃鶯，翩翩的蝶兒何處

？



灰白的雲兒流過天上，
燦爛的紅霞流過天上；
彷彿是夏天的日暮殘陽，
但是喲，高歌的蟬子卻換了悲咽的晚鴉
！

(六)

深夜，西風在打着窗門，
窗門緊閉着不開。
西風急了，只在門外旋轉而徘徊，
但門內只是死樣的寂靜！

「哦，西風，你爲什麼不來在芬芳的春
夜，

語體詩

爲什麼不在馨香的夏夜降臨？
他那時正盼着你！噓拂他的生命！
如今遲了，他已先你而擁抱了死神！

(七)

我昨夜夢中醒來
聽後園的桐葉
瑟瑟的，瑟瑟的——
在噓着，一聲聲幽涼的嘆息！

我今朝睡起
哦，滿地的黃葉
靜靜的，靜靜的——
躺着，躺着，沒有一絲聲息！

七

(八)

誰說西風是和婉的？

他在疏林裏狂吼狂奔，何等的烈厲！

誰說西風是暴躁的？

他在靜悄悄，吹着蘆葦的簫笛！

誰說西風是無情的？

他在擁着滿樹的黃葉歡舞如狂！

誰說西風是有情的？

他遠遠的飛逝，棄了愛人滿地底枯亡！

一九二八·一一·一五·於歛浦

□ 故鄉

汪蔚雲

我傍徨在故鄉的河邊，

我凝眼向河濱注望；

柳低垂，

燕徊飛，

桃花含笑不語，

山河的影纖纖！

這一切，都如舊，如舊呵一切！

祇有，祇有呵，

這社會舞臺上的失敗者：

灰敗的臉色，

深鎖的眉尖，

滿頭的蓬髮，

絕望的眼睛，

——已不是當初蘋果似的笑臉！



哦，哦！已不是當初蘋果似的笑臉！！

我徬徨在故鄉的山上，

我疑眼向山麓注望：

繁蔭的森林，藏着頹敗的古寺，

豔麗的山花，映着血般的夕陽！

這一切，都如舊，如舊呵一切！

祇有，祇有啊，

這人生舞臺上的落伍者：

伶仃的瘦影，

孤寂的行蹤，

稿木的心情，

滿腹的憂鬱，

詩體詩

——已不是當初天真爛漫的童心！

哦，哦！已不是當初天真爛漫的童心！！

一九二八·三·二八·鄭村旅次

□ 桐葉曲

汪蔚雲

(一)

我送給你一片枯黃的桐葉，姑娘！

當春的時光，萬彙都復活而興旺；

牠也穿着嫩綠的，嫩綠的衣裳，

站在高高的枝上，前面展着無窮的希

望！

無窮的希望不久就化作熱烈的衷腸，

這衷腸無處訴呵，隨着桐花處處的飛

九

颺；
繽紛，繽紛，在落花成陣的春暮，
淒涼，淒涼，對終古銀黃的月光！

(二)

薰風自海上飛來，紅蓮生滿了池塘，
馨芳的夏夜，一切靜謐和穆的辰光，
牠心神迷醉，血液裏充滿了歡暢，
悄悄地，悄悄地眯着樹蔭下納涼的女
郎！

四圍的鳴蟲奏着美妙的仙樂，
孩兒眼的繁星在太空閃揚；
和風是一陣，一陣的吹來，

梧桐樹下浮着輕塵般的芬芳！

(三)

中秋的月光是分外的明亮，
納涼的女郎喲，一去何方？
陰暗裏飄來一陣木屋的清香，
蕭索的桐影躺在一旁，孤獨呀淒涼！

往事是不堪一再的回想，
熱淚已流盡了呵，心傷！
秋的深夜，萬籟俱寂的辰光，
隨着瑟瑟的西風，牠就離去了故鄉，
落在金井之旁！

(四)

我獻給你一片枯黃的桐葉，姑娘！

是昨夜裏西風吹我深鎖的西窗

是熱淚縱橫在我鬱結的愁腸

我不堪淒楚了呵，步着清冷的月光！

秋的夜晚是這樣底，這樣底淒涼，

簌簌的風聲，滿園的落葉呀悽愴！

請不要棄了牠，這枯黃的桐葉一片，

姑娘！

牠也曾有過欣榮茂盛的時光喲，茂盛

的時光！

一九二八·一二·一·自城返桂作

□ 悲壯之一幕

黎勤吾

誦讀詩

我不自主地移到這繁華之宮，

柔和的沙發襯著我瘦削的形容，

那長爲富人守寶藏的警士，

獐笑著注視我停留在校長室中，

我是一個兩手空空的窮漢，

用不著你們衛從；


更一點力兒沒有，

不要耽憂我突破樊籠；

就是這一段垂死的病軀，

任你們踐踏，任你們蹂躪，任你們擺佈

一一



完結你文明的欺騙，
終於要揭破假面，
來了！來了！三隻駁殼，一根麻繩，
擁出了最高學校的門。

——這裏有的是少爺小姐；
去罷！窮人。

滔滔的長江日夜不斷地流，
高巍巍的黃鶴樓矗立在黃鶴山頭，
永別了！生命的源泉只剩下涓涓一滴，
那兒是堆滿了殘骨斷骸的荒邱。

更無須記念白髮蒼蒼的祖母，愛我如命

的雙親，也不顧了親愛的弟弟妹妹，送
別時淚溼着四對瞳人，社會的萬惡注
了我的生命，
人生的責任不僅是家庭。

我的淚珠，我的怯弱；
我的熱血，我的尊榮；
最後的一瞬，

呼聲！呼聲！呼聲！呼聲！

就這樣簡單的一個個出了獄門，縛了麻
繩，

呼聲隨號聲消逝，



暗示著他們的死音；
斗室中只餘我這怯弱者獨生。

弱者羞慚他的頭銜；暴徒。
失掉了一年的生命；自由。
四圍的高牆，深鎖。
夜兒寂寂，心兒幽幽。

一九二九·三·廿三於獄中。

□ 迷夢

李建勳

潺潺的流水，
似乎是警戒人們地說：
「有爲的人們，
從事你的工作吧！」

語體詩

時計如電掣般的直前，
再沒有復來的機會了。」

蕭蕭的樹葉，
似乎是鼓勵人們地說：

「振作你的精神，
提起你的膽量，
努力！奮鬥！」

去找那自由平等底世界，
去享那快樂逍遙底幸福。」

唧唧的鳴蟲，
似乎指示人們地說：

二三

「易逝的時光，

一天天的飛駛，

你們可怕的前途，

也就漸漸地受了牠的迫促。

回頭！憤發！

趕快地不再放牠輕輕的過去。」

流水響着，

樹葉擺着，

鳴蟲奏着；

可是，

萬惡的人們，

懈怠的青年，

依舊是沉眠不醒，冥頑不靈。

□ 上海寄醒農

劉翰民

(一)

醒農！

我與你，

在梧桐落葉的時候，

同遊上海，

我們經過了石下壩，

看見猙獰的石像，

是封建社會遺下一個 Carved，

你還記得麼？

哦醒農！

(二)



醒農！

我們坐着汽船，

在韓江中悠悠愉快，

看見兩岸筆不能繪的佳景；

在高坡的岸上，

有一個老婦人，

是舊時代的遺骸，

裝式這樣陋，

你還記得麼？

哦醒農！

(三)

醒農！

我們在彩霞將沒的時候，

路體詩

轉搭了太古輪船，

經過了茫茫的大海，

也看不見山，

也看不見樹，

祇有海上的白鷗在我們頭上飛翔；

傾刻間燦爛的水沫湧上船頭，

你還記得麼？

哦醒農！

(四)

醒農！

我們經過了三天困苦的海程，

纔到了吳淞的口外，

我看見了揚子江與黃浦江中的紅水，

一五

我嚇得打了一個寒噤，

啊！這江中的紅水，

是幾年來剷除軍閥的烈士們的血水麼？

這個血水，

你還記得麼？

哦醒農！

(五)

醒農！

我們在上海住了不久，

有一天你伸出你的手來握住我的手，

啊！這一握是你留我在此淒涼孤獨了，

回想起來，

我與你同遊此地，

猶如前天的一個夢，

你還記得麼？

哦醒農！

□ 紀念黃花岡烈士

林培元

憂抑充滿了我的心房，

煩悶擁塞了我的枯腸，

蕭蕭的淫雨，

使我十分的惆悵。

碧色的草，

紅色的花，

點綴在血海中的黃花岡，

更令我生了無限的悽愴。



烈士們呀！
你們的鮮血，
染紅了浩浩的珠江。
你們的頭顱，
堆成了偉大的山岡。
你們那種大無畏的精神，
竟消滅了專制的帝王。
這光榮的事業，
至今還炳烈輝煌！

烈士們呀！
你們的血，
灌開了革命之花！

詩體詩

你們的骨，
造成了今日的中華！
我們現在所享受的自由平等，
就是你們犧牲的代價！

烈士們呀！
現在：
一部分軍閥已經打倒，
大部分革命已經成功；
是不是滿足了你們的志願？
是不是安慰了你們的英靈？
如果你們的心還有未安，
請你們把偉大的血光來照着我們前進！

一七

一九二九·三·二九·於吉州·

□ 哀音一曲

潘東屏

——悼黃花岡烈士而作——

(一)

滿天蝴蝶飛，獨嘆伊人去；

潯陽江畔聊寄蹤，追思先哲淚如雨。

想當時烈士的悲壯！

想當時烈士的雄偉！

(二)

今日黃花落，何時黃花開？

花開花落年年在，烈士一去不復回。

寫不盡詩人的徘徊！

寫不盡詩人的悲哀！

一九二九·三·廿五·作於九江·

□ 秋

張儼人

你悄然地乘涼風走來；但你的形容，

已明顯地現在楓葉梢頭。

有我心緒中的希望和祈求的物件帶來嗎？

？

我希望：

一點可以安靜我思緒的微風，

一些可以激起我回憶的荒涼的景物。

從你灰黃的腳下，

我找着你底功績——在別人認爲罪惡，



雖然我底青春也被你踐踏；
但這迷濛的山林上，你已給我安放我老
死的處所了。

從前我認識你，現在我也認識你，
在你不變的形容裏，我終於找着了真實
的煩惱，

這煩惱，像松幹般清楚地豎在我心頭。

明朗，迷茫，細雨，寒風，
這些調子儘起伏着，儘翻弄着。
你有如是深幽的音調，

在世界上，一切因失望而深深地同情在

語體詩

你底氣息裏了。

□ 橋上

張儼人

是遠處的山河；但在灰濛的霧氣裏。
我們以爲這是幸福的家鄉。

橋上的風雲是輕快地流動，
橋下的浪沫是往返的撞擊，

而我們底心，猶爲遠處的山頭而狐疑。

自然如像少女，在她光耀或黯淡的面上
，
排列着熱情與端麗，排列着微笑與生趣

一九



語體詩

但你瞧啞！在巖蔽的西隅，
醜惡不是在張牠巨大的口呼吸嗎？

詩

● 春日雜興

葉德貴

清晨細雨潤苔階。薄暮斜陽上竹齋。草際輕塵飛不起。明朝好試踏青鞋。
春光到眼儘堪憐。剛近清明二月天。好是陰晴皆有意。桃花宜日柳宜煙。
幽禽枉自勸提壺。小杜風流曠代無。十里杏花村店在。何人冒雨問黃墟。
風物江南莫與儔。仙源到處有漁舟。鰕魚肥比鱸魚早。何必歸心尙待秋。
修禊爭傳曲水汀。高人遺跡記曾經。流觴盛事山陰遠。近向紅橋問阮亭。
人間富貴競相誇。不道王家便謝家。燕子卻能忘勢分。也來茅屋契煙霞。
錦繡何嘗費剪裁。風光到眼總懷開。落花依草鶯囀樹。都是陶鎔大化來。
惜春無計可留春。春去春來未有因。莫道惜春春易老。分明老盡惜春人。

● 客中見燕

葉德貴

詩



詩

侵晨陰雨霽。燕燕忽差池。羨爾尋春至。逢余作客時。日長營壘急。寒重惜花遲。來去緣何事。令人默繫思。

● 戊辰除夕

葉德貴

一年今夕盡。歲月易蹉跎。曲巷雞鳴少。荒原虎跡多。幾家方凍餒。何處自笙歌。憂樂渾無定。令人喚奈何。

● 寒假病中

葉德貴

竟夜不成寐。鐘聲到枕稀。寒燈憐影瘦。薄帳引風微。母老親炊藥。朋疎罷扣扉。隔林喧野鳥。強起步庭闈。

● 玄武湖夜泛

葉德貴

乘興終宵作浪游。曠然身世一虛舟。磬聲近響雞鳴寺。燈火平分燕子樓。涼不因風行自緩。飲宜待月量還留。佳人何在頻惆悵。露白葭蒼入望悠。

● 小倉隨園

葉德貴

十笏名園構有年。小倉山色尚依然。危欄笑倚拈花近。曲水行吟得月先。人幸



詩

有師堪問字。吏真能隱不歸田。羣才久荷裁成力。絲竹今離啓後賢。

● 白鷺洲舟次

葉德貴

一棹行經處。迢迢白鷺洲。平沙分二水。落木下三秋。岸闊吞江影。城高指石頭。片帆風力飽。擊楫興悠悠。

● 遊莫愁湖

葉德貴

雙槳盪輕舟。沿湖訪莫愁。閒情空六代。彼美足千秋。翠黛憐山色。紅菱采渡頭。歌聲聽隔岸。何處女兒遊。

● 莫愁湖勝棋樓謁中山王像

葉德貴

曠代元戎第一人。圍棋決勝定前因。湖邊水月權爲主。海內安危仗此身。龍戰幾經襄大業。馬肝何忍賜功臣。銘勳百尺碑猶在。益信風雲會合神。

● 雨花臺方學士祠

葉德貴

國事非家事。綱常獨見明。讀書真種子。正學一先生。草詔堅詞拒。麻衣大義爭。遺孤誰保護。魏澤是王成。

三



●舟次揚州

葉德貴

綠楊城郭傍江湄。有客停橈繫遠思。好是平山堂上立。隔江山色淡如眉。

●哀濟氓

伍朗如

國軍馳東魯。伐罪拯蒼生。何物木屐兒。冀撓我旗旌。調兵據我地。笳聲動濟城。炸燬我河橋。礮擊我壘營。瓦屋夷平地。尸骸滿路橫。殺我蔡公時。復加則劑刑。挖心與剝腹。慘待我民兵。哀哉濟南氓。十死八九成。死者千古恨。生者哭失聲。每至黃昏候。大地籠愁雲。颼浙悲風起。林葉舞紛紜。磷飛冤魂聚。嗚咽似可聞。魯人亦何辜。淪為枉鬼羣。咄咄木屐兒。視我如羊豕。積修明我政治。勞苦我骨筋。舞我橫磨劍。驅率貔貅軍。誓復五三讐。熄我心中焚。

●雪恥歌

伍朗如

泱泱我國古稱雄。強霸亞東萬國崇。胡為近代國勢蹙。列強日日逞兵戎。豈是山河不似古。無乃同胞酣睡夢。外籬喪失門戶撤。要塞盡去國亡切。五九五卅。又五三屠殺我民。何酷烈碧山河。化作血蒿目。時艱心鬱噎。心鬱噎國家奇恥。



詩

何。時。雪。同。胞。醒。毋。酣。蝶。毋。酣。蝶。恃。血。鐵。殺。盡。胡。人。方。罷。輟。

● 除夜

陳其趨

獨。坐。無。他。語。但。聞。風。雨。聲。一。年。今。夜。盡。根。觸。故。鄉。情。

● 讀文藝叢刊述懷卽以文藝叢刊四字爲韻

鮑容

蒼。集。珠。璣。自。不。羣。我。慚。愚。拙。且。無。文。卻。欣。此。冊。多。裨。益。白。雪。清。歌。遠。近。聞。
錦。繡。文。章。千。里。寄。攻。錯。他。山。亦。快。事。晤。言。覲。面。藉。斯。篇。〔謂通訊欄及照片欄〕
〔我慚繩武丹青藝。〕〔先祖善畫余愧不能盡傳其學也〕

頻。年。作。嫁。邑。城。東。畫。料。詩。材。每。覺。窮。望。眼。此。書。何。日。到。菊。花。已。放。兩。三。叢。
郵。筒。昨。夜。寄。叢。刊。把。卷。伊。唔。到。漏。殘。藝。事。詩。文。書。與。畫。蟾。圓。一。度。一。回。看。

● 題本刊五卷一集桂青凌先生玉照〔在西湖黃龍潭攝〕

解吉昌

西。湖。佳。處。結。茅。庵。影。裏。禪。機。靜。裏。參。妙。相。光。明。誰。得。似。文。星。一。點。照。龍。潭。

● 題本刊五卷一集凌先生令郎乃冰君玉照

解吉昌

五



天生眉目最清激。不愧佳名稱乃冰。信是讀書真種子。淵源家學自相承。

● 七月六日上河南北竟成澤國。哀感之餘得詩數首。解吉昌

一雨三日餘。積水二尺計。平生未見此。八十老翁語。

昔見萬頃黃。今為萬頃白。遙望波浪中。雄雞飛上屋。

農婦語農夫。昨夜魚上牀。三日不放晴。稻芽一寸長。

農夫慰農婦。高田未盡沒。尚有瘦稻枝。似汝頭上髮。

作場如鏡圓。買刀如月彎。場為龜蛇窟。刀鏽苔蘚斑。

小兒跪焚香。哀求天雨粟。粟無草亦無。燈昏聽牛哭。

● 聞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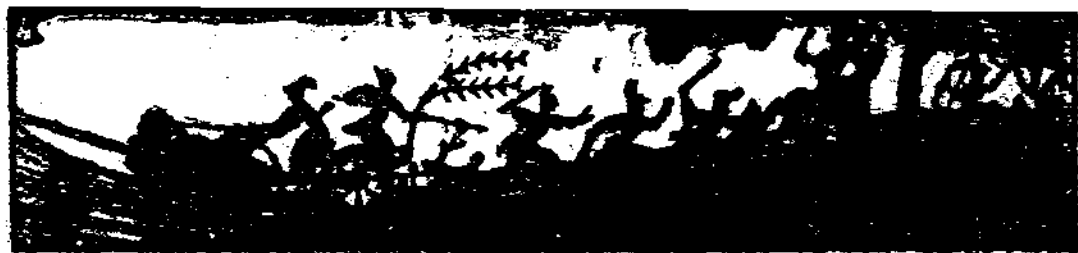
楊同芳

種麥農愁春雨少。探花人怨放晴難。溪翁不問明朝事。雨有烟。雲晴釣竿。

● 畫馬石（在泉州羅裳山下）

王江山

我作南州羅裳客。信步爰觀畫馬石。畫馬石壁不甚高。畫馬石黑畫痕白。不知何人在此畫。何年又無遺文記往迹。嗚呼畫骨曹霸今已無。那來又有真畫。始



詩

● 濂溪愛蓮咏

王江山

草木之花蕃水陸。世愛牡丹陶愛菊。趙宋以來無愛蓮。愛蓮遂爲濂溪獨。濂溪有文說愛蓮。愛蓮說我曾捧讀。讀時茫茫不解意。再拜問師師不棄。固知濂溪不愛蓮。乃託愛蓮以見志。愛蓮非是欲鳴高。物以羣分聚以類。是知天地萬物無不貴。特人專愛殊不易。吁嗟濂溪愛蓮那有僞。

● 卽景

樓基遠

清溪西畔柳橋東。樓外斜陽照眼紅。斜倚欄杆無一語。頻頻搔首數歸鴻。

● 早菊

吳積莖

一簇挺籬邊。花容瘦可憐。蕭齋全仗汝。點綴暮秋天。

● 秋夜獨坐

吳積莖

坐久薄寒侵。蕭條動客心。雲開征雁遠。木落碎蛩吟。秋色清如許。詩懷淡不禁。一樽村店酒。好對菊花斟。

● 閒坐有感

吳積莖

七



一日復一日。一日容易過。一年復一年。萬事成蹉跎。寄語少年人。白頭將奈何。

● 滬上感事

吳積莖

裘馬翩翩盡少年。往來酒地與花天。繁華世界同春夢。過眼雲烟幾變遷。

● 校前小立

顧培根

偶立校門前。寒鴉噪樹顛。西風如虎嘯。日暮萬家烟。

● 夜起

黃鍾鼎

鐘動霜濃月墮時。衾寒如鐵夢如絲。宵來無限傷心事。付與悲秋一卷詩。

● 旅居春感

黃鍾鼎

頻年客夢半依稀。回首河梁往迹非。滿地落花扶不起。鷓鴣聲裏送斜暉。

● 閒窗獨坐

黃鍾鼎

閒窗獨坐雨霏霏。千丈雲霞出岫稀。多謝成行秋塞鴈。草枯木落向南歸。

● 殘臘覆友函問別後狀況及來年預計

齊翰文

地角天涯幾度春。不堪回首憶前塵。寒氈十載成何用。只累貧家益覺貧。



承問何能不敬陳。竹條粉筆逐前塵。嫁衣仍爲他人作。花樣傳開欲換新。（時課本方欲改爲語體）

● 雨後

齊翰文

雲消雨霽路無塵。倚檻遙看草色新。四野農耕乘潤土。叱牛聲浪送來頻。

● 遊吳淞海口有感賦此

李鎮渙

生不逢辰奈若何。空將寶劍日摩磨。縱然貧賤驕人慣。已惜年華逝水過。熱血滿腔生已少。故鄉千里淚痕多。何時得挽狂瀾住。斬盡長鯨息海波。

● 咏范少伯

潘東屏

英雄多巨眼。紅粉自千秋。廿載三生夢。五湖一葉舟。傾城同患難。嘗膽共恩仇。進退知時節。鷗夷自不侔。

● 課餘吟（步陳淑蘭女士繡餘吟原韻）

梁長初

課餘靜坐發新思。掩卷尋歡孰最宜。招得良朋三兩箇。一樽相對共吟時。

● 金錢

高挺齊



說臭非真臭。炎涼本此生。莫嗔阿堵物。堪羨孔方兄。役鬼神通大。流她世俗驚。誰工姪女數。十萬纏腰橫。

◎ 悼初蘭女士並唁劉豁公先生

顧兆璜

荆釵共識孟光賢。不道穠花委盛年。奉倩神傷腸九轉。鮫珠灑向夕陽天。十載辛勤苦備嘗。才誇班謝態端莊。一朝倩女離魂去。怪底潘郎兩鬢霜。人生本屬夢黃梁。離合悲歡宛劇場。參透箇中玄妙諦。為他憔悴太癡狂。花落花開原是數。月圓月缺本尋常。世無不散長筵席。寄語劉郎休自傷。

◎ 弔黃慧如有序

邵劍虹

旅滬女子黃慧如。吳興產。貌秀麗。父早故。兄澄滄。供職於交易所。前歲吳門鉅商貝某之子。欲娶慧如為室。倩冰人往黃宅作伐。其祖母以齊大非偶。卻之。慧如以小姑居處。猶是無郎。不免有標梅之嘆。黃之俊僕陸根榮。乘間向慧如施以勾引。遂釀成主僕戀愛劇。事為澄滄悉。將陸辭退。慧如捲家中細軟。隨陸亡。至姑蘇。被探捕查悉。將陸捉將官裏去。處徒刑二年。慧如雖延轉。



時

師。代陸提起上訴。終無效。而腹中一塊肉。行將臨盆。乃至志華產科醫院候產。舉一雄旋。以產後失調。得病逝世。此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事也。

嬌皇無術補情天。玉殞香消劇可憐。臧獲居然成好合。三生石上是前緣。正是江南風景好。芳魂一縷賦游仙。歡場失足千秋恨。應悟綺緣是孽緣。潦倒情場薄命身。不堪回首溯前塵。可憐黃土隴中骨。猶是狴犴夢裏人。

● 戲擬陸根榮弔黃慧如

邵劍虹

倉卒驚聞薤露歌。鐵窗風味奈天何。爲卿一掬傷心淚。回首當年恨更多。好姻緣是惡姻緣。彩鳳隨鴉豈偶然。從此淒風愁雨夜。夢魂相逐到黃泉。欲寫相思墨未濃。難將心事訴蒼穹。茫茫情海知音絕。清磬梵音了此躬。(報載慧如死後陸有待出獄後爲僧說)

● 秋夜酒後有感

邵劍虹

獨立西風酒力消。靜聽落葉響蕭蕭。不知何處吹簫客。勾起儂心萬丈潮。

● 遊春

楊文達

一一



閒遊最好趁清明。草綠東郊一望平。柳疇黃鶯傳逸韻。溪流碧水咽悲聲。烟花處處迷前路。麥飯家家動孝情。九十春光留不住。良辰欲去壯心驚。

● 有懷峭雲夫子

潘東屏

一燈青史憶當時。事業無成只自悲。大地沈沈憐盡醉。問天夢夢渺難知。吟懷不讓秋蟲健。賦別寧忘落月思。漫道稻梁愁歲暮。傲霜寒菊滿東籬。

● 村居即景

劉立齋

四面雲山鎖翠微。一椽茅屋敞斜暉。遙聞人語清溪外。知有漁翁罷釣歸。

● 讀秦始皇本紀

劉立齋

聽唱虞兮喚奈何。大風一曲故情多。儒生畢竟坑難盡。猶有項劉解作歌。

● 弔黃花岡諸烈士

林子木

七二同袍志不孤。斷頭臺上各爭趨。死歸生寄復何惜。看得分明是丈夫。專制推翻具苦衷。至今猶自想高風。他年革命告成就。何異椎揮博浪中。

● 老妓

林子木



鷺老花殘孰見憐。幾人薄倖扇輕捐。繁華往事依稀在。訴與青衫託四絃。
斷雲零雨冷黃昏。憔悴秋風祇閉門。羨殺破瓜新碧玉。纏頭百萬正開樽。

● 錢友陳來徐赴漢口

陳近仁

元龍湖海事遶遶。破浪乘風萬里秋。夏口江山堪入畫。行囊粉本寫黃州。
琴書結契已多年。今夕偏開話別筵。待看家鄉梅信動。華燈合盞小春天。

● 輓羅直菴先生

汪正田

老來依舊嗜文章。習靜芸窗萬慮忘。每遇花開傾瓊酒。時逢客至典琴囊。素心
堪共三更月。傲骨能撐五夜霜。今日九泉去不返。紅蓮社裏少琳琅。
舊雨凋殘尙慘傷。詞壇飛將况云亡。關心儔侶皆垂淚。繞膝芝蘭總斷腸。會記
書幃嫌夜短。那堪總帳歷更長。玉樓赴召修文去。老大賢名身後揚。

● 懷吟友曾子今可於海上

潘東屏

嗷嗷秋雁渡黃昏。萬木蕭疏冷到門。潭水桃花縈別夢。清風明月聳吟魂。定教
海上伸鵬翅。且向江頭驗酒痕。我亦壯懷銷未得。楚騷如許與誰論。



● 落花

羅穎之

春風使花開。復把花吹落。本是春無情。何言花命薄。
才喜見花開。又看花零落。花落明年開。恩斷何時續。

● 雪夜

顏孤颿

柳絮因風落滿枝。劇憐身世夜闌時。寒宵不敢窺明鏡。憔悴容光怕自知。

● 偶成

顏孤颿

雨後春花落滿江。臨風玉樹映紗窗。堤邊種得絲絲柳。繫住呢喃燕一雙。
萬水千山憶舊游。此身渾似一孤舟。鴛鴦湖上煙波闊。惶恐灘前風雨收。
無聊終日學吟詩。那管他人笑我癡。消得閒愁惟有爾。更教慰我斷腸時。

● 春暮感懷

吳振伯

春來曾未出書齋。二十韶光莫漫誇。蝴蝶夢回芳訊斷。杜鵑啼處碧陰遮。絕無
佳趣常耽酒。那有閒情更看花。客久不知春已去。天涯回首感年華。



小
說



小

說

剪髮

蔡維濟

這時候大約十一點鐘了。曼珠穿着一件簇新的外國綢旗袍，立在梳妝臺前，把一筒橫愛司髻，刷得黑黑地光可鑑人；又嫵嫵娜娜地走到著衣鏡前，把旗袍整理了一下。這件旗袍，剛由裁縫送來，預備明天到陸家喝喜酒穿的。她穿了覺得很稱身，很合意，只待漱石回來看了說一聲好，她便更樂意了。

漱石要到十二點鐘才回來午膳。她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仰着頭望一望時辰鐘，只才十一點一刻。一鐘又走慢了，「她低低地說，其實，鐘走得很準確，一些不慢，不過她性急罷了。」

她又走到窗前，把紫羅蘭色的窗幔掀開一些。窗前的玫瑰花，映着暖



的太陽光，顛巍巍地好像含笑迎人的樣兒。看那園中的蔭道時，靜悄悄地兀自沒人走來。「今天公司裏事情忙嗎？怎的還不回來呢？」她煩惱似的這般咕噥。她勉強拿本雜誌看了回兒，又忍不住走去刷頭髮，整旗袍了。

時辰鐘鏗鏘地敲了十二下，一陣橐橐的皮鞋聲，漱石走進門來了。她等得不耐煩似的埋怨他道：「今天怎麼回來得這般遲？公司裏事情很忙嗎？」他笑道：「不是時辰鐘剛敲過十二下嗎？與前兩天一般的這時候回來，一些兒不遲啊。」

她也不去管他說些什麼，只急急地指着身上問道：「你看這件新做的旗袍的樣子可好？」

漱石看了一眼，微微地笑道：「做好了嗎？樣子倒還不差，可惜……」
「可惜什麼？」她忙問。

「可惜這價錢很貴的外國綢，這般很合時流的高領兒，卻被你那箇梳得很下，掬在肩頭上面的橫愛司髻兒弄腌臢了。」



小說

她滿心的歡喜被他這幾句冷話，打退了一大半。嘔氣似的努嘴說道：「又來了，這是各人的歡喜，人家有髻兒的多着呢。」

「多着嗎？不見得吧！誰家奶奶小姐，還和你一般，留着可厭的髮髻不剪掉呢？明天到陸家去才見得與衆特異，才知道自慚落伍呢。」

「有了一箇髮髻，就算時代的落伍者了嗎？」她憤憤地說。

「噯！我說錯了！這才見得鶴立雞羣，丰姿綽約咧！」他帶着譏諷地說。

被他這幾句話一激，她一股怒氣，再也忍不住了。勃然變色道：「別嘈嘈嚇嚇的。誰願去喝喜酒，誰希罕穿這件衣裳？」說着，賭氣脫了下來，向凳上一摔，換了一件家常衣服，怒氣勃勃地坐在牀上。

他也不覺發怒道：「不要穿，有人穿呢，別丟丟擲擲的。」

「有誰穿呀？我知道的，你這兩天在外面一定拈花惹草，有了愛人了，所以回來了，只是尋人嘔氣，好！別要惹你厭！今天就讓你便了！」她益發惱怒地說。

三

這時候老媽子已開上飯來他管自吃着。老媽子喊她吃時，她已伏在床
上嚶嚶地哭了。

祇要她一哭，漱石早給幾點淚珠兒軟化了。吃完了飯，便走過去柔聲說
道：「不過幾句笑話罷了，怎的又動氣了呢？好了！別哭了！吃飯吧！」

她只嗚嗚咽咽哭着，一句也不回答。一點鐘將到了，他只得快快地又到
公司裏辦事去了。

六點鐘回來，只見臥室裏漆黑的沒些兒燈光，走進去扳亮了電燈一看，
她不見了。問老媽子說出去了不多回兒。問到那兒去的，又不知道。他不覺恨
道：「好箇執拗的女子！」

坐在沙發上吸了一支煙，腦中兔起鶻落，不知想些什麼。一顆心勃勃地
只覺跳箇不止。一回兒，想道：「我也不好，她既然不愛剪，不剪就是了，髮髻也
有髮髻的美觀，何必強迫她呢？」停了一回，又想道：「她不是說讓我便了的
嗎？！她到那兒去呢？回娘家去嗎？——自然，只有回娘家去。我去尋她吧！——





小
說

不去尋她惹她益發執拗，益發神氣了！不一定不去！

他勉強鎮止了他一顆活動的心，拿了一副骨牌，坐在窗前打五關。但是，不多一回兒，心頭又顫動起來。他把骨牌摺在一旁，呆呆地坐着。七點鐘了。七點一刻了。一顆心兀自隨着鐘擺震蕩着。終於使他直立起來，低低地自言自語道：「還是去尋她罷……咳！我的不是，一定去尋她。」他正想出去，只聽得一陣細碎的鞋聲，走向門來，他知道她回來了，一顆心條的鎮靜下來，倒又坐下去抹骨牌了。

她走進來了。他兀自打着五關，忍住了不去瞧她。靜寂了一回兒，心又活動了，忍不住偷眼瞧她，只見她又穿了那件新做的旗袍，坐在牀上很自在地看着小說。

他想逗她講話。但是，覺得第一句話很難出口。過了回兒，搭訕着走過去笑道：「你剛纔到那兒去的？」

「我自有的地方去，」她冷冷地說。

五



「你怎的這般會動氣啊？」

「是你來嘔氣啊！誰動氣呢？不過，我要問你：這衣服你說我不穿，有人穿呢，究竟給那一箇沒髮髻的愛人兒穿呀？」

「那是一時憤怒的說話，問我那一箇，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至於髮髻也有髮髻的美觀處，我不過說幾句頑話罷了，你不願剪掉留着便了，我的愛人，倒並不在乎區區髮髻的有無呢。」

她聽了，忽地立起來喊道：「哎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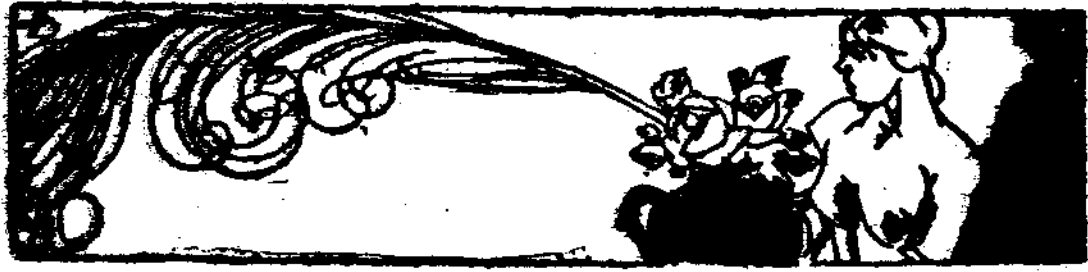
他吃了一驚，忙問道：「什麼？」

「噯！你爲什麼不早些說啊？我已出去把髮髻剪掉了呀！」她說着，回過頭來，只見萬縷青絲，已付并州一剪，截成鴨屁股式了。

□ 微笑

汪蔚雲

近來俊卿在家裏，他的妻子時常和他吵鬧



這已經不止一次了。俊卿很憤怒的面對板壁，他的妻子向他傷心的沉默着。這是什麼一回事哩？原來俊卿自從去年失業回里，閒居家中，日子久了，他的妻子不免時常說他不會掙錢，不會巴結人，託人謀事等話，俊卿本來因着社會的無情，人情的冷淡，便有些不快活了；一聽了她的話，便如燃了引線，即刻發起火來。但他雖然發火，卻並不罵他的妻子，祇是一箇人憤怒的對着板壁，默默的想：

「咳！一箇人的窮途是怎樣可哀啊！不但找不到事做，而且社會一箇表同情於我的也沒有！他們都譏笑我，諷刺我，說是我沒有本領，說是我……咳！總之，種種廢話，使我難堪！於今，不料最親愛的她也埋怨起來了！其實，她們那裏知道我呢？憑良心說：我的不會掙錢，謀不着事，並不是我本領差，也不是我的操行壞；我相信我的本領和操行，雖然不能說怎樣好，也不能算差了。我的所以失敗，落伍者，不過因為我不會諂媚，不會拍馬屁罷了！」想到這裏，他不禁握起拳來敲着板壁，怒斥着說：「可惡！」



這時如果他的妻子能夠容忍着，再靜默片刻，那麼，這場小小的爭鬧便可告終結了。可是當她聽得「可惡」二字，她以為他在罵着自己，於是她的話便忍不住的破口而出了：

「唉！還要說什麼可惡！你也要自己想想，這麼老大的人，還要坐在家裏吃白飯，你自己也不知道慚愧，我都給你羞死了。還要說什麼洋學堂裏畢業，怎麼到現在也不去當先生啊？大舅叫你到他家雜貨店裏去做生意，叔叔也幫你薦到公和布店裏去學生意，你都不去，難道你還要做官做皇帝不成嗎？你家上代沒有葬到那樣好風水！就算有那樣好風水，恐怕你官還沒有做，先就要餓死了。哦！你自己也要打算打算，你不能一世坐在家裏吃白飯啊！你看，現在一家人是怎樣過日子……你家又沒有金山銀山，即使有金山銀山，像你這樣也要坐吃山空啊……」

起初，她的語聲是激昂而憤慨，但是末後漸漸有點嗚咽了他呢，先是靜靜的聽着，繼則似感動而又似不耐，終於是拍起桌子大罵了。於是一幕爭吵



小

說

的武劇便這樣的開始一直到鄰居照例跑來勸解，他才悻悻跑了出去。她呢，伏在桌子上大哭起來，鄰人勸慰好久，才抽喘着氣忍住了哭。直到晚上，俊卿才跑回來，一聲不響的和衣睡下。

但是，有一次出乎她的意外，在早上爭吵了出去，晚上俊卿還沒歸來。她立刻驚慌了，她想出去找他，然而她一箇人在晚上總不敢出去；這一夜，她不能安眠，她只是憂愁着，恐慌着。她一心希望他第二天能夠回家。

可是，第二天過去了，他沒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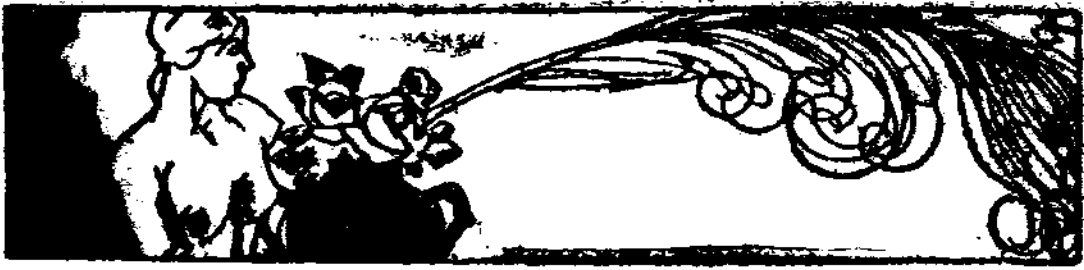
第三天，第四天……過去了，也沒有蹤跡。

她開始憂慮了，着急了，慌忙了，恐懼了！

她自己到親戚家去尋，都說沒有看見他；她託人到他的朋友家去詢問，都說多久沒有去了。她憂愁得連飯也吃不下去，她着急得旁的事一點不去做了。在夜裏，她在牀上只是輾轉着嘆息着：

「唉！倘使他……怎麼呢……唉！平時我太不該了，使他傷心，使他悲苦；

九



——但是我的本意，是要想他好啊！——可是我真不該，那些譏刺的話，刻薄的話，他聽了不會傷心嗎？……他聽了不會恨我嗎？他該不至於有意外罷，大概是到遠處的朋友家去了——然而……唉！我真不知怎麼樣才好……

一禮拜之後，她完全絕望了。她不想吃飯了，他不想做事了，什麼事她也不想做了。她只是終日睡在牀上流淚，此外她什麼也不知道！

她的眼睛漸漸深陷進去了，她的面色漸漸黃瘦了，她的顴骨漸漸凸出來了，她的精神漸漸散漫了，她的衣服多久沒有換過，她的頭髮只是亂蓬蓬的披在頭上。她差不多要變成一箇瘋人了。

十日之後還沒有一點消息。

現在她想自殺了。她想生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希望呢？她想還不如脫離這箇悲苦的生命罷！但是她怕，她儒怯，她沒有勇氣去自殺，上吊或是投河。兩箇禮拜之後，郵差遞給了一封掛號信。她懷着驚疑和歡喜的心拿去託對鄰的張老先生看。



張老先生戴起了玳瑁邊眼鏡，兩隻枯瘠而無光的眼睛從眼鏡中注視着信箋，於是發出了枯破的聲調來讀：

「賢妻如面，不別而行，諒受虛驚矣。彼時憤怒已極，又適於臨行前一日得友人書，云已代謀得位置，故出此舉。事後思之，殊深自悔。茲已就某某小學教員職，月薪卅元，雖嫌清苦，然亦可免凍餒之虞矣。茲先匯上大洋拾元，到新查收，以充家用可也。目下一切平安勿念。近况如何？示復為禱。順詢
妝安！
夫俊卿手泐某月某日」

她喜歡得差不多要發狂了，她快樂得差不多要狂舞了；她的悲哀和憂慮，一古腦兒煙消雲滅，頃刻間毫無蹤跡！

「哦？原來他已謀着事了！」

「並且還是做洋學堂裏的先生哩！」張老先生撫摩着鬍子微笑着說。這天晚上，她做許多許多的夢，夢見她的俊卿投江死了，夢見她的俊卿為許多惡鬼追趕着，夢見她的俊卿為一箇妖怪撕食了；於是她號咷大哭起



來……醒時，她撫着了胸前，吐出一口氣說：「哦！原來是一箇夢！」

於是她又繼續想着：「他在家時，待我，也不能說怎樣不好啊！——可是我太不該使他傷心了呢！和我小時最要好的芳，現在不是常被他的男人打着嗎？那真是可憐！——並且他剛出去便寄來了十塊洋錢……！」

立刻，她摸着枕頭下十塊冰冷的洋錢，不覺微微的笑了起來！

化妝室中

沈一言

「的零……的零……的零……！」

倘使沒有這一陣下課鈴聲，一時沉醉在迷夢中的王覺民，大概不會就立時驚醒罷！

數十分鐘以前，王覺民隨着同學，走進教室中上課；坐定得沒有多時，不知不覺的重溫三天前的一回事。

那天，是一箇星期日的下午，K校裏的自修室中，只有王覺民坐着閱書，



冷清清地萬分靜寞。正在這時，他的同學李時堅，推開室門走了進來。「密司忒王！今天C校裏有遊藝會，你不去看嗎？何苦星期日還這樣用功！」他冷不防在這樣無聊的時候，竟會有人來約他看遊藝會的，況他明知這C校，是男女同學的學校，開起遊藝會來，表演上自當格外出色，那得不樂意去一飽眼福呢！於是很爽直的回答道：「今天C校裏開遊藝會嗎？我倒沒有知道！幸虧你來告訴我，好！我們同去罷！但是——他們要入場券嗎？」「有，有，我有！你運氣真好！恰巧還剩兩張。」李時堅從衣袋裏掏出兩張入場券，向王覺民眼前揚着說：「我們就走罷，恐怕時間快到了！」

K校離C校，只差半里多路，不到幾分鐘，早就到了。他倆在入口處交了入場券進去，就見幾箇女學生，像穿花蛺蝶般的招待擁擠的來賓，和分送開會節目單，異常忙碌；他倆也各人接到一張，展開一看，纔知道離開會時間，還有好些時候；他倆立了一回，李時堅有些不耐的說道：「密司忒王！我們現在不如到化妝室裏，看他們化妝去罷，說不定還有熟人碰到呢！好！覺民應



小

說

一四

着，隨了時堅繞到表演臺後的化裝室中。在這化裝室中，已有不少男女學生正忙着自己的粧飾；幾箇女學生，穿了鮮豔的舞衣，耀得人眼睛都花。王覺民心想：『如這般少女，在臺上輕歌妙舞的表演起來，不知要得到多少觀衆的讚美聲咧。現在雖不會表演，已使人見了心旌搖曳，幾疑她們是仙子化身了！……若使她們的意中人見了，又不知要愉快歡欣到什麼地步呢！……』覺民正在出神默想，眼前彷彿一閃，定睛一看，一箇時裝女郎微笑着向時堅和自己點頭；他暗地裏喝了一聲彩，不覺也還點了一下頭。同時，覺民的心中，湧上零亂而迷惘的思緒：『這女郎真美麗呀！……她認識我嗎？……不然，爲什麼向我點頭呢！……』剎那間，覺民不能打破這疑團，於是不得不去問一問時堅，或許他可以知道。覺民輕聲問道：『這位女士你認識嗎？』時堅向他答道：『她是我的妹妹麗娟呀！也在這C校裏讀書，你不認識嗎？』那女郎見她哥哥在介紹自己的名字，也走近幾步說：『哥哥！這位先生是誰？』時堅道：『他就是我的同學王君覺民。』麗娟道：『噢！王先生嗎？……』她的話還沒有



說完，被她的同學喚去練習表演了。

現在這一陣鈴聲觸到他的耳中，他還以為C校裏的遊藝會開幕了。他張眼一看，纔知道是好好的坐在教室中，以致C校裏開的遊藝會——女生的歌舞，怎樣曼妙；主演「愛之花」新劇的李麗娟，表演得怎樣細膩而切貼；尤其是求婚的一幕，她的表情怎樣老練，如何得到觀衆熱烈的掌聲……；覺民都不及夢想下去，惘惘然的隨着同學走出了教室。可是志忑的一顆心，在腔子裏不肯立時寧靜；他偷望同學們的面色，似都現着神秘而奇異的眼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他恐慌極了，以為自己的秘密，在教室中露了破綻，以致被同學們在竊笑私語。

在恐怖環境中的王覺民，居然想到一箇良好的計畫，他用旁敲側擊的問法，去測驗他同學口吻，以解自己的疑慮。可是一連問了好幾箇，他們的回答，全是風馬牛不相關的，他纔決定自己並沒有露過破綻，或許是神經過敏的緣故。



覺民自己也覺得好笑，他想：「女子竟有這樣大的魔力，自從我見了麗娟之後，她美麗而活潑的小影，會時常在我心腔裏轉動；而且她和我，祇不過見到一面，又無所謂『愛』，能使我一時一刻都忘不了她，真出我意料之外呀……到現在，我纔悟到有些人，滿口說着『獨身主義』，其實，也不過一時遇不到相當的配偶，作一種自己安慰的言詞罷了。在以前，我見到平常的女子，並不覺得可愛；見了她，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愛她的所以然……唉！麗娟！麗娟！擺脫不能，我要進行我的第一步手續了，請你原諒我的冒昧罷……」

晚餐後，覺民獨自坐在寢室中的燈下，靠着書桌，一手捉着筆，一手支着頭，默默的沉思了一回，就很遲疑的寫下去，寫得不到一行，又現出不滿意的樣子，把那信稿丟在旁邊，另換一紙再寫；這樣一連換了幾次信稿，纔很仔細的謄到粉紅色的信箋上。

麗娟女士：

你接到這封突如其來的信，心中一定很駭怪與驚奇；或者要不閱而



小
說

撕作蝴蝶飛啦！女士！請你不要這樣很心，忍耐一下，讀完了我這封信，再撕碎不遲；因這信我可對天立誓，絕無歹意存在！簡單說一句，確實是我不得已的心曲啊！

那天星期日在貴校化妝室中一面之後，我纔開始認識你；這原是很榮幸的事。但是我的苦悶，實在也種因在這時。說來真慚愧，那天看見你之後，你的芳影，竟會牢牢的嵌入我的方寸之間。女士！你想！我脆弱的心版上，嵌了你這樣美麗的豔影，使我怎樣受得住這三天來的折磨？所以今天不能不使我很冒昧的寫這一封封信了！

至於我向女士的要求，也很容易做到的。就是請你給我一箇友誼的地位，我已很歡欣了；如能再見一面，我當極誠感激你了。你是聰明人，大概不會使我失望罷！

時刻懸念你的王覺民謹上

他寫完了這信，又開好一箇妃色信封，黏上郵票，自己特地到郵局裏去

寄了纔很放心的回到宿舍裏睡覺

K校的門房裏，設着一隻公用信插；凡是寄到校中的信件，都插在上面，須要收信人自己去取。這兩天來，這信插卻成了王覺民的知己。他除了每天上課的時間以外，總要到門房裏去看幾回。可是這信插真作怪，每回總使他失望，再也不見他意中想念的一封信。

好不容易挨到了星期六的晚上，覺民剛走進門房，早見信插上他以爲極可注目的一封信，他如搶一般的取了下來，回到自己寢室中，關上了房門，拆開來讀道：

覺民先生：

你的來書，拜讀過了！蒙你這樣垂青，我自然只有喜悅和感激，那會使你失望呢！我在這裏也很盼念你，請你明天下午二時，在S公園的柳鶯亭裏等候；但不可失約的呢！

李麗娟謹覆





雖祇這簡單的幾句，在王覺民看來，已珍同拱璧；他內心的喜悅自然不能在筆墨上形容了。

這一夜，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睡不着；志志的心，也感到萬分不安。其實，他因預備明天見了麗娟，怎樣和她談話？怎樣和她親近，和傾吐自己愛她的心，怎樣……他都在心版上鑄着完全的循序，不使當面忘記漏脫。

星期日的午後，王覺民便忙着整容修面，換衣更服，足有一小時功夫，纔修飾定當，裝着滿心的愉快和希望，直向S公園走去。

這箇S公園，面積雖不甚大，倒也有假山亭榭，池沼花木，點綴得非常適宜。那柳鶯亭便在一座假山石背面，地址確很幽靜。覺民悶坐在這亭中，等了好久，仍不見麗娟光降，他焦急的心情，有似熱鍋上的螞蟻。正在這時，假山石那面，忽轉出兩箇青年來；一箇他認得是同學李時堅，還有一箇年紀較小的，卻不認識了。他連忙想躲避，但已聽得李時堅在招呼他道：「噲！密司忒！王！你到這裏多時了嗎？覺民於是不好意思起來，也只得應道：「噯！時堅哥嗎！你



真難得到這裏來，碰得多湊巧呀！」湊巧嗎！我們約好了總來的呀！」覺民聽到這句，心裏很覺奇怪，他知道對麗娟的事，已被他哥哥明白了。同時，全身的血脈，頃刻緊張起來，面上也火辣辣地說不出一句話。接着時堅又很莊嚴的繼續說：「密司忒王，你還不明白嗎？其實，我的妹妹麗娟，早在你眼前了！你爲什麼當面不相識……」王覺民呆若木雞的立着，聽了時堅的話，更如墮入五里霧中，亟欲辯問，卻又聽得時堅說：「你不明白我的話，我不妨再來介紹介紹……噫！他（指同來的青年）便是你時刻戀念的所謂麗娟女士，但他的原名，並不是麗娟，是喚利堅——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妹妹！至於爲什麼鬧了這樣一箇笑話，不妨由利堅自己來說……」利堅接着道：「王先生！我對你真很覺抱歉！因那天我們校裏開遊藝會，在「愛之花」新劇的乞婚一幕裏，扮女主角的，須得有一番熱烈的愛情表演，徵求女同學，她們都怕羞，不敢擔任，我就勉強權充一下。想不到我化裝定當之後，遇見你和我哥哥，於是也連帶向你點了點頭，你竟會錯認我是真的女性，問起「這位女士你認



「我哥哥也就將錯就錯，說我是他妹妹。三日後，你竟寫起情書來了，實在是我最初所不及料的啊……現在既已說明，你總可放下這條心了罷！」
利堅說着，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照片，很誠懇地送給覺民說：「這是我的一張化裝女性的小影，送給你當作一星期來煩惱的代價罷！」

這時王覺民祇有接受了那張照片，對着時堅兄弟倆苦笑。

生路

何炳麟

——人們誰都很清楚的認識我，可是我自己卻不能有相當的自知；難道真箇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嗎？好聰明的人們，真具有絕頂的天資，看得我死的，並未有事實使得他們如此呀！怎樣整箇的我，全都在他們鳥瞰之下呢？真是奇怪！我的浪漫，我的一切，並不墮落啊！並沒有罪過啊！並無給人輕視的道理啊！我的熱血依然在抱，我的精神依然雄偉，我的意志，依然堅決。何嘗不能振作呢？本來呢，革命的人，固不耐煩計較這班醉生夢死者之私議，沒空閒

管這些瑣事末節。可是我胸懷非常狹隘，沒事時總尋找這些自擾的問題思量思量。

——我自己覺得十分潔白，十分沒有給人口實的地方啊，爲什麼我現在急着要上學，總不能借得戚友們的半文呢？難道因爲我太自尊嗎？！根本我沒有自尊的可能，根本自尊只有在窮人面前擺架子，在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面前炫耀；根本自尊只有有錢的人才配講。有錢自能使人尊敬，自能將陌路拉成至親，自能收買來女人的心，自能役着大人先生們在面前恭維。這些我是絕對不可能的呀！過去我在任何學校中不也是名列前茅？不也是掛人口頭？不也是爲女人所崇拜的？可是現在呢，家庭鬧得每况愈下，秋風兒吹散了我週身的雲彩；我於是便一落而在人白眼中蹂躪下了。從前許許多多漂漂亮亮的口頭援助，和厚望我的人誠懇懇的勉勵禱祝，非常圓潤而動聽！而今金錢沒有了，榮譽也去了，感情也變了，毀蔑跟着來了。

——我的家庭，也還有薄田數畝，在鄉下大小還有箇地位，往常移挪數





百元，也還可以；但現在愈度愈窮困，差不多已赤裸裸的露在人前面。加之共產黨在那地引起了幾次鬥爭之後，社會上遂自動的取締金錢的往來，借貸誰都不承認的；他們貯蓄起來，預備着暴動時期住上海的生活費。尤其看見了窮苦的學生，他們有些害怕。『學堂裏的學生，多半是共產黨；他們說什麼共產主義呢……宣傳得非常利害……那些那些不安天命的窮學生的確的……共產黨教人抗租抗債抗稅哩……』

——我眼巴巴的望五中全會開得良好結果；對於社會有很大的改良，使牠有些生氣；對於困苦青年有相當救濟，給他們一線生路。可是綿延數月來，社會仍是那樣，我仍是這樣，煩悶痛苦依然充實了青年的腦海。唉！申報載上海今年八月份平均每六小時半中有一人自殺，成了現代社會最急待解決的大問題。然而雖如此說，又有誰來管閒事，誰來注意呢？

——說起自殺，這社會怎得不使人自殺呢？我前天在上海和朋友晚上逛黃浦灘的時候，——那淒涼的一晚，難咨的問題，茫茫的將來，將那十里洋



場，冰化在我腦海中；其時我有一箇衝動，很想葬身黃浦，投黃浦確是一箇逃世求安的法門啊！我極同情於那些投黃浦的男女青年。回旅館後，便把生活的苦況和投黃浦的意見，函告了箇沒感情沒理性的Y。那原不是搖尾乞憐，那純粹是衝動。誰知這便成了不自尊，成了人鄙視的中心！這信寄出去後，我萬分的懊悔，我滿面流淚，慚斥我的意志薄弱。後來我回到江北，果然被一箇無理性的潑辣貨知道了，她作口頭禪的譏諷，我心中不知其然的難過，我無言對答，只有埋首走避。那女子是純一的拜金主義者，她曾爲命運八字，被瞎子打破了她做富翁之媳婦的幸福。我也曾爲慕着她肥大的臀部，做過她裙下的奴隸；爲着她女學生的金字招牌，求着困苦中之愛，而低首下心，結果沒有金錢之擁護，徒自取辱，唉！傷心啊！羞恥！

他現在也成了失學的青年；學校的請假期已屬截止；同學們都紛紛負笈走了。他暑假後忙了兩月的經濟，終究不會能忙到，誰肯將自己掙來的血汗，給他去揮霍。現在只有坐守家園，聽聽人們的毀謗，非議，和無聊的議論。



這一天他當昏燈照壁人初定的黃昏，獨自坐在一間空洞洞的書房裏，呆呆地想。大約想了有兩箇鐘點了，結果他尋思毫無生路。擡頭看見白壁上不知何年不知誰，在那裏寫了一首七絕：

歐亞風雲千萬變，英雄事業古今同！

花開上苑惟三月，人在蓬萊第一峯。

他每天總會看見這首詩，他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可是今天卻龍蛇似的活動起來，映入眼簾。他覺得人之遭遇，實在奇突！此詩的作者，具何等興趣！此詩在壁上的一位，這時又何等背景！他深深的感動，這箇有同樣背景，題作這一類詩的希望，使他發生了宗教觀念。

寧知白首之心？老當益壯；

不墜青雲之志，窮且益堅！

兩句座右銘又被他高念起來，念了一會，這前進的鼓勵，究屬非常空泛；誰不知道鼓勵自己前進呢？無如事實上，自己的意思，全為環境所征服，不容



箇性去伸縮。這夢裏的英雄思想，已在多年之前打得粉碎了。整個的社會，給英雄來治理，人民想英雄來救濟，祇成爲嘆語。而念着現時的屈伏，待時而動，而鳴而飛的人，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既已窮了賤了，還要怎樣呢？他想來想去，總是找不到生路，忽發狂也似的高喊起來。熟睡的人驚醒了，埋怨的聲音阻住了他的悲鳴；他這才覺得太 *Styres*，太興奮了。乃慢慢擦起火柴，燒着紙捲煙吸着。慢慢地沉默起來；自然的驅使，他又苦思了。

——啊啊！冷酷的塵圓呀！無聊的人生！在理論上說，上學不上學，原沒什麼關係；求學的迷信原不過小資產階級濃厚色彩的表徵。其實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豈容得沒錢的有求學的機會！況且我書讀過十多年了，自問實沒一絲的用處，沒有一毫的能力；學書不成，學劍不就，無形中被社會生生榨死！唉！但是，除了讀書，又怎麼辦呢？

——當然是到處遭人白眼，當然是交游莫救，當然是失學，當然是困窮！優柔善媚是多麼動心呀！剛強不屈是多麼令人生怒呀！在最近沒箇不說我



秉性惡劣！誰人不說我頑固不靈！我真的有短處給他們批評毀罵嗎？因此我徘徊中天，竟日的思索。適應呢？還是改造呢？抑是二者兼顧呢？適應生活，我終覺沒法周旋，沒本領和智力。二者兼顧，事實既不可能，我更是手足無措。這實在沒辦法，簡直是斷魂的問題。只好硬着頭皮，取單純的手腕，去革命，去改造。而身之困窘，也隨之加增。

——去度槍林彈雨的生活罷！這種生活可以消滅人們一切的憂患煩惱！但而今已到軍閥混戰的小結局，正高唱裁兵化兵爲工的口號。許多退伍戰士，正鬧飢荒，痛苦，懊喪；做土匪也有，行小竊也有，流氓也有，乞丐也有；還談到招兵，給我去了結人生嗎？上次我在N城某戚家，一箇無可于歸的退伍兵，他拿出了許多證據，說他是某軍某師某營某連的退伍兵；他訴苦得伏地慟哭；他爲着求一餐充飢，向我叩首……唉！可憐！做了軍閥的奴隸，爭來了許多地盤；幸而生命不會爲那般狗送掉，總也算得傲倖了。爲着每月數元的生活費，而那樣殘殺，殘殺無仇無怨的同胞；到頭來還是行乞生活。那時意識目的

和希望祇都成了水中泡影！

唉！不如找箇職業罷：——

這箇衝動，才到他腦際，他立刻如棉花一般軟的擁在椅中；他再也不敢向下想了。前天他託人在建委會謀事，那人表示很關心的樣子對他說：

「……我聽得人說：『你現在差不多落魄了，要做黃浦同志。』我知道非常難過！這也是青年所不可避免的現象呀！我也曾經這箇時期，但終究這是錯誤的！本來呢，如你這樣才學，立身之地，總該可以找得的……這萬惡的社會，埋沒了許多有為的青年……你終不會久居人下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不過是暫時的罷了……我呢，算是交了好運了，在建設委員會占一席位置；但新進去的，人頭沒有熟識，無從請人說。不然，我們感情這樣好，我素來很同情落魄的青年，這一點幫忙，原算不得什麼；可惜南京現在謀事的人，揮汗如雲，老是找不到事做。這回中央委員胡先生歸國，我們的張會長怕有動搖，他有變更，我們根本一齊要別尋生路……」



小

他不願再聽，十分不耐煩這一流的人的話音，不作一聲，點一點頭，翻身走了。「戴什麼假面具呢……斬釘截鐵的說罷……真是可惡之極……誰和你這班狗有感情呢……怪我未能守貧安命，給這些東西知道了我……唉……」他恨恨地懺悔着。又前天W夫人到首都去，看她的丈夫，有錢的橫豎沒什麼望念，到首都去玩玩，開開心，領略新的京城氣象，安慰安慰丈夫的寂寞。她臨行對他說：

「……金錢方面，我是愛莫能助……我到京後，請人代你謀箇位置罷！……謀事總非我親去不行……」

這寥寥幾句話儘夠了，不用多說了。天下那裏有這許多關心人事的慈善家！真的數十元的上學經濟，她無能為力嗎……現在已三週四週五週了，謀的事在那裏呢？他想到此，微微的吁氣，香煙已燒到指頭，他慢慢丟掉，預備要接一枝，擡頭見日間沽的餘酒半瓶，立刻非常興奮，拿下放在桌上，心靈顫動得很利害，自己莫名其妙的對酒瓶看了半天。眼前擁來了一羣魔鬼，圍繞

說



着很很地與他搏擊。他不堪了，他非常憤怒，緊握着拳頭，向前擊去，但是和做夢一般的無力，虛空中什麼都沒擊着。回頭來，睜眼細瞧，幽暗的屋裏，一燈如死，冷照着一架空牀，一架散書。斜月透窗射來，白慘慘的帶着恐怖，微風吹過，傳進萬籟哀音。他念了兩句：

『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拿起酒瓶，咕嘟咕嘟把酒一氣喝了。不一會，手足冰冷，心頭如萬馬奔騰，四面跟着旋轉起來，便昏然睡倒。他現在得了五分鐘的享樂，空間裏失去他憂患煩惱的意識存在。可是茫茫的將來，又是怎麼樣呢？

□ 等待

張淡雲

一間舊式的屋裏，燃着一支暗淡的洋燭。牠微弱的光線裏，隱隱現出一箇中年人，在那裏吸紙煙，從口吐出的煙，浮在空氣裏，形成無數的小圓圈。圓圈由小而大而消滅了。片刻的工夫，這間小屋，成了煙霧迷濛的世界。



秀嵐坐在椅子上，斜依着桌子，在那裏癡想。房租每月漲了大洋一元，大米每斗也漲了三毛。生活程度日漸提高了。教員的薪水，雖然經了幾番的增加，但是和物價的增加比較起來，始終是不成比例的。現在的生活，實在是難以維持。一號發的薪水，不是全還了上月的欠帳了嗎？如今手裏一文存錢莫有，若是有一件偶發事項，將何以應付呢！並且我和校長，意見本來不合。從增薪以後，他就有心將我裁撤。唉！簡直連這種生活，過的還不穩固，若不快快想箇方法，假使校長真箇將我辭退了，那時措手不及，如何是好？現在我應當快快找條道路，以作準備。

素來不善交際的秀嵐，現在打算要向別的地方活動，委實是件難事。不常和他接觸的人，不消說和他沒有密切的關係了。就是常和他接觸的同事們，因為他不肯和他們在一處談天，打牌，閒遊，以及飲酒作樂，人家都以為他性情孤僻，也都和他沒有深密的感情。所以他莫有親信的朋友，換句話說，就是他莫有密切的知己。如今他要向別的地方活動，這箇介紹人是唯一難得



的。

經過長時間的思索以後，秀嵐忽然想起，他新任省政府建設廳第一股股長的老友澤民來了。澤民是他的同鄉，並且從小就同學，兩箇相處很是相得。在初小畢業的那年，二人就成了結義的小朋友了。經過了高小三年，感情更加融洽。在中等學校時，還不斷的來往通訊。現在雖然他充當第一股長，自己已是小學教員，然而憑着教育神聖的頭銜，去拜訪他，他不至於不給見的。相見以後，談起往事，引出舊日的感情，那還愁他不給謀點事嗎？我們可以相信，如果建設廳第一股長要代人謀點事，是很容易的。

秀嵐於是決意要去拜訪他的老友澤民。第二天向學校裏告了一天假，逕向澤民的公館走去。世間隨心事實是少，這次拜訪，正趕着澤民莫有在家，莫有在家，他不能不想是不給他見。同時莫有在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細細的將澤民的辦公時間，休息時間，和在家的時間，完全調查確實。選

★ ★ ★ ★ ★



擇他在家的時間，作第二次的拜訪。

一箇燈光輝煌的客廳裏，擺列着極豐富的茶點。澤民同他總角的老朋友秀嵐，在那裏暢談往事。幼時彼此如何的研究課程，如何的共同遊戲。又談到初小的某某同學，學品如何。高小的某某同學，學品如何。又某某同學，現就什麼職業。某某同學，現任什麼差事。真是樂而忘倦。十一點鐘後，他纔坐澤民的自用車回家。臨行時澤民還請他常常來談話。

從此以後，秀嵐便成了澤民的常客了。第一次見面，是不便向人求事的。經過了幾次拜訪以後，一天談到箇人的職業問題。他向澤民大發牢騷。同時向他要求給代謀旁的事。

澤民極與他表同情，慨然應允代他周旋。秀嵐是如何的快活。

秀嵐向澤民家去的次數，越加多了。但是他始終得不着好的消息。雖然澤民招待他一次比一次似乎疎遠了，但是他相信澤民確實莫有輕視和厭煩他的心。稍微有點待慢，正是表明真正的朋友，用不着客氣的。



★ ★ ★ ★ ★
一天秀嵐在澤民家中得到一箇好消息，就是且縣的稅捐分局長出缺，據澤民的談話，憑他的力量，替秀嵐謀這箇分局長，是容易極了。秀嵐也很以為然。於是他天天去探聽消息，消息也是日見進步。秀嵐以為這箇分局長是一定作得成的了。但是一箇晚間，澤民用很着急的面孔，向秀嵐道歉說：「且縣的稅捐分局長，已委定總局長一箇朋友了。這雖然是我的辦事不力，然而因為間接的關係，實在無法，現在請你稍為等待，兄弟亟亟為你努力就是了。」

秀嵐聽了這些話，的確合理，當然莫有怨詞，並且安慰澤民說：「將來的機會多着呢。我相信你一定是肯為我出力的，並且現在我還有佔身的事，你何必這樣着急呢？」他們彼此又談了些閒話。在他歸家的時節，澤民還說了許多抱歉的話，並且希望他安心等待，不必着急。

★ ★ ★ ★ ★



秀嵐歸家以後，將前幾天打算作稅捐分局長的心，完全打消了。現在不得不安心去作他那小學教員。有一件事使他心不死的，就是澤民還應許給他繼續的努力。所以他仍然不住的向澤民家中去探望。

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拜訪，他在澤民家中，又得了一箇好消息。澤民手下的那一箇股員，自動的辭職。這箇位置，人人都相信不會落在別人手中的。因為這箇職務，在澤民領域之下，焉肯使外人染指！並且秀嵐也曾向他有多次的懇求，他也有正式的應許。如今他要打算言行相符，是不能不將秀嵐位置在這箇地方的。在澤民的表面上看來，也似乎要這般作的。因為他向秀嵐說：『這次一定成功了，委任用不了半月，總會下來的。這箇股員，固然比不了且縣的稅捐分局長。可是比那小學教員，強的多了。』秀嵐聽了這些話，心裏暗想，這番是一定成功莫有疑惑的了。所以他預備一切事宜，好去接任股員。在這忙亂中，不能兼顧到學校教授的事。又加上他和校長不睦，所以他將教員的職務辭掉了。一則顯顯他的活動力，並且可以和校長賭賭這口氣，老爺不



作教員，當當股員給你看。

一天早晨，秀嵐還睡在他甜蜜的夢鄉。被他的太太將他推醒。因為澤民處來箇聽差的請他說話。他以為這不是委任下來了，就是有另外的重要消息。急忙的盥漱完了，稍微吃了些點心，逕往澤民處去了。

他到了澤民家。澤民正在客廳裏踱來踱去，見了秀嵐越法現出緊張不安的面孔，向他說：『現在的世界，簡直是勢利的世界啊！』秀嵐還拿當他有別的不如意的事呢？隨勸他說：『有什麼事，不妨慢慢的辦。何必這樣急呢！』澤民說：『不用說了，我真是對不住朋友。原諒，原諒，任憑老兄吧！』秀嵐此時不知怎麼一葫蘆藥，經過細細的詰問以後，纔知道這箇股員，已經委給廳長一箇親戚了。

秀嵐雖然不歸咎澤民爲他辦事不力，因為股長沒廳長的勢力大。但是他不能不怨恨自己的疏忽，爲什麼莫有得着股員的委任，竟將教員辭了呢！於是他將辭了教員的事，告訴了澤民。澤民雖然很像着急，但是也無別法，只



有勸他等待機會就是了。

★ ★ ★ ★ ★

這時候秀嵐是不能不着急的，他一天必需有一元以上的開消。但是將進款的道路失掉了，不得不請求澤民援助他。一天晚上，當秀嵐帶着可憐的態度，向澤民懇求的時候，澤民帶着笑容向他說：『機會又來了，只看你的命運如何吧！現在F中學少一位會計先生，我和那校的校長，是莫逆的，你先在這等一等，我去給你薦舉薦舉，十點鐘一定可以回來的。』說着走出門去了。

澤民出門之後，正遇着他新近交結的朋友佩德，佩德是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的秘書，雖然是新交的朋友，可是感情的密切，勝過於親弟兄，澤民因為佩德的要求，到他家打牌消遣去了。

在打牌的時間，澤民和佩德談了許多的親近的話，最使人注意的，是佩德請澤民要好好看待他新薦去的股員，因為這箇人是新從中學畢業，作事是毫無經驗的。



★ ★ ★ ★ ★

這一次我們不敢斷定澤民不忠誠於朋友，因為去打牌，能同這位新交
的秘書朋友，感情親密些，或者於他幼時的老友，有點補益的地方吧！至於第
一次的新分局長，是否是總局長的朋友，第二次這新股員，是否是廳長的親
戚，以及他曾否爲他幼時的老友用力，全不是局外人所得知道的了！唉！圓滑
的手段，真可怕呢！竟能使人迷惑在他的裏邊，而不覺悟。

★ ★ ★ ★ ★

一箇燈光輝煌的客廳裏，光線射在粉牆上，反射出慘白的顏色，鐘的時
針，已經由十點而十一點，逕向十二點跑去了。誠實的秀嵐，還坐着等待，不慌
不忙的等待，他相信澤民是能代他出力的，這時節一定是正向F中學校長
推薦他呢。



劇

本

劇本

主義 新劇 寶貝

黎學園

第一幕

融融家庭佳人談故事

茫茫海水苦力棄生涯

登場人物

字大觀 年約三十左右，紳士而有學者氣象。

華葆初 字之妻，一富有新舊學識的女子。

綺人 字之妾。

地點 舊式中等家庭

開幕 (夫婦三人，作家庭閒談狀。)

字 奶奶，近日看些什麼書？

華 我從前日起，就聽你……專看些主義書，也好略略懂點

黨義。

字 現在已看了那一種？

華 三民主義還祇看了三四講呢。

字 內中有些什麼好處？

華 你莫非耍考我嗎？

字 (面含笑容道) 那敢考你，實在我看書的腦力不足，又沒有你們女子細心，從前所看的十九忘記了，還配說考人嗎？

華 (現著急狀道) 當真嗎？莫要謊騙我？你們男子每每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多是欺我們弱女子的！

字 (正色道) 豈有此理，到底你看了好些，說點我聽罷。

華 我記得總理說的一段故事。

字 是箇什麼故事呢？

華 簡直是一箇笑話。

字 怎麼說法呢？

華 總理說：他老人家在香港的時候，親眼看見一箇苦力，在輪船碼頭上，拿着一根竹槓，兩條繩子，幫着旅客們挑東西；一積積了十幾塊洋錢，那時候呂宋的彩票盛行；他就把那十幾塊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

綺 夫人，想那苦力一定是得了頭彩，發了財啊？

華 慢着，你聽我說喲；那箇苦力，吃的在口裏，穿的在身上，是沒有家屋的

，從前幾塊錢，常收在衣袋裏；買了這張彩票，卻是一張紙，易得損壞，無法可以收拾，想來想去，祇有那根竹槓，就把那根竹槓打通節節，將彩票放在裏面，然後又把他塞得很堅固的，萬無一失了。

綺 那末，若是要對號碼，拿出來看，豈不很費力嗎？

華 不，他因彩票在竹槓裏，不能隨便拿出來，所以他把彩票的號數，死死的記在心頭，時時刻刻都念着呢。

綺 夫人，到底他得着了頭彩沒有呢？

華 得了咧，到了開彩的那一天，他便到

圖 本

彩票店裏去對號數，一看見號單，就知道他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

綺 （作歡喜狀道）他該喜得像什麼樣兒？

華 他喜得上天，幾幾乎要發起狂來，以為從此就可不用那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

字 （站起雙手作甩物狀道）那箇牢什子應該攢了他！

華 （作急遽答應樣道）是的咧！他以為從此就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歡喜到極點的時候，便隨手把那竹槓和繩子

三

劇本

攢到海裏去了。

綺 (作吃驚樣呼道) 哎呀! 那彩票拿出來了未有呢?

華 不錯呢, 那彩票還在竹槓子裏面, 一起攢到海裏去了呢!

綺 (作惋惜狀道) 如此, 那箇苦力他心裏怎麼好過, 該不至去尋短見罷?

華 我恰恰看到這裏了, 還未往下文看, 只好學那說書的老規矩, 且聽下回分解罷。
(幕閉)

第二幕
世界主義祖宗柔遠人
民族思想子孫忘故我

登場人物 同前

地點 同前

開幕

華 密司脫字! 我們的祖宗也會做過帝國主義嗎?

序 我們的祖宗, 卻也算得是一箇帝國主義; 不過只有帝國主義的地位, 帝國主義的勢力, 不會用過帝國主義的手段去待那弱小民族呢。

華 (作不信狀道) 我們現在這箇弱法, 從前也還強過了吓。

序 (氣昂昂的道) 怎麼不是的呢。像我們祖宗漢朝時候, 打得漠南無王庭, 西域各國都內屬; 唐朝時候, 四夷來

庭，遣子弟來華就學，稱天可汗，明朝三保太監下西洋，南洋許多國一齊向化天朝，就是如今赫赫然的列強，俄國在尼布楚條約，曾爲我國威服，日本在明代屢受我國的冊封，英使來覲見，也行過拜跪禮呢。

華
既是祖宗這箇闊法，怎麼還落在列強的後頭呢？

字
你不知道嗎？就是太講和平了，待外人總是懷柔，所謂招撫以禮，懷遠以德，又說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只要外國人，奉了正朔，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把外人視同自家人一般，說什

圖
米

麼王者無外，要服荒服，島夷索虜，畛域無分，不知不覺就走到世界主義的路上去了。

華
那未必是不知不覺，只怕簡直是世界主義去籠絡異族吧。

字
不錯呢。那曉得只在世界主義上提倡，卻把固有的民族主義，攆到腦後去了。子孫忘了本來面目，自家沒有一點的團結力，到得國勢弱了，就把異族的侵凌看得很淡，那曉得這世界主義，原是強國藉以統禦弱小民族，或是同一般力量的列強，想躋於大同的。若是像我們中國今日的國勢，遽然

畫

去講世界主義，丟了民族主義，就會成了一盤散沙，猶如竹木編的筏了，散在汪洋的海中，東一根，西一根，只好隨波逐流，逐漸飄沒得無影無踪，消滅淨盡了，必須有我們固有的民族主義，團結成一條堅韌耐久的纜子，把這竹木筏子編得牢牢固固，任他怎麼的狂風怒濤，我們總是一團的，自然不致被他漂泊得七零八落，可以永遠存在，到得安然到達彼岸，可以與他們齊驅了，再去談世界主義不遲呢。

如此說來，世界主義還是要講的，不

字

過候國強了才可講，豈不是世界主義就是強國所獨享的一箇寶貝嗎？

不然，世界主義原是將來的大同盛軌，非到全世界各民族一律躋於平等的時候不行。但是還有一層仍要注意的，就是將來可以講世界主義的時候，要曉得世道循環，萬不能一成不變的儘發達到民族一律平等，久而久之，又會有遇到參差不齊的時候的。所以無論如何，我們自己的民族主義這箇寶貝，總是失掉不得的，一失掉又要蹈了祖宗的覆轍，子孫依然忘記了故我，要把這世界主義看做箇具體的物

件，各民族自己的民族思想，就是世界主義中的一體，猶如一體不全，那全體也是箇殘廢不完的，有這民族主義在，雖然殘廢，還是有藥可救的，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保存這一點兒呢

華 (猛然起立笑道)我這才明白了，休息一下休息，我還有一箇現存的問題，不曉得對不對，請你幫我解決一下子。

序 又有什麼問題？

華 話久了，緩時再談罷。(回頭向綺人道)綺人！我們飯廳去。(全下)

(幕閉)

劇本

第三幕

論姓氏曲喻妙解

尋寶貝異想天開

登場人物 同前

地點 同前

開幕

華 (面帶笑容道)密司脫字！你姓什麼？

序 (作詫異狀道)我姓字，難道你都忘記了嗎？！

華 (又帶笑道)不是，我的姓呢？

序 你是我的妻子，自然也是姓字咧。

華 我不姓字，我自己有姓的。

序 你姓什麼？

華 我姓華，難道你也忘記了嗎？

字 你現在不能說姓華了。

華 （作駭然狀道）怎麼不能姓華？

字 你嫁了我。

華 我嫁了你，未必就連自己的姓都不要了。

了。

字 不是這箇說法，因為你們女子嫁了人

，那母家的姓就算無用了，我交箇憑

據與你。

華 （急問道）什麼憑據呢？

字 （帶笑道）你看人家只叫你字太太，

沒有人叫你華太太。

華 也有叫我的姓的。

字 不過叫華姑娘，卻不叫華太太。

華 何以我們具名，總是用「華相字」，

不是仍用華字冠着嗎？

字 是的，你看相字怎講，足見你那華字

雖然冠着，仍是要靠字字做主才行。

華 那末，我索性不用相某，祇用我的姓

名，「華葆初」，豈不好嗎？

字 不妥，你還是要用「字華葆初」，再

不然，就要用「字本華」。

華 哦！字本華。足見我這華姓是本，不

可忘本了。我有一箇比方，你看對不

對？

字 什麼比方？

華 你的字姓，要我們也同着你去姓他，這就好比是箇世界主義了。

字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

華 我的華姓，就是我的民族主義了！

字 你的民族主義還存在，是配講世界主義的了。

綺 這箇說法，我的民族主義是忘掉了的！

華 是什麼說法？

綺 因為我是沒有姓的了。我既忘了民族主義，應該受世界主義的支配了！

華 (對字面道) 密司脫字！綺人她姓什麼？

字 從前買她，原不知道姓什麼，但知道她是某省人吧了。

綺 怪不得說失掉了民族主義的苦，所以我們做妾的，就是爲人的奴隸一般了。

華 不錯呢！我們國裏失掉了民族主義，那得不怕做人的奴隸呢！

字 你真算能夠明白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了！

華 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可算解決了。凡是一家人家，家主是要統馭一千人，行他王者無外的世界主義的。這一些姬妾奴婢，都是些忘了自己民族

主義來奉戴這美名的世界主義的，妻就好比那未忘掉民族主義的先知先覺，對不對？

字 對了！對了！

華 我們現在既已知道失掉的民族主義這箇寶貝了，我們就要想箇方法來尋我們的寶貝！

字 這箇寶貝怎樣尋法呢？

華 你以家主資格，可算世界主義，然而你那字姓，這就是你的民族主義。

字 你呢？

華 我呢；我自然姓華就是我的民族主義，可算是已經尋着了了的寶貝。

字 這箇說法，在民族主義上，你我都是覺悟了的。

華 但是我們要幫助那一般未知覺的，去尋他的寶貝才是。

字 怎麼幫助法？

華 綺人她也是父母生的，我們可以打聽他的姓是什麼，可以恢復他的箇人自主權，也不分什麼妻妾的名分，算是我們這一家團體中的一箇團員。

字 你這到說得很慷慨，很平允，還有呢？

華 那門房裏的字升，收稞的字宏，跑街的字發，上房裏的春梅，廚房裏的秋

菊，也照這箇辦法，好嗎？

字 (大笑道) 很好！很好！(掉頭望綺

人道) 綺人！你還不過來謝夫人的解
放。

綺人 (忙走過來)

華 (攔住綺人道) 沒來由。怎麼又現出
假世界主義真帝國主義的面目來了！

字 夫人！你這箇尋寶貝的法子很好，竟
是異想天開，這些弱小民族，真真感
你的寬大和平，從此真世界主義可以
成功，帝國主義完全消滅了。

華 密司脫字，也不必過獎，我不過想試
試看。

米

字 不消說得，好是再好沒有了，但是這

們一來，我們的家庭舊組織完全破裂
了，該怎麼樣建設起來呢。

華 我也擬有一箇辦法，欲平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我們先修其身
，立一箇制度起來。

字 願聞其詳？

華 現在不已是經頒布新縣制嗎？縣以下
是區，區以下是鄉鎮，鄉鎮以下是村
街，村街以下是閭，閭以下可說就是
家了。我們把這家裏一千人，組織一
箇家行政公所起來，就公舉你做箇家

二

政委員會的常委，我們都是委員，各有議政權利，各有家務責任，一切家政，公事公開，對內對外大事，由你

常委負責，成功了一箇家自治的模範

，做得箇室廳棄物，家無閒人，然後

推及於我們的全閭，全閭推及於他閭

，再推及於村街呀，鄉鎮呀，區呀，

縣呀，省呀，那才修身齊家以治國而

平天下，都在這良好的基本組織了。

（同起立歡笑道）我們就從此開始訓

政罷！哈哈！（奏樂）（幕閉）

政罷！哈哈！（奏樂）（幕閉）

菩薩崇拜者（獨幕劇）

地點——某鎮。

時間——嚴冬靜默冷酷的夜裏。

人物——李秉仁……已退職的縣長。

太太……秉仁的夫人。

老太太……秉仁的母親，菩薩崇拜

者。

李秉義……秉仁的兄弟，山林警備

隊長。

阿大……家僕

王德……警備隊的頭目。

佈景——老太太的堂屋中，靠牀的頭上，置

着長案，案上供着神龕，龕前滿列

着數寸高的銅質佛像，屋地中間的火爐，熊熊的燃着，滿屋充斥着和暖氣象。

幕起——老太太在神龕前靜靜的坐着，縣長和太太圍坐着火爐的周圍，全室都浸在靜默和憂愁恐懼裏，李秉義從外面走進堂屋來，卻帶着憂鬱，用癡呆的眼光向大家張望着。

秉仁 你從那裏來。

秉義 從防所來。

秉仁 做什麼事呢。

秉義 開會，（少沉默）會是開過了，告急的呈文也送走了，警隊也通知了，

劇本

然而事情還很危險！

秉仁 究竟有多少土匪，他們現在到那裏呢。

秉義 據說有一千多人，並且把龍伏山那面的官兵打敗了，現在已到了山城鎮。

太太 山城鎮！（驚恐）如果不分晝夜，他們至遲在明天上午便到我們這裏了！

秉仁 明天上午？（躊躇）

老太太 菩薩降福……大慈大悲的菩薩……一定能護救我們！……（溫和，顫巍巍的說。）

一至

(阿大引着王德進來)

王德 隊長！是所有應做的事情，都預備好了，請隊長給一箇口號。

秉義 (思索)「警備」吧！

(王德敬禮退出，脚步有力的走開)

秉仁 怎麼，今夜就戒嚴麼？

秉義 有備無患，早一點總是好的。

太太 不要緊吧！不要緊吧！……

(沒有一箇人答應，都低頭看着火爐裏面的火苗，各有一種沉重的憂愁佈在臉上，老太太跪在龕前蒲團上，雙手合掌，仍是無憂無慮的繼續做她的祈禱。)

老太太 菩薩降福！……慈悲的菩薩降福

……保護我們！……

太太 不要緊吧！

秉仁 (從火光裏擡起頭來，臉色更是憂

愁)我們的不幸！……

太太 總要想一箇法子呀！

秉仁 有什麼法子呢？

秉義 除了棄掉這箇地方，還有什麼法子

呢？

秉仁 那也……(老太太轉過臉來，打斷

他的話，很安靜的用着責罰的口吻)

老太太 你們說的什麼話，爲什麼你們忘

記了菩薩一時救八難呢？(大家都靜

默着，於是老太太又合着掌閉起眼睛，咕咕嚕嚕的做她的祈禱。）

我們是有難了！望菩薩救護！……慈悲的菩薩！……

康仁（焦灼不安，悄悄問他弟弟。）沒有別的較好法子麼？

秉義 我也希望能得到這箇！

（爐火已漸漸熄了，大家仍靜默守候惡的消息，老太太亦有些疲倦，遂歸牀上靜臥也漸漸入睡，阿大引王德上。）

王德 探報已回來，據說土匪已到了南臺子了！（全室人立時驚慌起來）

劇本

秉義 南臺子！到了，到了！……

太太 這可怎麼好？

秉仁（走到老太太牀前）媽！……媽！……快起來！……快起來！……

老太太 又鬧什麼亂子呢？

秉仁 土匪！

老太太（不耐煩）又說是土匪，你們走開吧！我還要睡啦！我將要入夢，你們大驚小怪的！

秉仁 土匪，他們隔我們這裏只有十餘里路了！

老太太 那怕什麼呢？

秉仁 不，不是這樣的，媽！你要曉得，

一五

他們一來，我們全村人，都要給殺掉的！

老太太 我有菩薩保護！……菩薩必降福

我們！（坐了起來，仍又做她的祈禱

。）（時臺後微作砰砰聲）

秉仁 槍聲！這，這是土匪來了！

秉義 來了！

老太太 菩薩降福！……

秉義 快逃走吧！……媽！……

老太太 慈悲的菩薩！

秉仁 媽！快逃走吧！媽！如果再遲點！

就來不及了！

（時臺後砰砰聲大作，且作各種呼喊

聲。）

老太太 菩薩會保護我們的……

（大家用強力把這箇菩薩崇拜者從牀

上拉起來擁護着踉蹌的下場，火光隨

着呼喊聲砰砰聲照耀滿臺。）（幕漸

下）

十六，十二，二十，康寧堡職校



游

藝

游藝



鑒貌辨色（魔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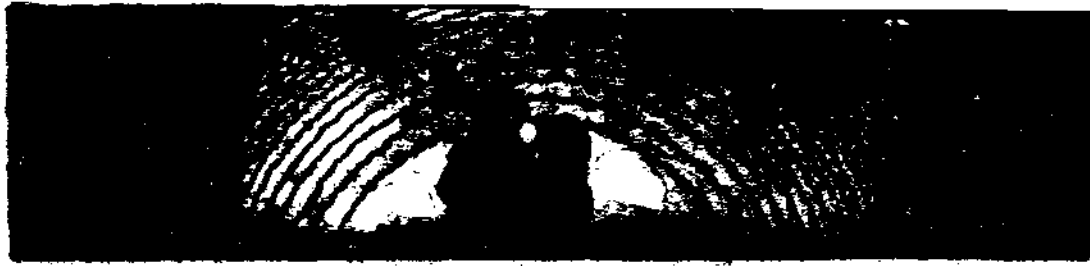
陶柳生

表演 先取紅黃藍紫黑鉛筆各一支。貯於一匣中。并備有蓋銅套管一隻。演時即將筆匣及筆管交於一觀客。令其在一匣鉛筆中任取一支。不使人見。放



置管內。然後交給演者。演者反手身後受之。作思索狀。繼而又將筆套放

在耳邊聽之。即能猜中內藏何色鉛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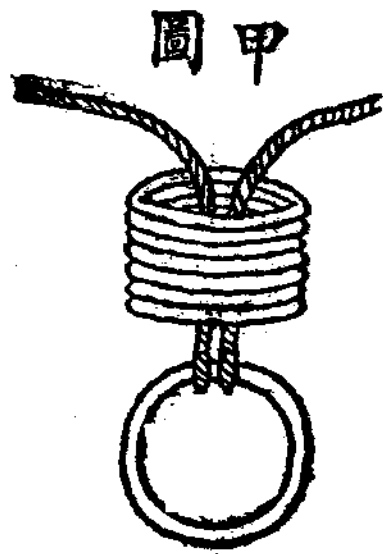


過門。當觀者將銅套交與演者。演者反手身後授受。再面對觀者假作思索時。即在身後將套蓋開之。取出鉛筆。在左手大指甲上輕輕一劃。即急速蓋好。其後在耳際作聽狀者。實看指甲上所劃之顏色也。既辨其色。則自知套中所藏之筆矣。

金蟬脫殼（魔術）

陶柳生

表演 棉繩一條。木圈八箇。約略授觀者驗過。再以圈叩諸桌上。各各有聲。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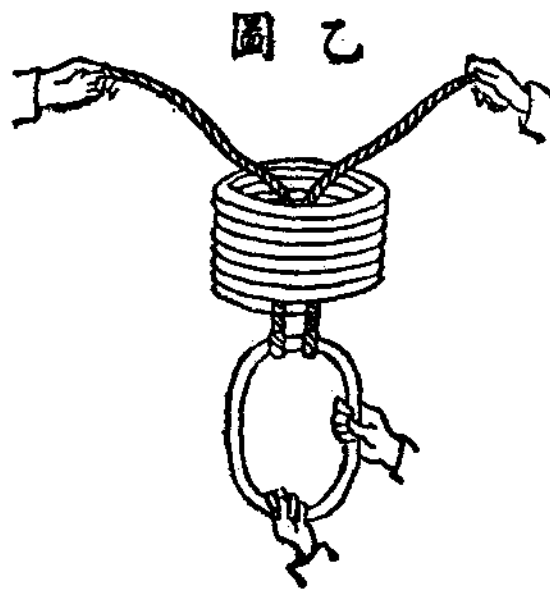


係木質。乃任取一圈。結於繩之中央。將二繩頭併攏。再以其餘之七圈套上。各圈之直徑相等。套上之圈固不能向下脫卻也。如甲圖。乃將二繩頭使觀者分



執之。演者對客演講。謂能將所套之木圈一二取下。語畢。取一巾蓋於圈上。伸
手入巾內。則一圈隨手而脫矣。且可任觀者指使。欲取幾圈。則脫幾圈。頗為奇
妙。

過門 本圈雖係一色。且大小相等。其中有一個實係用橡皮製成者。有伸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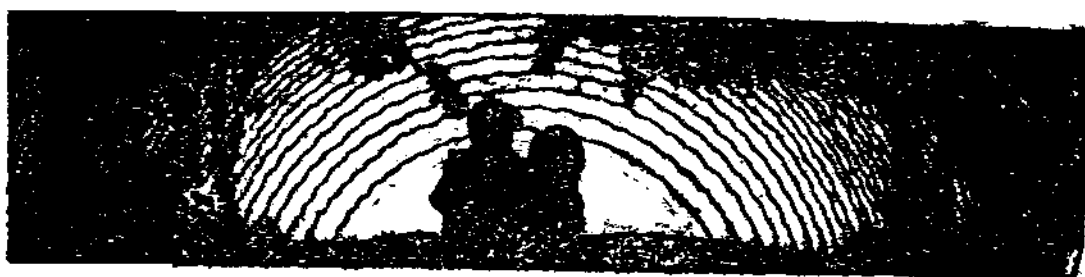


性。拉之即長。即縛在繩上
之圈是也。演時須遮以手
巾者。欲將繩上木圈脫下。
須先將橡皮圈拉長。防為
人看破也。脫圈時如乙圖。

新式星期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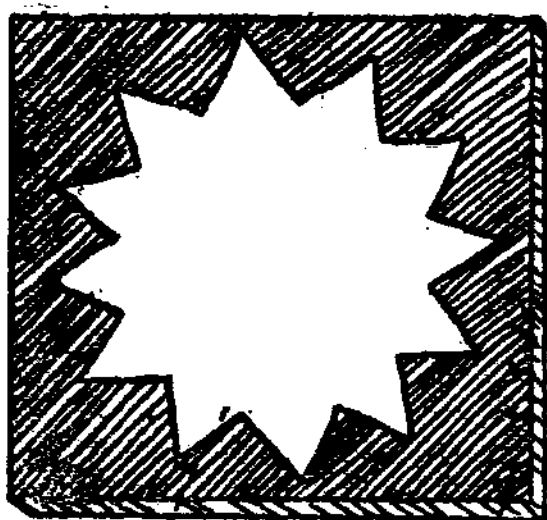
材料 薄木板，（木質愈堅愈妙，或厚紙版亦可）

劉慧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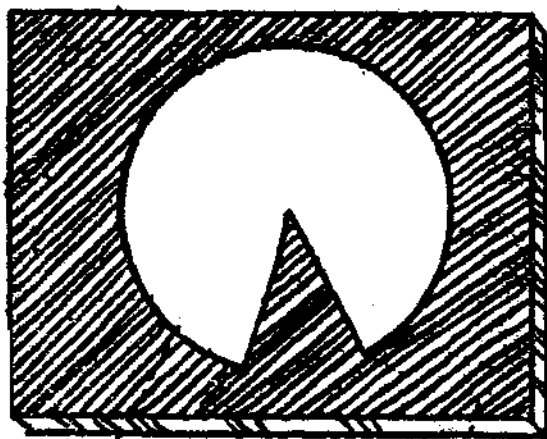


游
覽

A 圖



樣紙 板木



樣紙 板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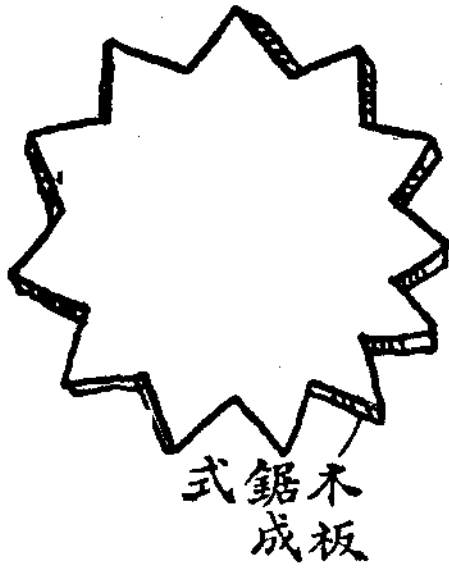
次用手鋸，將木板周圍空隙處，鋸去（如B C兩圖）。

用具：手鋸，鉋，洋刀，鑽。
製法：取周圍直徑約五寸寬，一分厚之木板二塊，先將木板二面鉋光，鉋光後，再用毛筆畫二圓形（尖角圓形，隨己所欲）於紙上，將其剪下，用漿糊黏於板上（如A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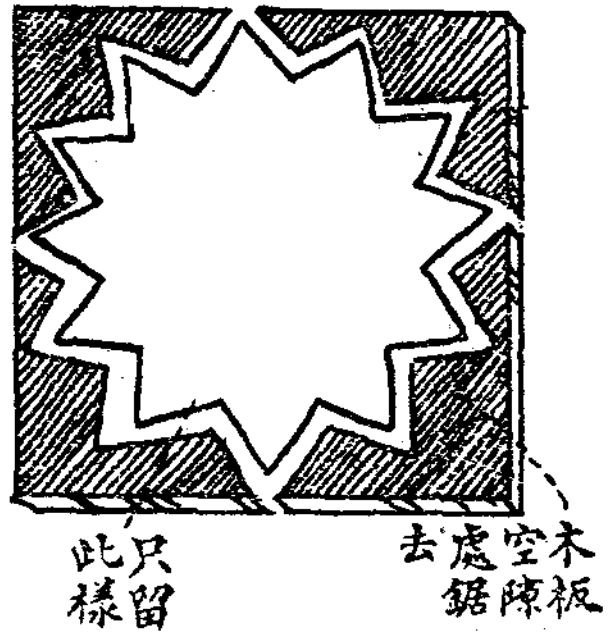
四



C 圖



B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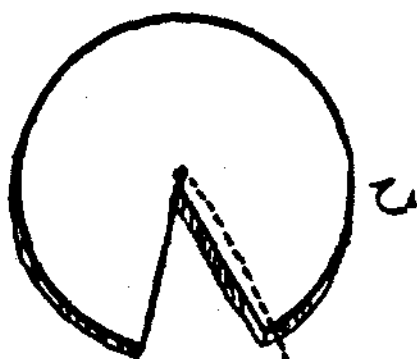




鋸成後，於木板中央處鑽一小孔，再將鋸成之木板上，畫圓圈一個，直線七條，并書星期一星期二……等字於板上，即成（如D圖甲板）

六

D 圖



木中鑽小
板一孔

用法||凡學子如覺星期難記憶，或記憶不明，可製此牌，用一小洋釘，釘於（釘時，將乙板置甲板之圓圈上，須兩孔相對才可。）壁上記之，甚為便利。但每日早上，須旋轉（如今日是星期一，即旋轉至是日……）



次，方不致誤。

附錄 II 此牌製成後，如將顏色油漆，塗於板上，尤為美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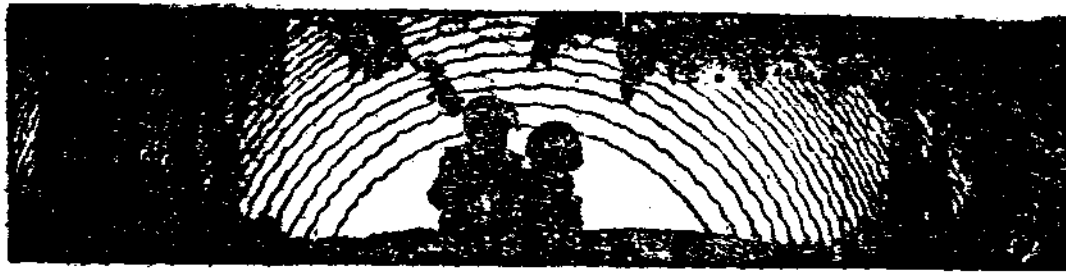
測年齡

繆啓瑜

(說明) 欲測某人之年齡，先令某人說明於下表中何格有其年齡，再將其所說各格中之第一數相加即得。如某人說甲格有，丙格有，戊格有，己格有，則其年齡必為 $1+4+10+32=47$ 歲無疑。

(附一) 按測年齡願君應先我為之，惟願君圖分六格，以六十歲為限，六十歲以上者不可測也。余則分七格，推廣乃至於一百二十歲，且願君之年齡圖，尋年齡時不及年齡表之便利。(因圖中有倒寫字數)

(附二) 按測年齡者甚多(不止願君)而說明其表(或圖)之寫法者，余未之見也。今想出一法以補記憶力之不足。(請看 P.P.4)



游
園

年 齡 表				年 齡 表				年 齡 表			
4	5	6	7	2	3	6	7	1	3	5	7
12	13	14	15	10	11	14	15	9	11	13	15
20	21	22	23	18	19	22	23	17	19	21	23
28	29	30	31	26	27	30	31	25	27	29	31
36	37	38	39	34	35	38	39	33	35	37	39
44	45	46	47	42	43	43	47	41	43	45	47
52	53	54	55	50	51	54	55	49	51	53	55
60	61	62	63	58	59	62	63	57	59	61	63
68	69	70	71	66	67	70	71	65	67	69	71
76	77	78	79	74	75	78	79	73	75	77	79
84	85	86	87	82	83	86	87	81	83	85	87
92	93	94	95	90	91	94	95	89	91	93	95
100	101	102	103	98	99	102	103	97	99	101	103
108	109	110	111	106	107	110	111	105	107	109	111
116	117	118	119	114	115	118	119	113	115	117	119

人

丙

乙

甲

游
園



年 齡 表				年 齡 表				年 齡 表			
32	33	34	35	16	17	18	19	8	9	10	11
36	37	38	39	20	21	22	23	12	13	14	15
40	41	42	43	24	25	26	27	24	25	26	27
44	45	46	47	28	29	30	31	28	29	30	31
48	49	50	51	48	49	50	51	40	41	42	43
52	53	54	55	52	53	54	55	44	45	46	47
56	57	58	59	56	57	58	59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0	61	62	63	60	61	62	63
96	97	98	99	80	81	82	83	72	73	74	75
100	101	102	103	84	85	86	87	76	77	78	79
104	105	106	107	88	89	90	91	88	89	90	91
108	109	110	111	92	93	94	95	92	93	94	95
112	113	114	115	112	113	114	115	104	105	106	107
116	117	118	119	116	117	118	119	108	109	110	111
120				120				120			

九

己

戊

丁



年 齡 表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庚

寫注：甲格第一字必寫「，以後只須順次空一字寫一字，如3,5,7,9……換言之，即寫其奇數之字。

乙格第一字必為甲格第一字之二倍，故寫「，以後則順次空二字寫二字，如2,3,6,7,10,11……（2與3連寫，3與6之間少4,5二字，6與7連寫，7與10之間少8,9二字，10與11連寫）

丙格，丁格，戊格，己格，庚格諸格第一字，必為本格之前格之第一字之二倍，故為4,8,16,32,64以後亦只順序空四字寫四字，八字寫八字……六十四寫六十四字。



踢毽譜

鮑·清·

——二卷九期，曾載踢毽術一篇，但與我鄉微異，故草斯篇——
運動的宗旨。不過是活動血脈。強健筋骨而已。有許多劇烈運動。如足球等。固然足以活動血脈。但有時竟足以傷害身體。所以非小學所宜。小學裏最有趣味的運動而不傷害身體的。要算踢毽子最好了。踢毽的法子。大分別一下。有大裝小裝兩種。小裝的踢法。容易學。但是沒有大裝的好看。我們且先談小裝的踢法。由簡而繁。然後談大裝的踢法。把最難的放在末了。依次漸進。學好了一種。再學一種。那就不難全會了。

小裝踢法

死對子 這一種踢法。是用右腳裏面踢上去。踢兩次算一對。比賽的時候。或二三人或四五人。輪流踢著。落地便交與人踢。定一滿額之數。——或一百或二百隨便——先滿額者為贏。這一種踢法。枯燥的。呆板的。所以叫死對子。是



最容易學的。

懸死對子是踢一回。脚著一回地。這個懸的踢法。是無論踢幾次。脚不可落地。一落地便交與人踢。有左懸右懸的不同。左懸用左足裏面踢。右懸用右足裏面踢。

搬蛋。是用兩足踢。左右足都用裏面。兩足各踢一次。叫做一個。不可一隻脚連踢兩次。

順水。也是用兩足踢。有左右順的不同。左順是左脚用裏面踢。右脚用外面踢。右順是右脚用裏面踢。左脚用外面踢。這種踢法的秘訣。是裏面望外踢。外面要望裏鈎。

搖發鼓。是用一足踢。先用裏面踢。後用外面踢。裏外各踢一次。叫一個。不可一面踢兩次。和兒童搖發鼓一樣。有左足搖。右足搖的不同。

四面拐。是搬蛋順水兩種聯合起來的踢法。一用右足裏面踢。二用左足裏面踢。三用右足外面踢。四用左足外面踢。這樣循環的踢一遍。——四次——



游

圖

叫一套。不可一面連踢兩次。

後跟踢 用足後跟向上彎踢。踢兩次算一對。這種踢法的秘訣。是要踢得直。要踢得高。有左脚後跟踢。右脚後跟踢兩種。

等獸 用足尖上面平踢上去。仍用上面平等著。——脚不可著地——再踢再等。等一次算一個。有右足等。有左足等。又有用足旁面等的。叫旁等。又有用脚掌等的。叫掌等。掌等脚要彎向後方。在等獸中是最難的一種。

人拳 先用脚旁面踢起。然後用拳的平面向上等著不動。從拳上向上一拋。再用脚踢。再用拳等。也有左右的分別。

人臉 這是用脚踢。用臉等。和人拳的意思差不多。

人頭 是用脚踢。用頭頂等。

人肩 用脚踢。用肩等。左右肩各等一次爲一對。

人背 這是用背脊等。最不容易的。第二次要將身子轉過來踢。不靈活的人是不能的。

一三



肉豆子 不是用脚踢。乃是用膝蓋踢。也有左右的兩種。還有照搬蛋的踢法。踢的膝蓋上有套袴。是輕的。不容易高。所以就難得踢多了。

小尼姑下山 這是等獸和肉豆子聯合的一種踢法。先用腿置膝蓋平處。然後挑起。用足面等著不動。再由足面上挑起。用膝蓋等。這樣循環的不絕。脚面等著一次叫一回。以上都是小裝的踢法。

大裝踢法

關公脫袍 這種踢法和打轉球差不多。先用右脚裏面向上踢。然後把身子轉過一周來。再踢。踢一次算一個。

單跳兒 有左跳右跳的不同。右跳是右脚懸起來。用左足裏面向右踢。左跳是左足懸起來。用右足裏面向左踢。所謂跳者。是身上向上一跳去踢。踢到一次。懸起的一隻脚復行著地。然後再懸再跳再踢。踢一次算一個。

環跳兒 單跳兒懸起的一隻脚。是隨便怎樣彎的。這個環跳兒的懸起一隻脚。是直上直下的縮著。他們的分別就在這裏。其餘都是一樣。不過比單跳兒



難多了。

單蹺 和單跳環跳差不多。也有左右蹺的不同。但是這一種踢法。懸起的一隻脚是斜直向前。不可隨意彎。所以比環跳又覺難些。

拾豆兒 有左右豆兒的分別。左豆兒是蹺子在左面。左脚站著。右脚用裏面從左脚的後方踢去。踢兩個叫一對。這種踢法。看似容易其實難。

左右開弓跳兒 就是單跳兒的踢法。左面踢一個。右面踢一個。循環踢著。兩足各踢一次。叫做一對。

左右開弓環跳兒 左右環跳兒聯合起來的踢法。

左右開弓豆兒 是左右拾豆兒聯合起來的踢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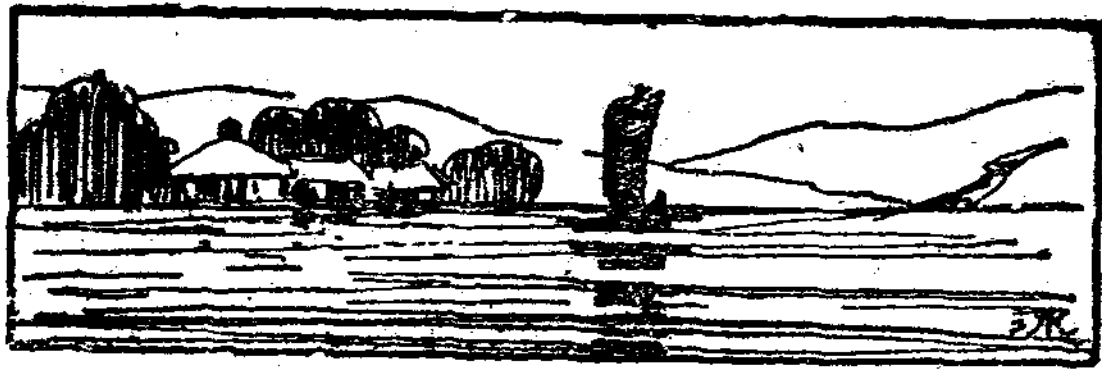
花跳兒 前面談的單跳兒。左跳蹺子在左面。右跳蹺子在右面。這花跳兒是蹺子走前面正中落下去。左脚從蹺子上虛跨一過。用右脚裏向左踢上去。還要從正中落下來。再用左足跨。用右足踢。

播 這種踢法。是用兩足一齊跳踢。有前播後播。左播右播四種。左右播是兩



足並齊向左右彎踢，前後播是兩足向前後彎踢，左播前播似較易，右播次之，後播最難。脩練頂好的，大概難踢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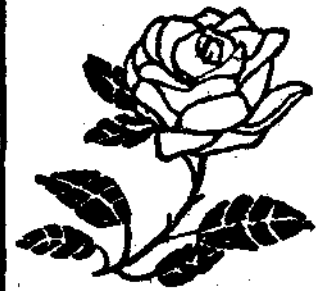
以上共記小裝踢法十五種，大裝踢法十種。我所曉得的如是而已。或者還有更妙的踢法，還祈諸友再記一篇。這種文字，以圖畫表現為佳。但如四面拐等踢法，左盤右旋，圖畫到反沒有文字畫得詳明。所以我沒有畫圖。



雜
俎

雜

俎



閒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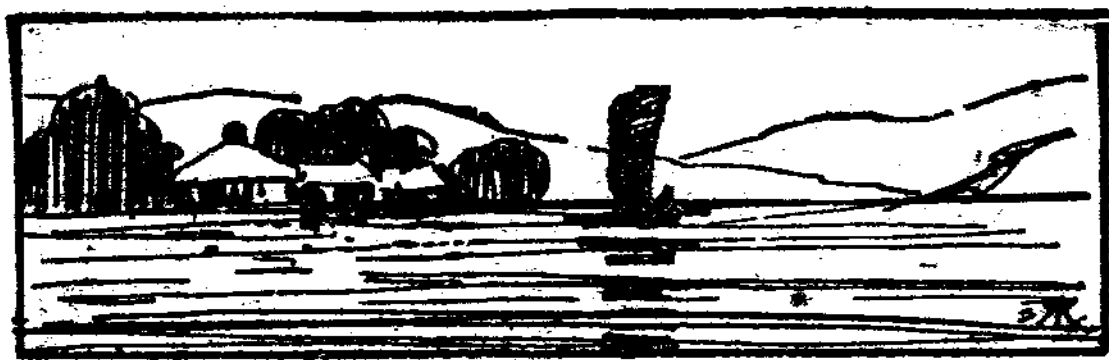
翁生

錢一琦

翁生字子虛。常熟翁家莊人也。門第簪纓。家財不薄。年十五。喪父母。邑無賴。誘之博。數年。傾所有。身之外蕩然矣。無以爲生。乃貸資雇舟。往就其中表親於錫山。道出鳶山蕩。時值徑葉飛黃。灘蘆舞白。秋水中漁舟蟻集。爭取無腸公子。生卽泊舟傍岸。左螯右酒。獨酌舟中。微醉賦詩。放懷一樂。移時。玉兔東升。西風瑟瑟。生出艙四顧。月影中一老者沈醉而來。視之。身短面赤。口橫鬚黃。而兩分。年可六十餘。形容罕匹。綠衣玄冠。且聞鼻煙不止。生怪而詢之。答姓畢。字波逸。行



六世督長江水師。襲封太守職。以不屑宦海。未之就也。今寓某藥肆。爲人醫瘡毒。因著手成春。人皆呼我爲六仙。言未已。又吸鼻煙。生曰。能飲酒乎。畢曰。紅友吾所愛。今已醉。如不嫌。有斗酒藏之久矣。明夕當謹獻以相嘗也。許之。畢去。生洗盥更酌。夜深始睡。日高方覺。登岸游覽。並入茶酒肆。果腹解渴。至薄暮始返舟。是時月明如晝。四野蒼茫。霜楓與雲雁爭飛。煙樹借寒山不辨。生玩之久。意畢之爽約也。正在疑慮。忽聞林中嗽聲。近而辨。果畢也。生曰。望眼穿矣。來何晏也。畢曰。與客暢飲。樂而忘返。不覺時之久而幾誤約。乞恕後至罪。生迎入舟。畢出壺一。約可容酒升餘。生少之。畢曰。毋少也。壺雖細。已足醉矣。生不信。暗囑舟子多沽酒以備之。而後入席相飲。并論古今。畢吐屬風雅。生恨相見之晚。歡若素交。飲至數十巡。生有醉意。畢興愈高。而壺中酒仍自若也。生異之。畢曰。今夜對茲風月。暢飲若此。獨無歌姬勸杯爲寂寂耳。生以其酒後言也。哂之。既曰。公年乃爾。猶未忘情。如有可人。來之可也。畢曰。余所識者。貌皆不俗。如欲致之。亦甚易。即以袖拂於後曰。果有女子嬌豔非凡。端立畢左。生驚問之。畢代答。



雜
俚

雲僊其名。王其姓。家於姑蘇。以世人多俗。尙擇對而未賦好逑也。生曰。青春幾何。能弄聲否。曰。二八亦能歌。女知生意。應聲而歌。歌曰。皓月當空兮。一天秋。有情人兮。邀我遊。邀我遊兮。輕舟知君不我俗兮。敢進一曲以相酬。若以我爲真。歌兮。恐千金難買。我且無此風流。歌闋而舞。飄然有神仙之概。生顧盼不已。舞未竟。更有革履窄窄笑而登舟者。視之年與雲僊相若。而嬌俏尤勝。謂雲僊曰。雲姊。獨自佳會。不顧我之岑寂。宜先罰一杯。卽舉杯以灌雲僊。畢陽爲勸。已將雲僊摟抱在膝。顧謂生曰。來者名陳慧卿。曾伴嫦娥於月宮。因與吳剛有私。被謫下凡。三年於茲矣。若使之歌。當較勝雲僊一籌。生於是目慧卿。慧卿亦以身近生。秋波送情而歌曰。才子佳人兮。天各一方。我有懷兮。無其匹。君有志兮。亦莫償。安得天公兮。行方便。俾才子佳人兮。一一相當。歌未畢。舟外有漁艇過。舉與二女皆股栗。如有畏懼狀。生正驚異。忽發巨聲。皆倒不見。生駭極。燭之。有一物。大可數圍。綠光閃爍。酒氣薰人。呼呼而伏。環有巨蟹。大蝦各一。細視之。籠也。舟人謂生曰。之三物者。烹之以供口。味必美。且可絕其惑人。生念同席之義。遂

三



命舟人納諸水。皆曳尾而逝。生亦就寢。天明移舟之錫。其戚已他適不遇而返。仍泊舟鳶山蕩。有蒼頭稱奉畢主翁命。特來謁生。略致意云。日前拜會。欲邀一席之歡。仇人適至。席未散而致驚左右。罪合萬死。得蒙二天以不殺。沒齒難忘。願有西洋鼻煙瓶。東漢玉酒壺。當時遺忘君所。如檢收而賜還。後當相報也。生一一覓而還之。蒼頭謝去。明旦生返里。述所遇。聞者皆詫異。一夕生夢畢衣冠如舊。謂曰。君本貧賤壽促。我將爾好生德奏諸天。茲與君溫飽壽考。且得佳偶矣。言罷而去。後生果入贅某姓。得美妻。藉岳資。面團團作富翁云。

犬異

王福城

余大父性愛犬。所畜不下十餘頭。皆雄偉碩大。中有白犬一。身白如雪。體偉類虎。善解人意。是以舉家皆愛之。能效人行。自抽門樞而出。及歸復闔之。人皆爲不祥。欲杖殺之。大父獨漠然置之。飼如初。一日大父至鄉討債。中夜而歸。昏不辨路途。焦急萬狀。麥叢中二賊暴起。以巨梃擊中踝。大父遂顛。二賊將窮其所。有正危急間。一賊忽倒地。一賊逃去。大父急起。視所畜白犬在傍。一賊已被昨



喉死。大父疑白犬黑夜安得至此。而白犬已迅走如飛而沒。大父踉蹌歸。不見犬。多方訪詢之。卒不得。感其義。至今猶思之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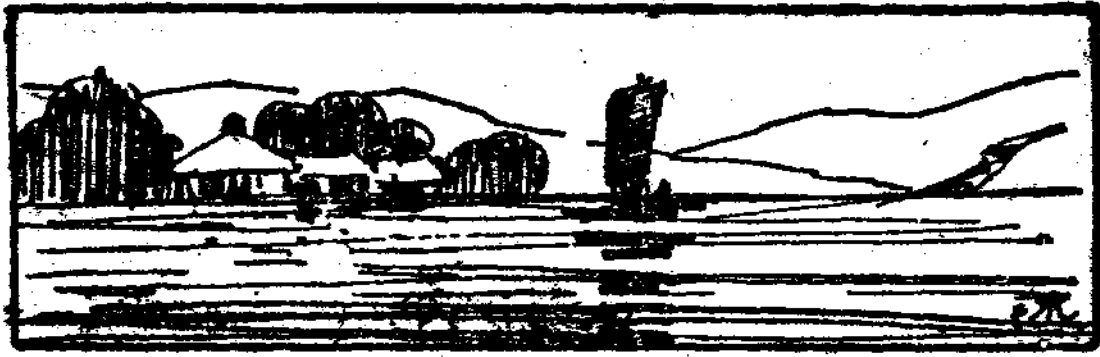
課餘隨筆

何宗藩

今春買水仙花四本。置碧桃樹下。未及栽植。葉漸萎黃。余乃移之盤中。滿盛清水。四旁擁以石子。水仙得水。生機日茂。久之放蕊。銳如筆。仲春開花。花白。微帶綠色。余甚愛之。東鄰吳姓家。亦有水仙數本。但因不善培植。日就凋謝。竟被棄於雜草中。無有顧問者。然則茲花也。殆有幸有不幸歟。

庭前蠟梅一株。冬日開花。香氣四溢。性耐寒。經霜雪而不凋。獻歲以來。凡二閱月。花色深黃。不改故態。又有白菊一盆。花蕊雖經嚴冬。依然豔麗如常。余課餘之暇。輒徘徊其旁。飽餐秀色。當此春光明媚。尙有菊可賞。則亦奇矣。

友人陶文甫君。贈余牡丹二本。一植宅旁。一植河畔。余勤於灌溉。愛護唯謹。今春三月。其植於宅旁者。與所植之芍藥。相距甚近。久不開花。間有小朵。亦相繼黃落。其植於河畔者。則花大如碗。色淡紅。美麗可愛。一日。余偶至其地。數之。共



得二十有二朵。夫猶是牡丹也。一則生機日茂。一則日就萎黃。是何故歟。後聞人云。牡丹與芍藥。不能並植。並植則芍藥依然如故。而牡丹未有能生存者。姑誌之。以供植物學家之研究。

南通西門外鹽倉壩某君家。每年植荷。頗茂盛。今歲於清明節前。亦循例栽植。十數日後。莖葉高出水面纔一尺。有零。忽放蕊開花。花小如豆。色淡紅可愛。三日後。花瓣落於地上。竟結一小蓮蓬焉。是誠異聞也。

洋話

讀書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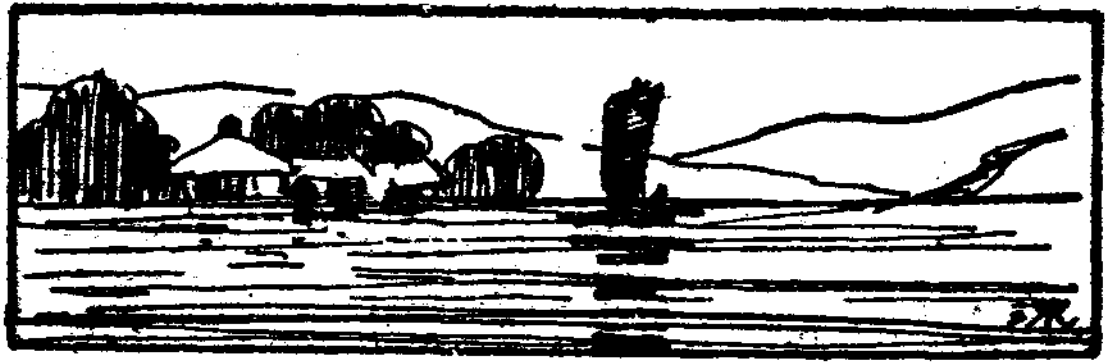
(一)

——美國人的母親日——

慈母的愛，是怎樣的深厚呀！

一千九百十四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以每年五月的第二箇禮拜日為

金溥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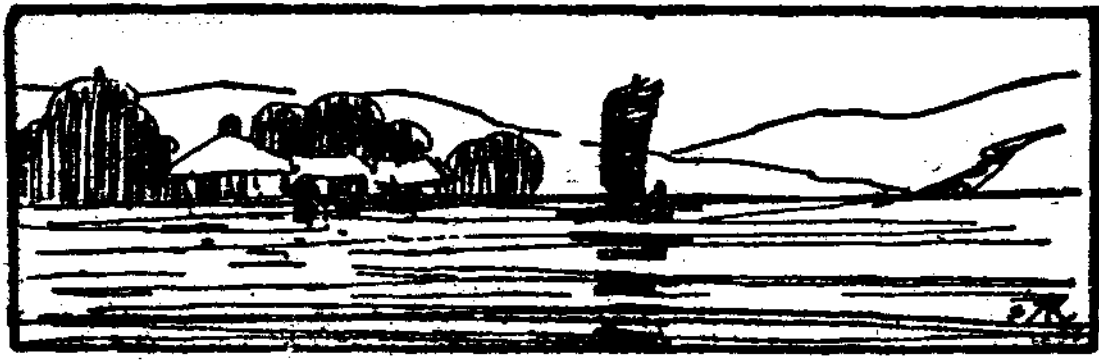
「母親日」

(Mother's Day) 專以紀念各人的母親。這箇日子現已普遍全美，並且凡美人所居的地方和所助設的機關，都有這同樣的紀念。

這箇紀念日的宗旨是：思量母親對於我的犧牲，和對於社會的貢獻；我做兒子的應當怎樣效忠於家庭社會，怎樣使母親有更大的高尚的愉快。

對於母親日的辦法大概是這樣：邀集同志開紀念母親會，會場中母親還在世的人掛紅色的生花，否則掛白色的。唱歌，奏樂，演講和表演等，都是激人勿忘母親，感謝母親的。若母親還在而又可招到會場的，就先寫信去預邀；若母親相距太遠，不能共在一塊兒開會，則於紀念日前寫信或寄禮物去給她；頂好使這些物品恰恰於母親日或僅早一兩天寄到母親手裏去。「家書抵萬金，」每逢佳節倍思親，這些紀念的動作，實在有無限的意味呢！

「家族是一箇小社會，是人類一切關係之基礎，」家庭生活維繫之要件，是相互的愛情……「倘使母子間有真正的相互的愛，快樂的新



家庭可以實現理想的家庭生活可以趨近母親日的效果就算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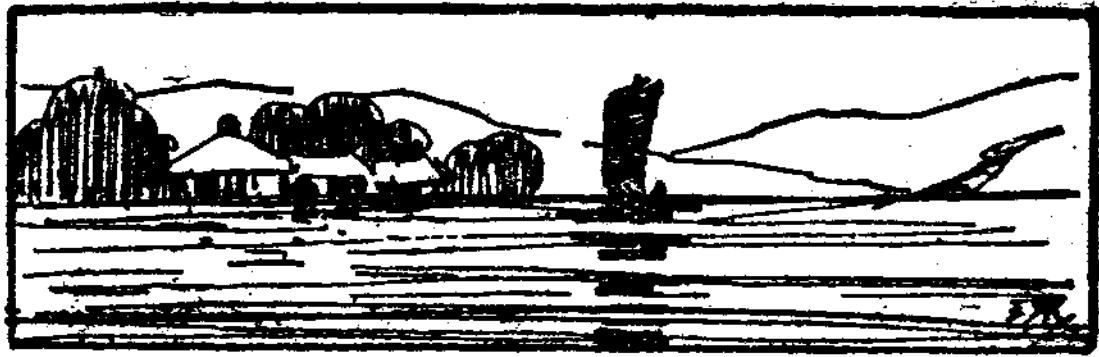
三月八日爲國際的婦女運動紀念日；五月一日爲世界勞工運動紀念日。現在我們都已有採用了。但不知我們中國人對於這「母親日」又作怎樣的感想哩！

(二)

——你願意有幾箇孩子——

有許多人願意多子，因爲多子是中國人所認爲幸福之一。有的人不願多子，以爲多子多累，美國達德孟斯(Dartmouth)大學，特就八十名的大學生中做了一回有趣的測驗。測驗的標題是「你願意有幾箇孩子？」測驗所得結果如下：

- 不願意有孩子的……一人 願意有四箇孩子的……六人
- 願意有一箇孩子的……二人 願意有四五箇孩子的……一人
- 願意有二箇孩子的……三八人 願意有五箇孩子的……三人



雜
俎

願意有三三箇孩子的……一九人 願意有五六箇孩子的……一人
 願意有三箇孩子的……一五人 願意有十箇孩子的……十人
 願意有三四箇孩子的……三人 共計 八十八人

由此可見最多數的人大多不願多子，但亦不願無子。希望只有二三箇孩子的實佔全體的四分之三以上。

聯
話

綠勻山館聯話

沈祖牟

先高祖妣林太夫人。林文忠公女也。佐先文肅公守廣信。時太平軍楊輔清率衆圍城。文肅公赴河口籌餉。高祖妣刺指血作書。乞援於饒廷選軍門。親執糲糲軍。圍得以解。血書亦傳誦一時。文肅公悼亡聯云：「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稱意。」論全福自應先我。願事猶未了。看牀前兒女。怎不傷心。慈谿張魯生司馬挽聯云：「爲名臣女。爲名臣妻。江右佐元戎。」

九



錦繡夫人分偉績。以中秋生。以中秋死。天邊圓皓魄。霓裳仙子證前身。前年鄉人林白水在京。以所主社會日報登腎囊一節。觸潘復忌。致死於非命。林步隨挽聯云。一筆有陽秋。文字真成孫盛禍。一獄無左證。士民爭證陸機冤。又王式通挽聯云。不及禰生。黃祖猶能知處士。一偏憐蔡女。中郎只望寫遺書。上聯以刺潘復。下聯謂林遺有一女在也。

演公三叔祖演廬漫興得二語云。甘於園沼為奴隸。借與禽魚養子孫。大有禪理。彌堪咀嚼。

小徐挽張勳聯云。仗匹夫節。挽九廟靈。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一有六尺孤無一坏土。此人既往。此事誰復圖之。又錢能訓挽張聯。亦精警可取。惜忘其上聯。下聯云。史未可信。如諸葛出師。大書入寇。古今同一傷心。語語為辯帥辨護。使泉下有知。當能瞑目。但錢在民國。曾任顯職。似不宜出此言也。光緒甲申馬江之役。我國海軍死者甚多。後建昭忠祠祀之。先君題其祠樓聯云。一江水無情成一劫。一山樓有幸附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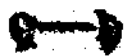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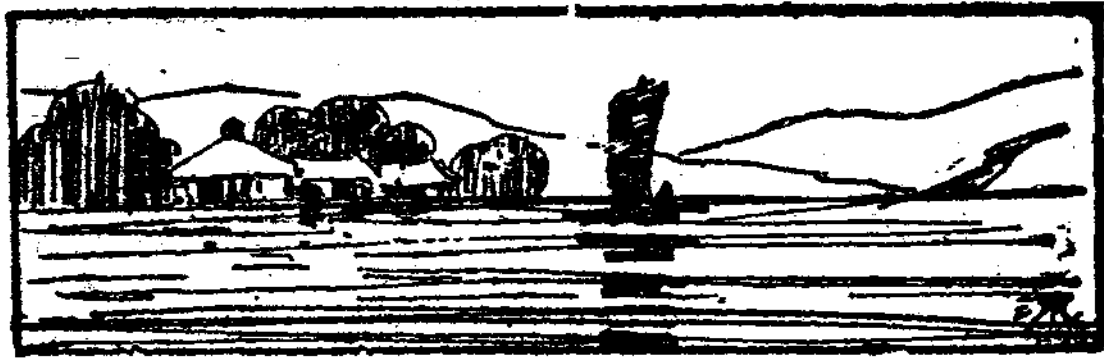
先文肅公題楹聯云「孫子不叨門第蔭」一華夷猶問起居安」何等尊嚴

養靜軒聯話

霍桂明

席上珍女士死於非命後海內文豪登報哀挽者甚多而佳者亦復不少茲特錄數聯以公同好云爾（一）湘濤先生挽云「問上下五千年因五千金身殉者幾人白壁孤懷可憐五千點血淚五千尺泥塗五千言淪盡今道德」一閱歲華廿四載慕廿四史中自殺一派紅塵厭世回憶廿四番東風廿四堤明月廿四考莫作女中書」（二）雲洲先生挽云「財足以殺身女士繼蓮英而死」一色本能敗德舞臺演小玉又生」（三）湯春堂先生挽云「君非席乎宜撰席希秀辯林席汝言會詩何竟因黃白捐軀壯志頓遭財盡陷」一我亦湯也曾記湯臨川傳霍湯標貝負穆倘他日丹鉛排劇演身請唱毅魂聽」（四）志英女士挽云「平等閣筆記內縊鬼甚詳祝女士歿後學張陸陽爲厲」一春申江市僧中財奴不少望同儕臨時辨李十郎其人」（五）丁根澄挽云「謀生以致捐生金錢萬惡」一守節終能盡節鐵石一心」（六）





稽公山農挽云「命矣夫。濁世茫茫。徒死勝於不死。」居惡在前。因了了。此生又卜他生。」（七）張思元挽云「爲女界初應潮流。遇不平權。一念自傷。寧玉碎。」作死想已逾年月。終成失望。九原可作等懷沙。」（八）鄒介凡挽云「東亞數千年。閨閣牢籠。君方撥霧生輝。何堪劇作古底派。」西湖八九月。山容慘淡。我亦臨風。遠弔誰不嗟乎。噫。那時。」（九）鄭子年挽云「所業亦勤。所學亦粹。怎奈金錢牽累。抑鬱自戕。渺渺泉臺。含隱恨。」其志也苦。其死也哀。方今女藝萌芽。摧殘太酷。茫茫社會。總寒心。」（十）何健甫挽云「爲何年紀廿四齡。遽隕韶華。祇因巧慧。雙全不使長淪污濁地。与修到神仙五百年也。遭刦數。正待輪回一轉。合教重返大羅天。」（十一）錢正平挽云「天良未泯。非親亦瀟傷心淚。」公理尙在。同鄉應作不平鳴。」（十二）蔣仲達挽云「鬱鬱苦衷。祇拌一死。」區區浮利。遺恨千秋。」（十三）申植基挽云「金錢隕身。其愚不可及。劇憐白髮衰親。倚閭忍痛。」荆棘遍地。斯世將安之。寄語青年女士。擇木而棲。」（十四）顧木青挽云「何事太輕生。只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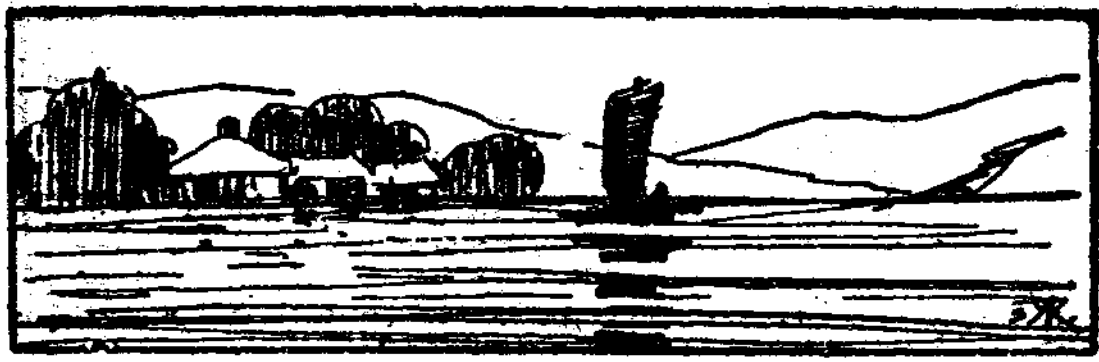
金錢和幸福。」奇哉竟一死。難忘股票與要求。」(十五)「嗚呼云。」世途荆棘。以一弱質而蕩決其間。宜乎其逝。」金錢禍餌。因三問題竟脫離斯世。慘哉斯人。」均能切定被挽者之身世。與泛泛而言者不同。

詩話

養靜軒詩話

霍桂明

秦縣前縣令胡北萱。其撤任留別詩云。「竿木隨身偶上場。忽忽別去又何妨。慚無治績留遺愛。辜負來時竹馬忙。」民隱勤求媿未遑。案無留牘本尋常。寸心多少經營事。枉爲吾民作主張。」邪僻驅人赴下流。一罹法網百年羞。試參君子懷刑意。坦坦都從正路由。」不作良民便莠民。臨歧絮語倍情親。聊將苦口叮嚀意。慰爾遮車送遠人。」淮南江北海西頭。水利農田效易收。邦本在民民在食。長堤一線莫忘憂。」三度來遊迹又陳。離筵勸酒酒痕新。花開花落年年事。珍重劉郎去後春。」情真語摯。頗有詩才。



口岸第二分所長朱長明送泰興翁知事四律云。薰風送暖快征塵。聽唱
歌兩岸人。歎息寇恂難乞借。相期郭汲早重親。花封已易河陽宰。棠蔭猶留
令春碑立去思遺愛戴。攀轅一致豈無因。文章經濟總優長。績比龔黃政
播揚。學道愛人資感化。整躬率屬表端方。片言折獄民情洽。百里齊歌吏治良。
博得清風盈兩袖。此心日月並爭光。去歲無端風鶴驚。憂勤惕厲盡知名。
運籌決策勞宵旰。化險爲夷達治平。察吏方期功懋賞。遭譏偏致迹難明。宦途
黑漆渾如夢。公論從來有定評。傾心久仰范希文。兩載追隨厚意殷。知遇
喜逢韓太尉。憐才難得孟嘗君。慚無建樹酬知望。祇有安貧務儉勤。指顧東山
應再起。定教屬吏集如雲。亦尙可觀。

泰縣宋守清青衿士也。其和陸星五先生七十述懷原韻云。絳帳傳經數十
年。讀書之樂樂陶然。春風教育身修道。秋水文章骨抱仙。誰料鼎新時一變。
竟翻乾象卦三連。滄桑閱盡安閒甚。繞膝兒孫慶福全。閒是閒非不管身。書
生本色慢天真。好談善果修來世。參透菩提悟夙因。南極壽星無量佛。東方曼



情。有。緣。人。回。思。七。十。年。前。事。默。念。彌。陀。靜。養。神。一。傳。家。舊。有。聖。賢。書。茂。叔。窻
前。草。不。除。入。室。芝。蘭。香。耐。久。盈。門。桃。李。日。長。舒。文。章。名。世。偕。司。馬。詩。禮。趨。庭。有
伯。魚。福。比。汾。陽。天。錫。壽。會。逢。王。母。五。雲。車。一。詩。書。味。與。菜。羹。長。食。祿。天。家。願
半。償。盼。我。有。成。情。獨。執。事。師。無。隱。禮。難。忘。十。年。窗。下。親。燈。火。百。歲。堂。前。仰。綬。章。
到。底。壽。門。多。福。蔭。椒。花。獻。頌。敢。鋪。張。一。筆。老。氣。蒼。非。老。手。不。辦。
某。士。落。第。其。妻。寄。詩。勸。歸。云。一。弱。冠。成。名。志。已。達。看。花。人。又。阻。春。歸。縱。教。裘。敝。
黃。金。盡。敢。道。君。來。不。下。機。一。頻。年。心。事。託。冰。紈。絮。語。煩。君。仔。細。看。莫。道。閨。中
兒。女。小。燈。前。也。解。憶。長。安。一。信。口。吟。來。情。文。並。美。

綠勻山館詩話

沈祖牟

我家有樓。榜曰飲翠。環樓皆山也。北負屏山。南面烏石。東九仙山。爲隔鄰榕樹
所蔽。山有白塔。樹梢露其巔。西有山。不知名。絕好嵐光。作吾屏障。樓得其所哉。
冠生六叔父。有飲翠樓。書適詩云。築樓彷彿野人家。側立危欄照晚霞。山色欲
焦。經雨活。炊煙初直。受風斜。讀書有味。嫌呼飯。課事餘閒。愛藝花。一日得過還。

過卻等閒彌望數歸鴉

六叔父又題演劇團特刊云。燈火氍毹色色新。悲歡離合寫來真。銅琶鐵板清歌夜。院本傳奇社事春。說法故應無我相。描情直欲醒凡塵。座中定有沾衣者。誰是江南蕭瑟人。

前閱某報載閩中雜詩出於某宦家女手筆。詩曰。「桂花天氣可憐宵。香滿雲屏暑盡消。一笑帳中先祝嘏。記儂生日是明朝。」「曾把嫦娥當小名。同人好是同庚。由來明月應呼姊。卻早檀郎四月生。」「宛轉花陰解繡襦。柔情一片未能無。小姑漸長應防覺。潛勸郎收素女圖。」「傍簾捉得柳花多。陡覺心慵罷掃蛾。笑並闌干攜手坐。與郎細數指間螺。」「旖旎風光風流韻事。令人羨煞。又贈小姑絕句曰。細膩風光應獨知。雙鉤容易與郎持。小姑嫁後工回謔。不似當初暈頰時。小姑亦能詩。有句曰。晝梁漸見燕將雛。一徑萱花小雨濡。阿母書來羞竟讀。隔年頻問有身無。兩首描婦人嫁後情景。纖微逼肖。工回謔之工字。羞竟讀之羞字。非工於推敲者不能也。



有贈雜妓詩斷句云。可憐人似琵琶大也。抱琵琶笑向人。賣笑生涯。真可憐生。
憶某君有隨感絕句云。一曲琵琶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
幾擲梭丸織得成。此足以警千金買笑之少年矣。

林文忠公有馬嵬十詠。茲錄其最佳者一首。費盡金錢買禍胎。嬰龍誰遣入宮。
來。九原聽罷漁陽鼓。可有胡兒哭母哀。能言人所未言者。

余說梅夫子詠老鼠變牛七絕甚佳。惜僅憶其末二句曰。粵人也當太牢養。竇
濱曾經款客筵。如此點題。大有作意。

先君題筆標二句云。年來雖有班生志。畢竟中書不忍投。十一姑題筆標二首。
云。吟罷誤投粧鏡下。侍兒偷去畫蛾眉。早起好描花樣罷。便將對鏡畫蛾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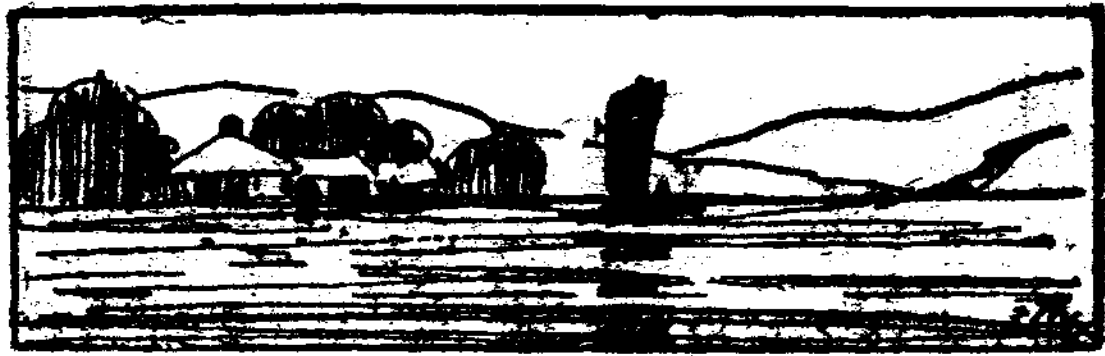
余賀同學古田魏子丹完娶詩云。叔子詞華早軼倫。畫眉畢竟屬才人。參軍新
婦真良匹。天女維摩有夙因。家宴初傳佳節酒。榜花豔煞少年身。溪聲山色登
堂客。燈燭光中語更親。蓋魏畢業歸娶。婚期正端陽後一日也。

惆悵生詩話

劉鴻吉



中秋之夜。余與嚴君子香。周君元庚。吳君自元。閒步於城頭之上。其時風聲平
 靜。月明如晝。而此時萬家正設瓜果。敬月於庭中。事雖近於迷信。然相傳已久。
 反成一年中之盛況。余等不覺有所感動。相與歎曰。方今時世。瞬息萬變。風聲
 鶴唳。草木皆疑爲兵。果何地爲吾人之桃源乎。然吾等能賞月於此間。實不可
 多得也。非紀之以詩。不足以慶今宵之樂。嚴君乃立成一首。後囑余和作。余曰。
 余非子建。何能七步便成。請改吟名士詩可乎。嚴君曰。可。余乃放開喉嚨。高吟。
 莽漢先生之中秋望月有感詩四首云。千里共圓今夜月。一年佳節是中秋。
 閒庭瓜果兒童樂。橫海烽煙神鬼愁。毀室莫紆荆楚難。墜天空抱杞人憂。平生
 庾信多蕭瑟。賦罷哀江獨倚樓。一家兒女話團圓。我獨高歌亦枉然。玉杵
 空閒深夜搗金甌。殘缺幾時圓。紛紛蠻觸無名戰。擾擾雞蟲得失天。敢向嫦娥
 乞靈藥。好爲下國起沉綿。吟至此。嚴君乃長歎一聲。余復吟曰。望斷齊魯
 未了青。怒濤何日息滄溟。彼時日英與德在我青島激戰。微雲淡宕蟻光
 瀉大野。玄黃戰血腥。儘有將軍觀趙壁。枉教名士泣新亭。風簷鐵馬秋宵震。塵



使人間好夢醒。今年月勝舊年明。（去年月蝕）照我盈盈倍有情。洵有仙娥營兔窟。更無飛將出龍城。萬方多難流亡淚。一片清秋畫角聲。吟罷但聞蟲唧唧。也如助我不平鳴。吟畢嚴君忽拍手。連叫好詩好詩。正可爲今年道也。乃相與唏噓久之。乃不歡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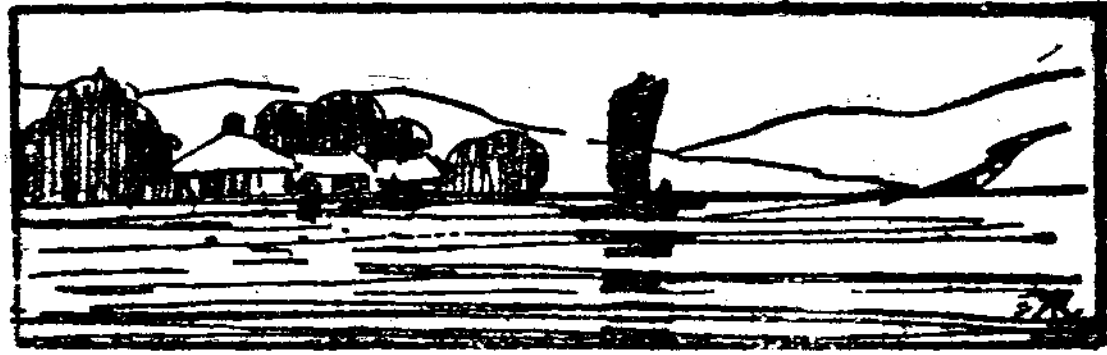
余見某書載有自笑一詩首云。自笑生涯類轉蓬。一年搖落又秋風。市無靈藥能醫拙。架有奇書不補窮。蒙恥忍隨三戰北。狂瀾欲障百川東。范公憂樂先天下。出處何嘗別異同。讀竟不覺令人生感。伏思余年已屆二十一。一事尙未成功。對於此詩。能無慨乎。

學生文藝叢刊一卷四集中。小說欄內。載有南通沈康白君所作之別離前夜題內有詩二首。爲一男一女所唱和。先女作戀男生云。寄語癡郎莫更癡。茫茫大陸有誰支。河山家國銅駝涼。豈是紅窗情話時。次男生和云。蒙卿誤語慰情癡。斬斷情根強自支。壯志遨遊儂去也。天涯紅粉別離時。方今時世天下紛亂。正吾輩青年報國之時。不知彼之溫柔鄉客。鑒此作若何之感。想耶。



詩之哀痛者。讀之能令人流淚。如余所見汪士俊。早卒。其自作絕命詩六首之
二云。一孀居堂上。苦難支。常恐深恩報。答遲今日。翻爲慈母累。白頭風雨哭。亡
兒。一論文把酒舊同羣。離散無端似斷雲。歲歲東風寒食節。誰披荒草看孤
墳。一又沈素芬哭其岳父吳蒼崖詩云。一愁雲慘澹泰山頽。渺渺驚魂痛不回。
地下修文添健筆。人間問字失奇才。西州路近猶頻過。東閣塵封忍再開。從此
音容常隔絕。深宵可向夢中來。一又某士挽某節婦句云。一命同枯葉。經霜薄
心比寒泉。徹底清。一又徐荔村歲暮寄內云。一短景荒荒歲。又闌西風心與鼻。
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
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一

申報自由談欄內。多有佳作。余曾見舊報有劍樓先生之滬濱雜詠十首。惜余
忘卻其六。今憶其四云。一避暑高樓第五層。南風入戶破炎蒸。當空烈日紅如
火。遙聽兒童喚賣冰。一避暑。一江上層樓似列城。電燈萬盞澈宵明。從知
上海非吾土。黃浦灘前不許行。一黃浦灘。一玻璃紗映裏衣。紅腰瘦。膚柔



隱約中天韻樓頭資點綴大家風度與娼同（時裝）「伸手高呼舉室譁
錢須先惠貨容賒豪情無忌拚孤注朝挾銅山夕破家（交易所）」
遊一瓢者不知其何許人也以其喜酒一瓢故號之爲遊一瓢衣結履穿臭穢
不可聞人咸疑其爲神仙降人間也獨拙和尚目擊其異並識其詩四絕云「
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
「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妝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花花到白頭」
「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箇人來問寂寥」
「門外何人喚老遊老遊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尺 牘 用 書

高級小學程度

補習學生必備

編者

黃與洛 潘文安 陸端 沈斐成 王一鳴

言文對照 **商業尺牘** 本書適應商業習慣·切合商
人身分·詞旨豁達·便于研
▲二册 二角半

學生白話尺牘 本書以白話體裁·寫函
牘文字·標點清晰·文
▲四册 五角

最新編纂 三民主義 陳出新
商民尺牘 本書取材于三民主義·
文字顯明曉暢·事實推
▲一册 二角

分類註解 **通俗簡易尺牘** 本書共四編十餘類·有條不
紊·應用最廣·並附通信例
法·及分類摘錦等·尤便初學研討· ▲四册 五角

高級小學生尺牘 本書用言文對照體裁·共分
五類·每類白話文音各十餘
課·普通應用之書信·俱已完備· ▲二册 四角

言文對照 **小學生新尺牘** 本書詞旨淺顯·文字簡明·
且饒有趣味·切合小學生心
理·讀之可增加寫信常識· ▲二册 二角半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通訊

孫君家祺來函

善清先生：

這是我第一次和你通信，同時，也是第一次我和學生文藝叢刊接觸，這第一次，我唯一的願望，就是你能給我一箇同情的勉勵，引導我來加入墾植我們的園地——本刊。我願意做牠的園丁，忠實的墾植牠，看牠開遍美麗的花，收牠結的鮮美的果！

的確，本刊不僅是我們知識的園地，並且也是我們生活的靈魂。牠之於我，猶少女之於她的情人；是多麼神聖美麗呵！

費了兩小時多的光陰，我一口氣寫成了一篇東西。這未成熟的處女作，當然免不了掉貽笑於成功的文人，並且這種燥枯的直線的寫實，當不及那種圓潤的曲線的描摹。但是，我貴重牠，因為牠是我性靈的忠實的作品！

我寫好了，竟找不到一箇適當的題目，就空在那裏吧！先生，你看完了，替我加上一箇妥合的標題，不勝銘感！

內容是描寫一箇求學的青年，由研究科學，

而轉到愛好藝術，又憎惡藝術，重新去研究科學——心理的轉移，傾向的變更——但他又忘情不了藝術，終把藝術與科學並重。這文字矛盾了吧？——拋棄了科學又重去研究，憎惡了藝術又不能忘情。可是，這矛盾的事實，早已整箇的發現在我們的隊伍裏，我忠實地，誠懇地，照矛盾的事實，寫成了矛盾的文字，還希望有心的人們，研究他矛盾的原因，給予現代的青年，一箇正當的路徑，勝利的明燈！

一張照片，是我最近照的，附了一首似詩非詩的「自白」。請予刊登了吧！獻給全體的社友，同時，許多愛好文藝的同志們，如蒙來函指

教，研摩，請直接寄至「無錫，小河上，孫宅孫家祺」收，就此敬祝

撰安！

社員孫家祺三月五日

家祺社兄：叢刊諸承獎飾，勞護，無任感愧！大作準在六卷二集加以題目發表，請弗念！

桂青

曾君廣祿來函

編輯先生大鑒：啓者：查貴社出版之五卷三集文藝叢刊中，有張志橋君所畫之牧童一幅，真是絕妙。但其中尚有一重大之問題，特向先生討論之。做處的牛，是耳在角後，而畫中所繪之牛，是在角前，是什麼緣故抑貴處之牛，是此狀

耶！真莫明其妙。倘若不然，還請有以覆我。此頌。

台安

晚會廣祿書

此畫確係作者筆誤，編者大意，以致鬧成話柄。今承會君道破，檢書閱之，不禁失笑。

桂青

牛君明哉通函

朱英先生：

在本刊中，常讀大作，我很欽仰。本年的小說特刊「珊瑚集」上，不期又和你的佳作「死沉的月夜」的一篇稿子上相見了！可是我讀完了大作以後，很引我起了不少의感想和羨慕。

慕。

但是，我度量你的這一篇佳作，定然是理想和實驗而合成的，我也知道著小說子，非要富有種種的——經驗——理想——而不能夠達到真正的妙處，往往見有許多情愛的小說，「東拉西扯」毫無有一閱的價值，理想固然是沒有，他還不知什麼是「愛」，什麼是「情」呢！

我不顧一切的冒昧，孟浪地向你結筒翰墨緣，你能夠允許我這樣的請求嗎？請你就答復我，我的通訊處是「仙女廟泰豐莊」篇幅寶貴，祝你幸福無量！社友牛明哉謹啓三，五。

潘君東屏通函

戚維翰兄：

上次寄你一封信，大約收到了，你的病好了

麼？很掛念！如有閒空，請你常常給我一箇音信。

忽此候候，

弟東屏

楊君騰卿通函

汪蔚雲
戚維翰 兩位先生均鑒：

在文藝叢刊上時讀大作，我很羨佩，時想通

信，但是卻不知道君等的住址在那兒，無從投

寄，現在我很想與君等結一箇文字因緣的朋

友，如果不嫌棄我，我是很榮幸的！

通訊處請寄南洋吉隆坡，十五碑，啡士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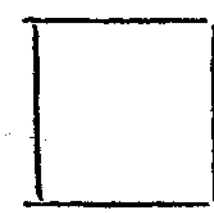
四號乾豐號交便可！

楊騰卿



詩鐘第十五屆

章 蓋



●瘦鷗 (嵌字鶴頂格)

投 稿 者 姓 名 通 訊 處 年 月 日

徵求 詩鐘 簡章

一 投稿者須抄錄於上面格內。窮寄本社。方能有效。另紙錄者不閱。
 二 投稿時以一聯為完卷。至多不得逾三聯。
 三 以六卷二集出版後二十日為截止期。
 四 第十六屆應徵之稿件。准在本刊六卷三集發表。
 五 凡經取錄者。均備有薄酬奉贈。以答雅意。

戰後世界各國之軍備

知彼知

百戰百勝

這部書付予我們的使命，何等重大。「一」可以洞悉列強軍事勢力的內容，擴充計畫的實施。「二」可以明瞭中國的軍備，是否足以應副這嚴重的時局。應該如何整頓發展，也可借鏡一二。內容所述如英美德法日意等，不下五十餘國，各國均有仔細分晰，要明瞭世界軍備的大勢，就不可不讀此一冊。 劉蔭堂著 一冊 實洋六角

列強在中國之勢力

一冊

三角五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李長傅著

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怎樣？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有幾種？我們怎樣可以消滅這種勢力？在此書裏，可以給你一箇圓滿答復，至於文字的曉暢明白，比別種書裏注重空談不務實際的大不相同。

獎勵學生文藝叢刊內作者簡章

本社獎勵叢刊內作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

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爲當選人。

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爲名譽獎品。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每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被 選 人	選 舉 人
學生文藝叢刊六卷一集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 一 凡屬中國籍之青年學子。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無任歡迎。
- 一 投寄之稿。以本刊所有門類為限。
- 一 投寄之稿。不論屬於文學的。藝術的。一經選登。即以本刊。或書券，現金，酌量酬贈。（語體文。小說。劇本。工藝等稿滿二千字以上者。每千字概酬現金一元。其他稿件。概酬書券及社刊。）
- 一 已登未登之稿件。概不退還。但長篇及精細之畫稿。如須寄還。應預先聲明。並附下寄回之郵費。
- 一 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每篇自加標點。詳註姓名。學校。及通訊處。（如繕在洋紙上者。切勿兩面並寫。）
- 一 社員投稿。并須注明社證號數。
- 一 所登之稿。如發現勦襲他人。或確係自己作品。而已經登載其他書籍或報章者。酬品一概取消。
- 一 投寄之稿。每篇名下須蓋印章。或附以名片。本社收發處。方為登記。
- 一 來件寄上海帖嶺路一〇一號大東書局學生文藝叢刊社。